



廣注 曾氏

經史百家雜鈔

三 冊



世界書局印行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卷十 詔令之屬

書甘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釋義〕 (一)甘誓〔書序〕啟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甘地名。有扈氏國之南郊也。 (二)六卿。六卿之卿也。按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六鄉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大司馬。 (三)嗟。重其事故。嗟嘆而告之。 (四)六事。有事於六軍者皆是也。扈氏國名。與夏同姓。即今陝西鄠縣地。史記：啟立有扈不服，遂滅之。 (五)威侮五行。五行財用所出。而有扈氏暴殄殄輕忽之。 (六)怠棄三正。三正。建子。建丑。建寅。三正朔也。有扈氏不循正朔。怠慢廢棄之。 (七)有扈氏暴殄殄忽不敬。廢棄正朔。獲罪于天。天用剿絕其命。令我伐之。惟敬行天之伐而已。 (八)左。戰車之左。 (九)右。戰車之右。 (一〇)古者車戰之法。用士十二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御者主中。以主馬之馳驅也。 (一一)天子親征。必載其遷廟之主。與其社主以行。以示賞戮之不敢專也。 (一二)孥。子也。言戮及妻子。

書湯誓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名殛之。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

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註音】(台)音胎

【釋義】(一)湯誓。夏桀暴虐。湯將伐之。誓師於亳都。(二)王曰者。史臣追述之詞也。(三)格。來也。(四)台。我也。(五)稱。舉也。(六)亳邑之民。安於湯之德政。桀之虐焰所不及。故不知夏氏之罪。而憚伐桀之勞。反謂湯不惜亳邑之衆。舍我刈穫之事。而斷正有夏。湯言我亦聞汝衆論如此。然夏桀暴虐。我畏天命。不敢不往。正其罪也。(七)湯舉商衆言。桀雖暴虐。其如我何。(八)遏。絕也。割刑也。謂夏王率爲重役。以窮民力。復嚴刑以殘民生。民厭夏德。亦率皆怠於奉上也。(九)時。是也。謂是日果何時始亡乎。若亡。則我願與汝等偕亡。(一〇)賚。賜予也。(一一)食言。言已出而復自違背也。(一二)攸。所也。

書牧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茲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勛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勛哉夫子。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

牙克奔以役西土勸哉夫子爾所弗勸其于爾躬有戮。

〔釋義〕 (一)牧誓。牧地名。在朝歌南。武王伐紂。軍於牧野。臨戰誓衆也。 (二)甲子二月四日也。 (三)昧爽。黎明也。 (四)牧野。紂之南郊。在今河南淇縣南。 (五)鉞。斧也。以金爲飾。王者無自用鉞之理。左杖以爲儀耳。 (六)白旄。竿飾犛牛尾之旗。白色。所以指揮軍士者。謂右手執白色旄旗也。 (七)逖。遠也。 (八)冢君。長君也。 (九)御事。本國治事之臣。 (一〇)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司徒主民政。司馬主軍事。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 (一一)亞。次也。旅。衆也。位次于卿之大夫。其屬士衆于卿。 (一二)師氏。以兵守門者。 (一三)千夫長。統千人之帥也。 (一四)百夫長。統百人之帥也。 (一五)庸蜀。完鬻微盧彭濮。皆古戎狄國名。〔左傳〕庸與百濮。伐楚。庸濮在江漢之南。完在西蜀。鬻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 (一六)稱。舉也。 (一七)比。並也。 (一八)索。蕭索。牝雞無司晨之理。牝雞而司晨。則陰陽反常。其家必主蕭索也。 (一九)受。紂又名受。 (二〇)〔列女傳〕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惟妲己之言是用。 (二一)紂以昏亂。棄其所當陳之祭祀。而不知報本也。 (二二)王父。祖也。母弟。同母弟也。迪。道也。言紂以昏亂。棄其祖父母弟。而不以道遇之也。 (二三)乃惟四方多罪逃亡之人。尊崇而信使之也。 (二四)發。武王名。 (二五)衍。過也。步。進趨也。齊。齊整也。今日之戰。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 (二六)勸。勉也。 (二七)伐。擊刺也。少不過四五。多不過六七。而齊此告之。以攻殺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也。 (二八)桓桓。勇武貌。 (二九)弗。不也。牙。克。克。進擊也。謂商衆來降。弗迎頭追擊也。

書呂刑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於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剕。椽黥。越茲麗刑。並制。罔差有辭。民與胥漸。泯泯。焚焚。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棗常。鰥

004314

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
 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
 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
 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斐彝典獄。非訖于威。
 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
 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
 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
 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王曰。嗚呼。
 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
 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
 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
 賴之。其甯惟永。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
 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
 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
 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
 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
 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

而不得自伸者也。(四)清問。虛心以問也。(五)苗以虐爲威。以察爲明。帝反其道。以德威而天下無不威。以德明而天下無不明也。(六)恤功。致憂民之功也。(七)典。禮也。(八)三后成功。而致民之殷盛富庶也。(九)命皋陶爲士。制百姓於刑辟之中。所以檢其心而教以祗德也。(一〇)穆穆者。和敬之容也。(一一)明明者。精白之容也。(一二)謂穆穆明明。光輝發越而四達也。(一三)君臣之德昭明。故民爲善而不能自己也。(一四)謂如是而猶有未化者。故士師明于刑之中。使無過不及之差。率乂于民。輔其常性。所謂刑罰之精華也。(一五)訖。盡也。(一六)威。權勢也。(一七)富。賄賂也。當時典獄之官。非惟得盡法於權勢之家。亦惟得盡法於賄賂之人。言不爲威屈。不爲利誘也。(一八)謂敬忌之至。無有擇言。在身大公至正。純乎天德。無毫髮不可舉以示人者。天德在我。則大命自我作。而配享在下矣。在下者。對天之辭。(一九)司政典獄。諸侯也。(二〇)爲諸侯主刑獄。而言非爾諸侯爲天牧養斯民乎。爲天牧民。則今爾何所監懲。所當監者。非伯夷乎。所當懲者。非有苗乎。伯夷布刑以啓迪斯民。捨皋陶而言伯夷者。探本之論也。(二一)麗。附也。苗民不察於獄辭之所麗。又不擇吉人俾觀於五刑之中。惟是貴者以權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斷制五刑。亂虐無罪。上帝不獨貸而降罰於于苗。苗民無所辭其罰。而遂殄滅之也。(二二)格。至也。(二三)參錯訊鞠。極天下之勞者。莫若獄。苟有毫髮怠心。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罔不由慰日勤者。爾所以自慰者。無不以日勤。故職舉而刑當也。(二四)爾罔或戒不勤者。刑罰之用。一成而不可變者也。苟傾刻之不勤。則刑罰失中。雖深戒之。而已施者已無及矣。(二五)刑獄。非所以恃爲治者也。天以是整齊亂民。使我爲一日之用而已。(二六)非終。即康誥大罪非終之謂。言過之當宥者。惟終。即康誥小罪惟終之謂。言過之當辟者。非終惟終。皆非我得。輕重惟在夫人所犯耳。(二七)畏。通威。威辟之也。(二八)休。宥之也。(二九)惟敬乎五刑之用。以成剛柔正直之德。則君慶於上。民賴於下。而安寧之福。其永久而不替矣。(三〇)有民社者。皆在所告也。(三一)大刑凶器也。而謂之祥者。刑期無刑。民協於中。其祥莫大焉。(三二)及。逮也。漢世詔獄所逮。有至數萬人者。審度其所當逮者。而後可逮之也。(三三)兩造者。相爭之雙方也。具備者。皆在也。(三四)師。衆也。五辭。麗於五刑之辭也。(三五)簡。核其實也。孚。無可疑也。(三六)正。質也。五辭簡核而可信。乃質于五刑也。(三七)不簡者。辭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者也。(三八)罰。贖也。疑於刑則質于罰也。(三九)不服者。辭與罰又不應也。罰之疑者也。(四〇)過。誤也。疑於罰則質于過而宥免之也。(四一)疵。病也。(四二)官。威勢也。反報德怨也。(四三)內。女謁也。貨賄賂也。來。干請也。(四四)審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四五)簡核情實。可信者衆。亦惟考察其容貌。(四六)然聽獄以簡核爲本。苟無情實在所不聽。上帝臨汝。不敢有毫髮之不盡也。(四七)墨。刻額。而涅之也。(四八)六兩曰錕。(四九)闕。視也。(五〇)劓。割鼻也。(五一)倍。二百錕也。(五二)剕。足也。(五三)倍。倍而又差。五百錕也。(五四)宮。腐淫也。(五五)大辟。死刑也。(五六)屬。類也。(五七)比。附也。罪無正律。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也。(五八)事在

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一五)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一六)權者。進退推移。以求其輕重之宜也。(一七)謂刑罰隨世而為輕重也。(一八)言刑罰雖唯權變是適。而齊之以不齊焉。至其倫要所在。蓋有截然而不可紊者矣。(一九)罰以懲過。雖非致人於死。然民重出贖。亦甚病矣。(二〇)侮。口才也。非口才。不能辯之人。可以折獄。惟溫良長者。能折獄。而無不在中也。(二一)謂辭非情實。終必有差。聽獄之要。必於其差而察之。(二二)謂察辭不可偏主。猶曰不然而然。所以審輕重而取中也。(二三)言惻怛。求其情也。(二四)言詳明法律。而與眾占度也。(二五)謂皆庶幾其無過忒也。(二六)謂於是刑之。罰之。又當審克之也。(二七)若是則獄成於下。而民信之。獄輸於上。而君信之。(二八)言上其斷獄之書。當備情節。一人而犯兩事者。罪雖從重。亦并兩刑而上之也。(二九)官。典獄之官也。伯。諸侯也。族。同族。姓。異姓也。(三〇)朕之於刑。言且多懼。况用之乎。(三一)言畏之至也。(三二)言厚之至也。(三三)今天以刑相治。斯民。汝實任責。作配在下也。(三四)獄辭有單有兩。單辭者。無證之辭也。曰。明曰。清。誠敬篤至。表裏洞徹。無少私曲。然後能察其情也。(三五)亂治也。(三六)獄貨。鬻獄而貨也。(三七)府。聚也。辜功。猶云罪狀也。(三八)謂降之百殃也。(三九)謂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其禍殃之命。(四〇)嗣孫。嗣世子孫也。(四一)言今德何所監視。非用刑成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者乎。(四二)哲人。即所當監者。(四三)五極。五刑也。(四四)明哲之人。用刑而有無窮之譽。蓋有五刑咸得其中。所以有慶也。(四五)嘉善也。師。衆也。(四六)言諸侯受天子。良民善衆。當監視于此。詳刑申言以結之也。

書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不顯^三文武。克慎^四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六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八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一〇}。肆先祖懷在位^{一一}。嗚呼^{一二}。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一四}。殄資澤于下民^{一五}。侵戎我國家^{一六}。純^{一七}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一八}。俊在厥服。予則罔克^{一九}。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二〇}。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二一}。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二二}。汝肇刑文武^{二三}。用會紹^{二四}乃辟。追孝于前文人^{二五}。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二六}。寧爾邦。用

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註音】(秬)音鉅(鬯)音暢(卣)音酉

【釋義】(一)文侯之命。幽王為犬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立平王。平王以文侯為方伯。錫以秬鬯弓矢。

作策命之。(二)父義和。文侯與周同姓。故王稱父。文侯名仇。字義和。(三)不顯。丕。大也。顯。明也。言其德之所成。

(四)克慎者。言其德之所修。(五)昭升。敷聞。言其德之所至也。敷。布而聞於下民。(六)時。是也。(七)文王之德如

此。故上帝集厥命於文王。(八)先正。文王之臣。(九)克能也。辟。君也。謂能於左右。昭事其君也。(一〇)越。發語辭。於

也。謂於小大謀猷之事。無不順從也。(一一)肆。故也。謂故我先祖自文武而下諸君。得以安然在位也。(一二)嘆而自

痛傷也。(一三)閔。憐也。(一四)造。遭也。謂嗣位之初。遭天之大譴。父死國敗也。(一五)殄。絕也。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也。

(一六)純。大也。謂大戎侵陵。我國之害甚大。(一七)謂今我治事之臣。無有老成俊傑。在厥服官者。而我小子又才劣

無能。其何以濟難。罔克。無能也。(一八)惟祖惟父。謂與周同姓之諸侯。在我若祖若父之列者。其誰能憐恤我乎。

(一九)言有能致功于一人。則可永安厥位矣。(二〇)乃顯祖。乃汝也。顯祖。謂晉始封之祖唐叔虞。(二一)肇。始也。

刑法也。(二二)會紹。會者合之。而使不離。紹者繼之。而使不絕。(二三)文人。文侯之先人唐叔也。(二四)蔡。傳。汝多修完

扞衛我于艱難。若汝之功。我所嘉美也。(二五)師。衆也。(二六)秬鬯一卣。黑黍曰秬。釀以鬯草。卣。中罇也。諸侯受錫命

當告其始祖。故賜鬯也。(二七)彤。赤色。(二八)盧。黑色。(二九)無荒寧。無或荒怠逸樂也。(三〇)簡恤爾都。謂必簡閱士卒。

矜恤人民。於汝國之都鄙也。

書費誓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竝與。善敕。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牲牛馬。杜乃獲。敘乃。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祇復之。

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芟。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註音】(費)音秘(敕)音寥(敵)音皎(獲)音化

【釋義】(一)費誓。費地名。即今山東費縣。時淮夷徐戎並起為寇。魯侯征之於費。誓衆。故以費誓名篇。(二)

魯公伯禽受封之初。遂承王命。率諸侯以討叛。因誓於衆曰。嗟爾從征之人。無得喧譁。以聽我命。(三)徂。往也。茲此也。謂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與為寇者。(四)敕。縫完也。縫完其甲冑。勿使斷毀。(五)敵。繫也。(六)弔。精至也。(七)鍛。淬也。(八)礪。磨也。(九)淫。大也。舍放也。牲。閑牧也。古之出師。負載車戰。必須牛馬。故大放閑牧之牛馬于四野也。(一〇)杜。塞也。獲。機檻也。(一一)敕。塞也。穿。陷穿。(一二)牲。謂閑放之牛馬。(一三)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馬牛。謂牛馬因牝牡相誘。而放佚也。(一四)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一五)越逐。越軍壘而逐之也。(一六)如得放佚之牛馬。逋逃之臣妾。不得取藏。須敬還原主。我當商度汝功。以資汝也。(一七)不復。不歸原主也。(一八)甲戌。出師之期。(一九)峙。儲備也。糗。糧食也。(二〇)不逮。謂儲糧缺乏。不及衆人食也。(二一)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郊六遂。大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也。(二二)板築之木。題曰楨。牆端之木也。旁曰榦。牆兩邊障土者也。(二三)非殺者。刑之非一。但不至于殺。(二四)芻芟。供軍牛馬之用。(二五)軍以期會。芻糧為急。故皆服大刑。

書秦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尙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尙有之。佗佗勇夫。射御不違。我尙不欲。惟截截善諛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

斷斷^{二二}猗無他技。其心休休^{三三}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二四}聖。其心好之。不啻^{二六}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二七}有利哉。人之有技。冒^{二八}疾以惡之。人之彥^{二九}聖。而違^{三〇}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三一}。日由一人。邦之榮懷^{三二}。亦尚一人之慶^{三四}。

〔註音〕 (一) 音屹 (斷) 音鍛 (杌隉) 音兀業

〔釋義〕 (一) 秦誓。蔡傳。晉襄公帥師敗秦師於穀。囚其三帥。穆公悔過。誓告羣臣。 (二) 首之為言第一義也。

將舉古人之言故先發此。 (三) 訖盡也。自若猶如此也。盤安樂也。謂凡人盡如此之多為盤樂。故不能進於善也。

(四) 惟己有過而受責於人。即能改善。使如水之順流而下。是惟艱哉。蓋穆公不用蹇叔之言。以致喪師。至此而

改悔。故自然云云。 (五) 逾邁。逾。過去也。邁。遠行也。 (六) 已然之過不可追。未遷之善猶可及。憂歲月之逝。若無復

有來日也。 (七) 老成之士也。 (八) 忌疾也。 (九) 新進之士也。 (一〇) 姑且也。 (一一) 姑將以為親。謂非不知其新進。姑樂

其順從予意而親信之。 (一二) 謂既往之過。雖已云然而將來猶可改也。今而後。凡事尚當謀詢於黃髮之人。庶幾

罔有所愆矣。 (一三) 番番。老貌。 (一四) 良士。謂蹇叔。 (一五) 屹屹。勇貌。勇夫。謂三帥。 (一六) 截截。善為巧言也。諛巧也。 (一七)

足使君子正直之辭。皆為所奪也。 (一八) 皇。同遑。何暇也。謂我何暇多有此小人哉。 (一九) 昧昧。而思者深。磨而靜思

也。 (二〇) 一介。古時个字通介。一介。猶一个。 (二一) 斷斷。誠一之貌。猗。語助辭。 (二二) 休休。易直好善之意。 (二三) 容有所

受也。 (二四) 彥。美士也。 (二五) 聖。通明也。 (二六) 心之所好甚於口之所言也。 (二七) 職。主也。 (二八) 冒疾。忌嫉也。 (二九) 違。違

背之也。 (三〇) 達。窮達之達。 (三一) 殆。危也。 (三二) 杌隉。不安也。 (三三) 榮懷。光榮安樂也。 (三四) 言國之危殆。繫於所任一

人之非。國之榮安。繫於所任一人之是。

左傳王子朝告諸侯之辭

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竝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竝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

王于歲。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於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五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邾郟^七。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九。惠襄避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鬻王^二。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閒王位^三。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於靈王。生而有鬻王^二。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四劉狄^五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一六}。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一七}。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一八}。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卽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閒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

【釋義】 (一)夷王。厲王父也。 (二)愆。惡疾也。 (三)言諸侯皆編走祈禱羣望之神以求穆王之術。 (四)閒。與

也。謂去其位參與王政也。 (五)攜王。幽王少子伯服也。 (六)王嗣。指宜臼。幽王幸褒姒。生伯服。欲立之。而殺太子。太子奔申。申伯與師伐周。戰於戲。幽王死。諸侯廢伯服而立宜臼。是爲平王。 (七)邾郟。周地名。春秋謂之王城。在

今河南洛陽西。(一)頹。惠王庶叔也。一度作亂。(二)叔帶。襄王弟。僖公二十四年作難。(三)謂晉文殺叔帶。鄭厲
殺子頹。為王室去不端之人也。(四)篋。口上鬚也。懿王言周當有王生而有篋者。(五)閒王位謂子朝。(六)受亂
災謂楚也。(七)單旗。穆公也。(八)劉狄。劉蚩也。(九)唯我心所欲則命以為君。(一〇)不穀。子朝自謂。言赦其憂而
圖其難也。(一一)言王后若無嫡子。則擇庶子之長者立之。年相等。則論其德之厚薄。德同。則卜之以占凶吉。

秦始皇初并天下議帝號令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二納地效璽^{*}。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
趙魏合從。畔秦。故與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革。趙王^四使其
相李牧^五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六。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與兵誅之。得其王^七。趙
公子嘉^八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九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
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一〇}獻青陽^{一一}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一二}。故發兵誅
得其王。遂定荆地。燕王^{一三}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
齊王^{一四}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為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一五}之身。
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
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

【註音】(璽)音徙(倍)同背(質)音致(眇)音藐

【釋義】(一)秦。嬴姓。始皇名政。莊襄之子。在位三十七年。(二)猶言前時。(三)名安。桓惠王之子。六年。使韓

非納地效璽於秦。請為藩臣。九年。秦虜韓王。盡入其地。為潁川郡。(四)名偃。孝成王之子。是為悼襄王。(五)趙北

邊良將。常居代雁門。備匈奴。匈奴十餘年。不敢犯趙邊。又大破秦軍。以功封武安君。秦患之。多與嬖臣郭開金。使

言牧欲反。趙王遂斬牧。(六)質子。所以取信。(七)悼襄王卒。子幽繆王遷立。八年。秦滅趙。虜王遷。(八)悼襄王子。

遷既被虜。邯鄲入秦。趙之亡大夫。因共立嘉為代王。六年。秦兵破嘉。遂滅趙。(九)名假。景湣王之子。三年。秦釐大

梁虜王假。魏遂滅。(二)楚王也。名負芻。哀王之庶兄。殺其弟哀王而自立。(三)今安徽青陽縣地。(四)秦置。與楚相接。五年。秦滅楚。虜王負芻置楚郡。(五)名喜。孝王子。二十七年。太子丹使荆刺獻督亢地圖於秦。因襲刺秦王。秦王覺。殺刺。使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攻拔薊。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二十三年。秦拔遼東。虜燕王喜。燕遂滅。(二)名建。襄王子。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遂滅齊。(二)小也。

漢高帝十一年求賢詔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吾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鄼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

【註音】(伯)讀如霸(鄼)音贊(署)常恕切(義)讀如儀(癯)音隆
【釋義】(一)周昌也。沛人。從漢王入關破秦。後封汾陰侯。(二)即蕭何。(三)中丞。(四)題字。(五)行狀。(六)儀容也。(七)疲病。

漢文帝元年賜南粵王趙佗書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思。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

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詩暴乎治。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乃取他
 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
 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
 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
 人塚。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
 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
 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
 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
 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
 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
 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寇災矣。上褚*一五五十衣。中褚三十
 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註音】(詩)音勃(褚)張呂切

【釋義】(一)真定人趙佗。秦時為南海龍川令。秦滅。自立為南越武王。高帝定天下。遣陸賈立佗為南粵王。

(二)文帝。薄姬所生。(三)文帝於高帝十一年封於代。為代王。(四)名盈。高帝子。后呂所生。在位七年歿。(五)即

呂雉。惠帝母。(六)指呂產呂祿輩。(七)孝惠在位無嗣。呂后取後宮美人子為太子。孝惠歿。立為帝。是為少帝。呂

後族廢之。更立後宮子弘為帝。實皆呂氏子也。(八)周竈。高后所遣擊佗者。(九)漢置國。其地包今湖南省。(一〇)

周聚也。(一一)地形如犬牙。交相入也。(一二)謂南服。(一三)即大庾嶺。(一四)陸姓。時為大中大夫。(一五)以綿裝衣曰褚。

漢文帝二年除誹謗法詔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註音】（詆）同應（祝）音晝（詛）阻去聲（以）同已（謾）音瞞

【釋義】（一）旌。幡也。堯設旌五達之道。令民進善者立於旌下言之。（二）堯立木爲表。使民書政治之愆失。以自儆者。（三）以言告神曰祝。請神加殃曰詛。（四）欺也。

漢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詔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毋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

【註音】（繇）同由

【釋義】（一）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逮繫長安。其少女緹縈上書。願沒入爲官婢。贖父刑罪。書奏。文帝感悟。乃下詔除肉刑。（二）晉書刑法志。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五帝畫衣冠而民知禁。犯黥者卓其中。犯劓者丹其服。犯贖者墨其體。犯宮者雜其屨。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其衣裾而無領緣。投之於市。與衆棄之。（三）黥劓刑

也。

漢文帝十四年增祀無祈詔

朕獲執犧牲珪幣^一以祀上帝宗廟。十四年於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三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祀官祝釐^四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五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祀官致敬。無有所祈。

【註音】(珪)音圭(釐)音禧(鄉)同向

【釋義】(一)牛羊之屬。(二)珪。玉也。幣。帛也。皆祭神時用之。(三)築土為壇。除地為場。為祀神之所。(四)福

也。(五)享受也。

漢文帝民食不足求言詔

後元年

聞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二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三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註音〕(與)讀歟(醇)音勞
〔釋義〕(一)猶頻也。(二)古以農業為本。工商為末。(三)酒之有滓者。

漢文帝前六年遺匈奴書

皇帝數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虛^二淺^二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三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四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五。長襦^{*}錦袍各一。比^{*}疎^六一。黃金飭具帶一。黃金犀毗^{*八}一。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緋^{*九}綠^{*一〇}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註音〕(虛)同乎(裕)音夾(襦)音儒(比)音避(毗)頻脂切(緋)音弟(繒)慈陵切
〔釋義〕(一)匈奴君長之稱。(二)匈奴使者之名。(三)文帝三年夏。右賢王入寇河南。(四)言西破月氏也。
(五)衣之無絮者曰袷。繡袷綺衣。以繡為表。綺為裏。(六)即今之篋梳。(七)腰中大帶。(八)胡帶之鉤。犀骨為之。
(九)厚繒之滑澤者。(一〇)帛也。

漢文帝後二年遺匈奴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彙^{*}惡

民貪降其趨^三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二前矣。書云。一國已和親。兩主驩^四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五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繇^{*}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秋^{*}葉^{*}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七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八}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一〇}行喙^{*一二}息蠕^{*一三}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一三}氏單于毋言章尼等^{一四}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一五}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註音〕(漑)音泄(驩)同歡(說)同悅(翕)音吸(繇)同由(秋)音術(葉)音擊(它)同他(頗)音坡(跂)音歧(喙)虎穢切(蠕)音儒

〔釋義〕(一)當戶且渠一人為二官。離渠難。其姓名也。(二)邪惡不正之民。(三)謂下趨於利也。(四)時初。獨單于稽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為單于閼氏。(五)合也。(六)秋。稷之黏者。可釀酒。葉。麴也。所以釀酒者。(七)和也。(八)偏也。(九)善也。元元萬民。猶言善愛萬民。(一〇)有足而行者。指獸類。(一一)以口出氣者。指鳥類。(一二)蠕動貌。指蟲類。(一三)漢人逃入匈奴者。(一四)單于之歸降漢者也。(一五)不踐其言也。

漢文帝策問賢良文學 十五年

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楸三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爲官師。爲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甯。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五之於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與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虜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

〔註音〕 (楸) 音茂

〔釋義〕 (一) 四極。天地之內也。 (二) 輔也。 (三) 古茂字。木盛也。 (四) 病也。害也。 (五) 書也。 (六) 同嗚呼。

漢景帝後二年令二千石修職詔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二組三害女紅四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

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徭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眾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許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註音】（饑）音漏（紅）讀工（粢）音咨（盛）音成（徭）音遙（暴）同暴（耗）同耗讀幅
 【釋義】（一）景帝名啓文帝之子。節儉愛民。有文帝之風。在位十六年。文景之世。漢代最盛之時也。（二）織物似組而赤者。（三）緩屬也。（四）黍稷曰粢。在器曰盛。（五）掌御飲食。（六）役也。（七）取也。（八）六十曰耆。（九）成也。（一〇）牟。食苗根之蟲。猶言吏之食民也。（一一）因法作奸也。（一二）共盜為盜。（一三）不明也。

漢武帝元朔元年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勵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

〔釋義〕 (一)武帝名徹景帝中子表章六籍拓土開疆為漢代英主在位五十四年 (二)至也 (三)敬之如賓 (四)免其徭役也 (五)〔論語〕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 (六)〔論語〕子曰二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七)郡之守尉縣之令長 (八)猶衆庶謂民也

漢武帝元狩二年報李廣詔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

〔註音〕 (竦)音聳 (絡)音陌 (稜)音倫 (憺)音淡 (跣)蘇典切 (顙)桑上聲
〔釋義〕 (一)李廣免官居藍田南山中。一日夜獵被霸陵尉醉呵止宿亭下。及廣拜右北平太守。請霸陵尉與俱。斬之。上書謝罪。上故以是報之。 (二)〔詩小雅〕祈父。予王之爪牙。爪牙以為捍衛。故以為將士之喻。 (三)司馬法。兵書名。秦司馬穰苴所著。 (四)竦。驚也。 (五)絡。北狄。 (六)稜。芒角也。 (七)憺。動也。 (八)彌。少息也。言少駐而後進。 (九)白檀。今熱河承德縣。 (一〇)右北平。今河北盧龍等縣地。 (一一)盛秋。馬肥。恐虜為寇。故令戒嚴。即後世所謂秋防者是。

漢武帝元狩六年封齊王策

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為齊王。曰。嗚呼小子。閔。受茲青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於東土。世為漢藩輔。嗚呼。

念哉。共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迺凶於乃國。而害於爾躬。嗚呼。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註音】(共)讀恭(與)讀歟

【釋義】(一)齊王名闕。武帝之子。王夫人所生。(二)王者以五色土為大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苴以白茅。歸以立社。青。東方色。齊在東方。故曰受茲青社。(三)言天命無常。惟德是輔。(四)言不圖於義。則君子懈怠。而不歸附也。(五)悉爾心。言能盡爾心也。(六)中。即中和之德。(七)言能永保天祿。(八)乃。汝也。(九)乂。治也。

漢武帝封燕王策

嗚呼小子。日受茲玄社。連爾國家。封於北土。世為漢藩輔。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毗。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降旗奔師。薰鬻徙域。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斐德。毋廢迺備。非教士不得從徵。王其戒之。

【註音】(毗)音萌(率)同帥(斐)古匪字

【釋義】(一)燕王。名旦。武帝子。李姬所生。(二)玄。北方色。燕在北方。故曰玄社。(三)古匈奴號。(四)民也。(五)往也。(六)時獲三十二帥。(七)指昆邪王之降。(八)匈奴徙於漠北。(九)安也。(一〇)言非教習有素之軍士。不得徵發。

漢武帝元狩六年封廣陵王策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於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悉祗祗兢兢。迺惠迺順。毋桐好逸。毋邇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註音〕(一)正(桐)音通

〔釋義〕(一)廣陵王名胥。武帝子。李姬所生。(二)赤。南方色。廣陵在南方。故曰赤社。(三)離王畿一千五百里之地域。謂之要服。(四)言不及以改正之。(五)敬也。(六)謹慎也。(七)輕脫之貌。

漢武帝策問賢良文學 元光五年

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中^三生。山不童^四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

〔釋義〕(一)見上除肉刑詔註二。(二)豐收也。(三)古草字。(四)山無草木曰童山。(孟子)童山濯濯。(五)〔禮記〕聖王所以順。故鳳凰麒麟皆在郊藪。(六)見卷一洪範註。(七)渠搜。古夷狄之國。(八)交趾。古國名。即今

之安南。(九)見前後遣匈奴書註一〇及一一。(二〇)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

漢昭帝賜燕王旦璽書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耶。樊鄴曹灌攜劍推鋒。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耨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會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耐*八見高祖之廟乎。

【註音】(酈)音歷(菑)古災字(耐)音胃

【釋義】(一)昭帝。武帝少子。名弗陵。燕王。名旦。昭帝異母兄也。元鳳元年。旦與蓋邑長公主上官桀等謀反。帝以書責之。旋蓋主燕王皆自殺。(二)周勃也。(三)樊噲也。(四)酈商也。(五)曹參也。(六)灌嬰也。(七)言頭久不理。髮亂如蓬草羽葆也。(八)重釀之酒。

漢宣帝令二千石察官屬詔元康二年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無由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傳*三稱過使客。

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彼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註音】(稱)去聲(繇)同徭(傳)去聲(愍)音閔

【釋義】(一)言分破律條。安生端緒。以出入人罪。(二)獄書任意添減。以憎飾人非。(三)廚。謂飲食。傳。謂傳舍。飾之使豐厚也。(四)使人及賓客來者。稱其意而遣之。令過去而要名譽也。

漢元帝議封甘延壽陳湯詔

建昭四年

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衆。勞將卒。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四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爲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三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

【註音】(郅)音質(閼)音煙(氏)音支(贍)時豔切(竟)同境

【釋義】(一)建昭二年冬。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匈奴郅支單于于康居。斬之。帝赦其矯制之罪。封甘延壽爲義成侯。長水校尉。賜陳湯爵關內侯。射聲校尉。(二)匈奴單于之名號。五單于之亂。郅支自立。會康居王怨烏孫。與郅支併力攻烏孫。爲陳湯甘延壽等所襲殺。(三)宣帝時。郅支單于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元帝時。又殺漢使者谷吉。(四)匈奴皇后之號。

司馬長卿諭巴蜀檄

詔令之屬

漢宣帝令察官屬詔

漢元帝議封甘延壽陳湯詔

七五七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卽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越。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僂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鬥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戈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諡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

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咸諭陛下意。毋忽。

【註音】(番)音潘(變)蒲北切(喝)魚容切(鄉)同嚮(燔)音煩(弟)同悌

【釋義】(一)指南夷西燹。(二)西域國名。與大月氏同族。有今新疆北境及俄領中央亞細亞地。(三)語言之輾轉翻譯也。(四)獻也。獻其國珍。(五)番禺。南海郡縣治。今廣東番禺縣。東伐越。後至番禺。故言右弔。至也。(六)時南越為東越所侵。漢武帝發兵救之。故南越遣太子嬰齊入朝。(七)夜郎等國。(八)西南夷之一種。今在雲南四川境者。或稱擺夷。(九)口向上貌。喻衆人向慕之意。(一〇)撫以賓禮。(一一)猶言不測也。(一二)以發軍之法。為典衆之制。(一三)烽如覆米箕。懸於桔槔。有寇則舉之。燧積薪也。有寇則燔之。烽主晝。燧主夜。所以為警告也。(一四)引持也。(一五)負也。(一六)符符節也。剖符之半。所以為信者也。(一七)析中分也。圭玉有青白二色。白藏天子。青在諸侯。(一八)秦制爵級二十。最尊者曰徹侯。因武帝名徹。故改徹侯為通侯。(一九)甲宅也。居於帝城之東。(二〇)三老。孝悌皆鄉官。(二一)漢制萬戶以上曰縣。縣有蠻夷曰道。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駝定笮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

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嘗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感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甯。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無^{*二}皮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齷齪^{一四}。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一五}。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一六}。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爲奴虜。係縲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己。舉踵思慕。

若枯旱之望雨。戾夫爲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一九}。微^{二〇}。牂牁。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二一}。疏逖不閉。^{二二}。智爽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亟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減五。下登^{二四}。三。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鶴鳴^{二五}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敝罔靡徙。遷延而辭避。

【註音】(駝)蒙江切(笮)音鑿(斯)音曳(胝)竹施切(跋)蒲葛切(智)音勿(禔)音支

【釋義】(一)六世。謂自高祖至武帝。(二)任歲。深貌也。(三)冉駝。笮。皆蜀郡西部也。(四)斯榆。國名。(五)

苞蒲。夷種名。(六)結。旋也。(七)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八)不可。猶不堪也。(九)齊民。平民也。

(一〇)附。親也。(一一)巴蜀皆古蠻夷。(一二)灑。分也。沈。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以安定其災也。(一三)躬。體也。膝。膝

理也。胝。繭也。胝。小毛也。(一四)齷齪。急促之貌。(一五)己。比德於地。是貳地也。地與己併天。是三也。(一六)濱。涯也。(一七)

二方。謂西夷南夷也。(一八)鱗集。相次也。(一九)以沫若水爲關也。張揖曰。沫水出蜀西微外。入于江。若水出廣平微

外。出旄牛入江。(二〇)微。塞也。以木柵水。爲夷狄之界。(二一)鑿。通山道。置靈道縣。(二二)智。且明也。(二三)福。安也。(二四)

李奇曰。五帝之德。比漢爲減。三王之德。漢出其上。(二五)樂緯曰。鶴鳴狀如鳳皇。

王尊敕掾功曹教

掾功曹各自底厲^二助太守為治。其不中用。趣^三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闡^四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五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為上。毋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六。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污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七。今將輔送獄。直符史^八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

〔註音〕(趣)音促(闡)音泉

〔釋義〕(一)掾。古左貳也。功曹漢羣吏。(二)底厲。與砥礪同。勤勉也。(三)趣。催促也。(四)闡。門也。(五)府丞。佐太守之官。(六)少正卯。為魯國大夫。孔子攝行相事。因其亂政。所以受誅。(七)謂以貪財致死。(八)直符史。當值之佐史。

漢光武帝賜竇融璽書

制詔行河西五郡^三大將軍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四何已。長史^五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六有公孫子陽^七。天水有隗將軍^九。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二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

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

〔註音〕〔隗〕五賄切

〔釋義〕(一)光武帝。察陽人。名秀。字文叔。高祖九世孫。王莽篡立十四年。帝起兵誅莽。興復漢室。在位三十三年。(二)竇融。平陵人。字周公。時據有西河五郡。(三)卽武威。張掖。酒泉。敦煌。金城是也。在匈奴南境。今陝西甘肅北境。(四)同悒悒。鬱悶也。(五)邑邑。五年夏。融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六)益州。漢十二州之一。今四川省地。(七)名述。茂陵人。時據蜀。(八)漢郡名。治平襄。故城在今甘肅通渭縣西南。(九)名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人。時據隴。(一〇)齊桓公。晉文公也。周室衰微。桓文輔之。以霸天下。(一一)連衡。謂與隗囂。公孫述等連合以抗漢也。(一二)秦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謂龍川令趙佗。南海數千里。可以立國。使行南海尉事。(一三)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

漢光武帝報臧宮馬武詔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尙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恆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

〔註音〕（顛）音專

〔釋義〕（一）宮。潁川邾人。字君翁。封明陵侯。武。南陽湖陽人。字子張。封揚虛侯。二十七年。宮與武上書。乘匈

奴災荒。出兵伐之。帝報以此詔。（二）即張良於下邳圯上。受黃石公一編書。故名黃石公。記。（三）春秋時魯大夫。

（四）國名。附庸於魯。

班彪擬答北匈奴詔

單于不亡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為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二支二自相離隙。並蒙孝宣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三攜眾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掃北庭四。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疏。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五百匹。弓韃六鞞七丸一。矢四發。遣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九。右谷蠡王一〇。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二等瑟三空侯二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務。等瑟之用。

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

【註音】(鞬)音健(鞬)音讀

【釋義】(一)北匈奴。〔後漢書〕光武二十八年。北匈奴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帝下三府。議酬答。彪擬以上之。(二)宣帝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及郅支單于各遣子入侍。後呼韓邪入朝。漢遣兵使歸。郅支怨漢。遂生辱殺漢使之事。漢乃發兵滅郅支。(三)南單于呼韓邪之長孫。(四)單于居北。故稱北庭。(五)緡。帛之總名。(六)威弓之器。(七)鞬丸。藏矢之器。(八)四發。四枝也。(九)骨都侯。匈奴官爵名。(一〇)谷蠡王。匈奴同姓之封號。(一一)空侯。樂器名。(一二)同礪。砥礪也。

漢明帝卽位詔

予末小子。奉承聖業。夙夜震畏。不敢荒寧。先帝受命中興。德侔帝王。協和萬邦。假於上下。懷柔百神。惠於鰥寡。朕承大運。繼體守文。不知稼穡之艱。難懼有廢失。聖恩遺戒。顧重天下。以元元爲首。公卿百僚。將何以輔朕不逮。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及流人無名數欲自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癯粟人十斛。其施刑及郡國徒。在中元元年四月己卯赦前。而後捕繫者。悉免其刑。又邊人遭亂爲內郡人妻。在己卯赦前。一切遣還邊。恣其所樂。中二千石下至黃綬。貶秩贖論者。悉皆復秩還贖。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而無舟楫。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高密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並可以受六尺之託。臨大節而不撓。其

以禹為太傅。蒼為驃騎將軍。太尉熹告盜南郊。司徒訢奉安梓宮。司空魴將校復土。其封熹為節鄉侯。訢為安鄉侯。魴為楊邑侯。

【註音】(倅)莫浮切(癘)良中切(綬)音授

【釋義】(一)震畏。衷心敬肅貌。(二)荒寧。放逸也。(三)倅。佐也。(四)元元。民也。(五)篤癘。罷病也。(六)中元。

光武帝年號。(七)即絲條。以承受印環者。(八)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傳見後漢書卷四十六。(九)東平憲

王蒼。建武十五年封東平公。

漢明帝祀光武皇帝於明堂詔

永平二年

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禮備法物。樂和八音。詠祉福。舞功德。其班時令。敕羣后。事畢。升靈臺。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羣僚藩輔。宗室子孫。衆郡奉計。百蠻貢職。烏桓。歲貊。咸來助祭。單于侍子。骨都侯。亦皆陪位。斯固聖祖功德之所致也。朕以閭陋。奉承大業。親執圭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甯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宏大道。被之八極。而胤子無成。康之質。羣臣無呂日之謀。盥洗進爵。踖踖性慙。素性頑鄙。臨事益懼。故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其令天下自殊死已下。謀反大逆。皆赦除之。百僚師尹。其勉修厥職。順行時令。敬若昊天。以綏兆人。

【註音】(踖)讀蹙積

【釋義】(一)明堂。王者明政教之堂也。祀帝祭祖朝諸侯等大典行於此。(二)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也。(三)靈臺。天子之台。望氣之所也。(四)元氣。大氣也。(五)謂吹逢時之音律也。(六)烏桓。東胡之別種。(七)

舜也。(三)靈臺。天子之台。望氣之所也。(四)元氣。大氣也。(五)謂吹逢時之音律也。(六)烏桓。東胡之別種。(七)

藏貊東夷之國。(八)謂光武也。(九)八極。八方極遠之地。(一〇)呂且。指呂尚與周公且也。(一一)踧踖。偏促不安貌。(一二)蕩蕩。坦然寬心之貌。(一三)戚戚。憂懼貌。(一四)若順也。

漢明帝辟雍行養老禮詔 永平二年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今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輶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酌。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修。萬舞於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己。永念慙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耄。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註音】(醕)音引

【釋義】(一)謂中元元年起建明堂辟雍靈台也。(二)近日也。(三)三老五更已見前註。(四)綏。車中之把。天子親執綏以授三老。請其就車也。(五)袒割。謂袒臂而割牲也。(六)以酒漱口曰酌。(七)鹿鳴。詩小雅篇。(八)新宮。小雅篇名。(九)八佾。見前。(一〇)萬舞名。(一一)易。負而乘致寇至。謂小人不能乘君子之器也。(一二)詩。彼己之子。刺不稱其服也。(一三)疚。愧怍也。(一四)六十日耆。(一五)七十日耄。

漢明帝申明科禁詔 永平十二年

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甯儉。今百姓

詔令之屬

漢明帝祀光武皇帝於明堂詔

辟雍行養老禮詔

七六七

送終之制。競為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飢寒。絕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釋義〕 (一)會閱。會參與閱。子騫也。均為孔子弟子。事親極孝。 (二)〔論語〕鯉也。死。有棺而無槨。 (三)石。一石。擔。再石也。指米粟。 (四)伏臘。冬祭也。 (五)有司。官吏也。

漢明帝塞汴渠詔 永平十三年

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加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流東侵。日月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漭漭廣溢。莫測圻岸。蕩蕩極望。不知綱紀。今兗豫之人。多被水患。乃云縣官不先人急。好興它役。又或以為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隄彊則右隄傷。左右俱彊則下方傷。宜任水執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壅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議者不同。南北異論。朕不知所從。久而不決。今既築隄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邱之北。漸就壤墳。故薦嘉玉。絜牲以禮。河神東過。洛納歎禹之績。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濱渠下田。賦與貧人。無令豪右得固其利。庶繼世宗瓠子之作。

〔註音〕 (漭)音莽。養(兗)以轉切。

〔釋義〕 (一)汴渠。即汴河。 (二)頃年。近年也。 (三)頃年。近年也。 (四)漭漭。大水貌。

(五)圻。通垠。邊也。 (六)兗。古九州之一。今山東之東昌。濟南兗州河北之河間。大名等地。 (七)古九州之一。今

河南及舊時山東之曹州。湖北之襄陽等地。(一)水執。猶水則。(二)陶邱。地名。在今山東定陶縣。(三)壤墳。河上漲沙墳起之地。(四)嘉玉。祀神所用之璧。(五)絜。同潔。(六)洛汭。洛水入河處。(七)五土。小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也。(八)世宗。武帝廟號。(九)瓠子。地名。在今河北濮陽縣南。武帝時。發卒塞瓠子。決河。

漢章帝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詔

建初元年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甯。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
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
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
小。以得人為本。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才孝廉。
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
叨^四畝。不繫閥閱。敷奏^五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六。
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
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釋義〕 (一)慄慄。憂懼也。 (二)〔論語〕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赦小過。舉賢才。 (三)子游亦孔子弟子。武
城魯邑名。〔論語〕子游為武城宰。孔子謂之曰。汝得人焉耳乎。 (四)叨。同畝。 (五)敷。陳也。奏。進也。 (六)彬彬。有禮
貌。

漢章帝禘祭詔

建初七年

祖考來假^{*一}。明哲之祀。予末小子。質又菲薄。仰惟先帝烝烝^二之情。前修禘祭^{*三}。
以盡孝敬。朕得識昭穆^四之序。寄遠祖之思。今年大禮復舉。加以先帝^五之坐。

悲傷感懷。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雖祭亡如在。而空虛不知所裁。庶或饗之。豈亡克慎肅雍之臣。辟公之相。皆助朕之依依。今賜公錢四十萬。卿半之。及百官執事各有差。

【註音】(假)音格(禘)大計切

【釋義】(一)假。神來饗也。(二)烝。厚貌。(三)禘。王者大祭也。(四)昭穆。王者祖宗神位之序。左昭右穆。詳見前註。(五)先帝指明帝。(六)亡。同無。(七)肅。敬肅也。雍。和悅也。相助也。【詩】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謂諸侯百官皆相助祭。莫不肅敬雍和也。

漢章帝詔三公元和二年

方春生養。萬物孳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息事甯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悃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聞敕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註音】(孳)音孚(悃)音困上聲(悃)披億切

【釋義】(一)孳甲。猶言萌芽也。(二)悃。信也。(三)悃。誠志也。(四)襄城。戰國魏邑。秦置縣。今屬河南。昔周襄

王嘗居此。故名。

漢和帝恤民詔 永元十一年

比年不登。百姓虛匱。京師去冬無宿雪。今春無澍雨。黎民流離困於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濟。瞻仰昊天。何辜今人。三公朕之腹心。而未獲承天安民之策。數詔有司。務擇良吏。今猶不改。競為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虛名。委任下吏。假勢行邪。是以令下而姦生。禁至而詐起。巧法析律。飾文增辭。貨行於言。臯成乎手。朕甚病焉。公卿不思助明好惡。將何以救其咎罰。咎罰既至。復令災及小民。若上下同心。庶或有瘳。

〔註音〕(比)音避(樹)音注

〔釋義〕(一)比年。近年也。(二)匱。藏物器之大者。(三)宿雪。隔宿之大雪也。(四)澍雨。時雨也。(五)流離。流亡也。(六)析律。析。分析律。法律。謂分析法律。以輕重罪犯也。(七)臯。古罪字。(八)病愈曰瘳。

馬援誡兄子書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甯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禕。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

類驚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尙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為言。吾常為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釋義〕 (一) 兄子指援兄之子嚴。敦。援在交趾。遺書戒之。 (二) 龍伯高。名述。京兆人。為山都長。 (三) 杜季良。名保。為越騎司馬。 (四) 清濁指善惡。謂所交者。善惡皆有。而能得其宜也。 (五) 鶻。鶻鶻。 (六) 鶻。野鴨。 (七) 鶻。野鴨。 (八) 下車。謂官吏初到任也。 (九) 切齒。恨也。 (一〇) 寒心。懼也。

鄭玄戒子書

吾家舊貧。不為父母昆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閣尹擅執。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為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覺覺。一夫會

無同生相依。其勸求君子之道。研讚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未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憾。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註音〕(勸)音旭(識)音志

〔釋義〕(一)廝役。賤役也。(二)周秦之都。長安也。(三)幽。古十二州之一。今河北遼寧二省地。(四)并。古十二州之一。即河北之舊保定正定。山西之太原大同等府。(五)充豫見塞汴渠詔註。(六)捧手。接受歡迎之意。(七)稽。考也。(八)六藝。六經也。(九)緯術。依經引義。以言符籙瑞應之術也。(一〇)假田。租田也。(一一)關尹。欽闡豎之官也。(一二)執。同勢。(一三)三司。司徒。司空。太尉也。(一四)公車。漢時迎送應徵者之車。(一五)謂連牒齊名。使應徵者並為相也。(一六)式序。式用序列也。(一七)黃巾。東漢末之亂黨。皆裹黃巾。其首領張角。聚眾數十萬。(一八)萍浮。謂漂流也。(一九)言家中之事。歸爾處理也。(二〇)覃思。深思也。(二一)咨嗟。歎聲。煢煢。孤獨也。一夫。猶一人。(二二)同生。兄弟也。猶云同胞。(二三)勸。勉也。(二四)研讚。讚當作鑽。研求之意。(二五)替。斷也。(二六)紱。印綬也。冕。禮冠之最尊者。紱冕。喻爵祿也。(二七)緒。業也。(二八)論贊。修明經學也。(二九)率。大率也。(三〇)恤。憂恤也。(三一)識。記也。

蜀漢後主策丞相諸葛亮詔

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於

下。昭烈皇帝。體明獻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奉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不墜於地。萬國未靜。早世遐殂。朕以幼沖。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崇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不復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宏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勸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龔行天伐。除患甯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彊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爲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傲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旆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

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四五昔輔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沈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四八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四九

〔釋義〕

(一)位也。

(二)衰也。

(三)網漏。謂法網寬大也。

(四)漢靈帝崩。卓擅行廢

立。獻帝初平元年。卓遷都長安。二年呂布殺之。

(五)建安元年。操遷帝於許。自爲司空。十三年。爲丞相。後自立爲

魏公。又進魏王。挾獻帝以令天下。

(六)天衡。〔呂氏春秋〕故至亂之化。長邪苟利。不知義理。其雲狀有若犬若馬。

若白鷗。若衆車。有其狀若人。蒼衣赤首不動。其名曰天衡。

(七)曹丕。操子。獻帝末年。篡漢自立。是爲魏文帝。

(八)神器。帝位也。

(九)皇極。天子建立之準則。所以爲天下法者。

(一〇)昭烈皇帝。劉備之廟號。

(一一)獻。聖智也。

(一二)演。延也。

(一三)謂人鬼同相助也。

(一四)兆民。萬民也。

(一五)欣戴。擁戴也。

(一六)建安二十五年。曹丕稱帝。傳獻帝已遇害。

劉豹等上言先主。謂名應讖緯。宜正帝位。次年先主乃即位於蜀。

(一七)膺誕。膺受也。誕大也。

(一八)遐殂。升遐崩殂也。

(一九)嬰。加也。

詔令之屬

蜀漢後主策丞相諸葛亮詔

七七五

諸葛亮與羣下教

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傲驕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註音】（驕）音脚

【釋義】（一）參署。丞相府之屬官。（二）違覆。違反也。（三）傲驕。謂破履也。（四）徐元直名庶。會薦諸葛亮於

劉備。其母被操所得。遂歸操。母自縊後。終身不為操策一謀。（五）董幼宰名和。枝江人。先主定蜀。與諸葛亮並署

左將軍大司馬府事。外牧殊域。內斡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儲。亮甚追思之。（六）謂事有不妥。必反覆研討也。（七）十分之一。

陳琳為袁紹檄豫州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汚辱至今。永為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

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蒿乞匄。攜養。因賊假位。與金輦壁。輸貨
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標狡鋒協。好亂樂禍。幕
府董統膺揚。埽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
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
任。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
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獎盛威柄。冀獲秦師。一剋之報。
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
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
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
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
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
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後會鸞駕反旆。羣虜寇攻。時冀
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
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
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
腹議者蒙隱戮。百僚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
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弁。五毒備至。

觸情任忒。不顧憲網。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今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邱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墮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汚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爲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緒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爲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強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爲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於是操師震懼。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爲固。欲以螭蝦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聘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震虎步。竝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炳飛蓬。覆滄海以沃燦炭。有何不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

厭也。(三)〔魏志〕嵩。騰養子。莫能知其生出本末。(四)因贖假位。後漢書嵩靈帝時。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五)鼎。天下之大器也。(六)贊。假相連屬之意。(七)標。輕佻狡獪也。標。後漢書作僨。(八)鋒。協。協後漢書作俠。鋒。協。如鋒之犀利也。(九)幕府。袁紹自謂也。董。督也。鷹揚。狀軍之衆威。紹與何進謀誅宦官。事洩。進被殺。紹乃勒兵入宮。盡殺宦官。(一〇)董卓。字仲穎。隴西人。為相國。卒以山東豪傑並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燔燒宮室。卓至西安。呂布誅卓。(一一)〔魏志〕董卓呼紹欲廢帝。紹不應。橫刀長揖而出。遂奔冀州。卓因拜紹渤海太守。紹遂用渤海之衆攻卓。(一二)瑕。王之汚點。喻小過。(一三)裨師。猶偏師。(一四)佻。輕也。(一五)〔謝承後漢書〕袁紹以曹操為東郡太守。劉公山為袁州刺史。公山為黃巾所獲。乃以操為兗州刺史。(一六)虎文。漢虎賁中郎將。冠鷩冠。衣虎文。(一七)獎。盛。成也。謂獎以官職而成其威柄也。(一八)秦穆公用孟明伐晉。克之。報殺也。事見左傳。(一九)忒。凶惡也。(二〇)元元。人民也。(二一)邊讓。〔魏志〕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祖。太祖殺讓。族其家。(二二)〔魏志〕陶謙為徐州刺史。太祖征謙。糧少。引軍還。又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二三)叛人。指呂布。(二四)紹征呂布。諸史不載。蓋史略也。擐。貫也。(二五)〔謝承後漢書〕操圍呂布於濮陽。為布所破。投紹。紹哀之。乃給兵五千。還取兗州。(二六)〔魏志〕董卓徙天子都長安。後韓暹以天子都洛陽。(二七)時。公孫瓚攻紹。故云。(二八)離局。謂遠其部曲也。謂不違率部遠離也。(二九)脅。威迫也。脅。謂操威迫天子遷都於許也。(三〇)三臺。尚書。御史。謁者也。(三一)五宗。五服內之宗親也。(三二)腹議。口不言而心誹議也。(三三)楊彪。〔後漢書〕彪代董卓為司空。又代黃琬為司徒。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亂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三四)因緣。毗睚。以無因之事。多端造作。牽人得罪。置之於死。以洩己忿怒也。(三五)榜楚。榜掠捶楚也。(三六)五毒。桎梏。鉗鎖。拷掠。五毒刑。(三七)梁孝王。漢景帝之胞弟。(三八)〔曹瞞傳〕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天子聞之。涕泣。(三九)晉。魚網。繳。以繩繫矢而射也。蹊。徑路。坑。誘捕獸類之陷穽。二句言處處暗險計。使人墮其術中。以死也。(四〇)詰。謂問其罪也。(四一)〔後漢書〕公孫瓚大破黃巾。威震河北。紹自將擊之。(四二)獻帝。春秋。操引軍造河。托言助紹。實圖襲鄴。以為瓚援。會瓚破滅。紹每覺之。以軍退守敖倉。(四三)方舟。二舟相並而行也。莊子。方舟而濟於河。(四四)〔魏志〕紹軍圍瓚。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子。乃自殺。(四五)黑山賊。于毒等。覆鄴城。紹入朝。歌鹿陽山。破之。斬毒。又擊左校郭太賢等。遂及四營屠各。戰於常山。(四六)屠各。左校。匈奴二部落名。(四七)敖倉。山名。在河南滎澤縣西北。〔水經註〕山上有城。秦置倉其中。故曰敖倉。(四八)中黃育。獲。古勇士。中黃伯。夏育。烏獲也。(四九)紹甥。高幹。時為并州刺史。率軍過太行山。往助紹戰。(五〇)紹子。譚。時為青州刺史。亦勒兵相助。濟。水名。濟水源出河南。流經山東入海。漯。河源出山東。東北流入徒駭河。(五一)荆州。指劉表為荊州刺史。(五二)宛。漢二縣名。宛。即今河南南陽縣。葉。即河南葉縣。(五三)掩。牽其足也。(五四)炳。本作

蒸。燒也。(一) 沃。燦。沃。燦。水也。燦。熾也。(二) 張揚。東漢雲中人。董卓專政。以爲建義將軍。(三) 揮。通微。幡也。(四) 「漢書」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越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衆。故諸侯無外境之助。此之謂瓦解。(五) 陵遲。衰微也。(六) 擗翼。垂翅也。(七) 旅。俱也。禮進旅退旅。(八) 建忠將軍。指張繡。時繡屯兵於宛。與劉表合軍。(九) 羅落。列居也。(十) 拘偏。急逼也。(十一) 如律令。用於文書下。言當履繩墨。動不失律令也。蓋爲吏有當先自正。而後正人。

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

年月朔日子尙書令彧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夫見幾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因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漸漬荒沈。往而不反。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洿簡墨。譬猶敷卵。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謂爲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二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迹。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強矣。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句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越軍。及吳王濞驕恣。屈強猖獗。始亂。自以兵強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凜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胸。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

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間豪傑縱橫。熊據虎踞。強如二三袁勇如呂布。跨州連郡。有威有名。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鷗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可勝數。然皆伏二四鈇嬰鈇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子遺。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為叛亂。阻二六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鈇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伏尸千萬。流血漂橈。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二九逋逸。逆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逆賊宋建三〇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為脣齒。又鎮南將軍張魯三一負固不恭。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偏師涉隴。則建約梟夷。旌首萬里。軍入散關。則羣氏三二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進臨漢中。則陽平三五不守。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逋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巴夷王朴胡賓。邑侯杜濩三八。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鈺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為列侯。將軍已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而建約之屬。皆為鯨鯢。超之妻孥三九焚首金城。父母嬰孩。覆尸四一許市。非國家鍾禍於彼。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

夫鷲鳥之擊先高攫。鷲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今者枳棘翦扞。戎夏以清。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四六廚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棘。雲奮。席卷自壽春而南。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氏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搃據庸蜀。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萬里剋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爲人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故每破滅強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衆出降。還討眭固。薛洪。穆尙。開城就化。官渡之役。則張郃高奐。舉事立功。後討袁尙。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除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爲內應。審配兄子。開門入兵。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敵搃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邱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爲仇虜。夕爲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爲福者也。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泥

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燖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矣。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也。而權殺之。賊義殘仁。莫斯為甚。乃神靈之逋罪。下民所同讐。辜讐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為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雋彥。德行修明。皆宜膺受多福。保乂子孫。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為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八二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及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而並見驅逐。雨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蔚羅八四賢聖之德也。鸛鳩之鳥。巢於葦苕八六。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竿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夫係蹶在足。則猛虎絕其蹠。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其所

棄者輕。若乃樂禍懷甯。迷而忘復。闡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忽朝陽之安甘。折苕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註音〕 (穀)音寇 (饗)音竄 (會)音貴 (焚)音服 (熟)音除 (膠)音留 (走)音作 (鵲)音寧 訣

〔釋義〕 (一)或。荀或。字文若。潁川人也。曹操以為奮武司馬。又表為侍中。守尚書令。後操嫉或。饋以空器。仰藥死。 (二)左傳。晉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 (三)齊斧。斧。鉞也。以整齊天下也。 (四)穀卵。初出待哺之小鳥。

(五)翰毛。羽毛也。 (六)陸梁。跳躍之貌。〔西京賦〕怪獸陸梁。 (七)吠主。〔戰國策〕路之狗吠堯。非其主也。 (八)綱目。綱網之大繩。目。綱之孔目。 (九)饗。饗。竄也。鑊。釜屬。 (一〇)〔史記〕二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夏禹滅之。 (一一)

〔後漢書〕公孫述。字子陽。自立為蜀王。遣任滿據荆門。帝令岑彭攻之。滿大敗。 (一二)〔史記〕天子拜涉何為遼東部都尉。朝鮮襲殺何。天子遣左將軍荀彘擊朝鮮。朝鮮人殺其王右渠來降。定朝鮮為四郡。 (一三)漢武帝時。南越

呂嘉反。帝遣楊僕擊平之。 (一四)〔史記〕吳王闔閭死。立太子夫差。又樂毅遺燕王書曰。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跡至郢。 (一五)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員。奔吳。吳與地。 (一六)春秋時。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句

踐。以甲兵五千。棲於會稽。 (一七)抗。舉也。抗衡。謂對舉以爭輕重也。吳王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與晉定公爭長。句踐乘虛伐吳。夫差引兵歸。與越成。構李之役。夫差自刎死。吳亡。 (一八)吳王濞。漢高兄仲之子也。景帝三

年。約七國俱反。帝命周亞夫討之。亞夫至洛。喜曰。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七國敗。濞奔丹徒。為丹徒人所殺。 (一九)屈。通。倔。倔強。不服令也。 (二〇)太尉。周亞夫也。 (二一)〔漢書〕七國反。書聞天子。遣條侯周亞夫往擊楚。敗

之。 (二二)〔漢書〕吳王敗。乃與戲下壯士千人。夜亡渡淮。走丹徒。保東越。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漢使人縱殺吳王。 (二三)二袁。袁紹。袁術也。 (二四)伏。受法也。鈇鉞。殺人兵器。嬰。加也。觸也。 (二五)關中諸將。時

蜀將韓遂。馬超等。據守關中。 (二六)二華。太華。少華。二山也。 (二七)河渭。黃河。渭水也。 (二八)楯。通。柝。大槌也。 (二九)韓遂。字文約。馬超。字孟起。俱事劉備。為蜀漢將軍。 (三〇)宋建。魏志。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夏侯淵討之。斬建涼州

(三一)張魯。字公旗。據漢中。自稱天師君。黃巾賊張角等。附之甚眾。 (三二)建安十九年。夏侯淵大破韓遂。次年。金城諸將。斬送韓遂首。建死事。見上宋建註。 (三三)散關。即大散關。在陝西靈寶縣。〔魏志〕公西征張魯。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氏王寶茂。眾萬餘人。恃險不服。公攻屠之。 (三四)〔魏志〕西征張魯。至陽平。魯使弟衛據陽平關。公乃遣高

祚等乘險夜襲。大破之。 (三五)陽平。關名。在陝西沔縣西北。 (三六)〔魏志〕魯弟衛夜襲。魯潰走巴中。遣人慰喻。魯盡

詔令之屬。 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

七八五

家屬出降。(三)巴中古郡名。屬四川。(三)〔魏志〕建安二十年。巴七姓夷王朴胡。賓邑侯杜獲。舉巴夷賓民來附。賓。巴中土人也。(元)〔魏志〕南安趙衢討馬超。梟其妻子。(四)金城。漢郡名。即今甘肅舊蘭州。西寧二府。(四)許地名。即今河南許昌縣。曹操遷獻帝都此。(四)牧野。古地名。武王伐紂於此。(四)孟津。津名。〔史記〕武王東觀兵。至于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未可。乃還師。(四)叔棘。喻殘賊也。翦扞。翦除而防衛也。(四)〔魏志〕建安二十一年。治兵遂征孫權也。(四)呼完。〔魏志〕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單于呼厨泉。將其名王來朝。(四)六郡。散居六郡之匈奴部落也。(四)烏桓。東胡之別種。(四)丁令。又曰丁零。古狄種。(五)屠各。匈奴種族之一。(五)湟中。湟水左右之諸羌族也。湟水即甘肅西寧河。(五)夔。〔禮〕西方曰夔。今雲南四川。向有此種人。(五)壽春。漢縣名。即今安徽壽縣。(五)〔魏志〕夏侯淵字妙才。為征西將軍。(五)武都。郡名。即今甘肅之武都。文成。徽。及陝西寧羌等縣是。(五)巴漢。巴中漢中也。(五)汶江。又名岷江。在四川境。(五)庸。古國名。漢末置上庸郡。其地。即今湖北竹山縣。(五)江夏。後漢郡名。在今湖北黃岡縣四北。(六)襄陽。郡名。二國魏其舊治。即今湖北襄陽縣。(六)湘沅。湖南二水名。(六)豫章。漢郡名。即今江西地。(六)樓船。橫海。皆將軍之號。漢武帝征南越時。有樓船將軍楊僕。橫海將軍韓說。(六)吳會。會稽郡也。西漢時。會稽郡治在吳縣。因以郡縣連稱。(六)憇。惡也。(六)〔魏志〕建安四年。袁術敗於陳。術病死。廬江太守劉勳率眾降。封為列侯。(七)下邳。即今江蘇邳縣。(六)張遼。三國魏之勇將。先從呂布。布敗歸曹。拜中郎將。旋又拜征東將軍。(六)睦固。初事張揚。揚死。固領其眾。自將兵迎袁紹。遇曹兵被斬。(七)睦固。使長史薛洪。河南太守穆向。留守射犬。固死。洪向開門降操。魏志作繆。(七)官渡。城名。在河南中牟縣東北。操嘗與袁紹戰此。(七)袁向。紹之次子。(七)〔魏志〕公圍向營未合。向懼。遣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圍益急。向夜遯保岐山。追擊之。其將馬延等臨陣降。眾大潰。(七)鄴。漢縣名。在今河南南臨漳縣境。蘇游。又作蘇由。建安九年。袁向攻袁譚。使蘇游審配留守鄴城。操攻鄴。游降。配之兄子榮。開城納曹軍。(七)袁譚。紹之長子。(七)袁熙。紹之次子。(七)合肥。今安徽縣名。建安二十年。張遼守合肥。孫權使十萬人攻之。不克而還。(七)盛憲。字孝章。為吳郡太守。被權所殺。(七)孫輔。權之從兄。與操遣使往來。權覺。乃悉斬輔親近。徙輔置東吳。(八)伊摯。伊尹名摯。(八)飛廉。紂之幸臣。善走。(八)魏周榮。叔英之子。虞仲翔。文繡之子。皆翩翩有乃父風。〔書〕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左傳〕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八)〔三〕作。覺迫之意。(八)〔四〕罽羅。捕鳥網也。禮然後設罽羅。(八)〔五〕鷓鴣。鷓鴣之屬。(八)葦苳。蘆葦花也。(八)竿。同算字。(八)獸絆。曰蹏。蹏。獸足也。〔戰國策〕魏魁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跌蹏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蹏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蹏。害七尺之軀。(八)〔詩〕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魏明帝賜彭城王據璽書

制詔彭城王。有司奏王遣司馬董和齎珠玉。來到京師中尚方。多作禁物。交通工官。出入近署。踰侈一非度二。慢令違制。繩王以法。朕用憮然三。不甯於心。王以懿親之重。處藩輔之位。典籍日陳於前。勤誦不輟於側。加雅素奉修。恭肅敬慎。務在蹈道。孜孜四不衰。豈忘率意正身。考終厥行哉。若然小疵五。或謬於細人。忽不覺悟。以斯為失耳。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於此。故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嘗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為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所以為尤者而修之。則行全矣。三者王之所能備也。今詔有司宥王。削縣二千戶。以彰八柄六。與奪之法。昔羲文作易。著休復之誥。仲尼論行。既過能改。王其改行。茂昭斯義。率意無怠。

【註音】(侈)音此(疵)音此

【釋義】(一)踰侈。過於奢侈也。(二)度。法也。(三)憮然。憂也。(四)孜孜。勤勉貌。(五)疵。缺點也。(六)八柄。周

禮。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錄。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

曹植下國中令黃初六年

身輕於鴻毛。而謗重於泰山。賴蒙帝王天地之仁。違百司之典議。舍三千三之首戾。反我舊居。襲我初服。雲雨之施。焉有量哉。孤以何功而納斯貶富

而不恠四寵至不驕者。則周公其人也。孤小人爾。身更以榮為戚。何者。將恐簡易之尤。出於細微。脫爾五之愆。一朝復露也。故欲修吾往業。守吾初志。欲使皇帝恩在摩天六。使孤心常存此地。將以全陛下厚德。究孤犬馬之年。此難能也。然固欲行衆之難。詩曰。德輶七如毛。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註音】(既)音況

【釋義】(一)「書」五刑之屬二千。

(二)初服。未貴以前之服。

(三)既。與也。

(四)恠。同吝。

(五)脫爾。疏忽之意。

(六)摩天。喻其高。

(七)輶。輕也。

鍾會檄蜀文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二三祖所以顧懷遺志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為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為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故略陳安危之

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一五以命世英才一六。興兵新野一七。困躡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一八。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一九。卽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二〇。姜伯約屢出隴右二一。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二二之征也。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二四。蓄力待時。併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二五和沮傷之氣二六。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已來。會無甯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二七。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蜀侯見禽於秦二八。公孫述授首於漢二九。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君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是以微子三〇去商。長爲周賓。陳平三一背項。立功於漢。豈宴安鳩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三二舉衆內附。位爲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三三爲國大害。叛主讐賊。還爲戎首。咨困偪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壹等窮蹙歸命。猶加上寵。況巴蜀賢智。見幾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迹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農不易畝。市不迴肆三四。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釋義〕（一）〔魏志〕景元四年。令鍾會伐蜀。會至漢中。蜀大將姜維等守劍閣以距。會乃作檄蜀將吏文。

(三)太祖。魏武帝曹操也。(四)高祖。魏文帝曹丕。(五)順乎天而應乎人。(六)烈祖。魏明帝曹叡也。(七)齊民。猶平民也。(八)主上。陳留王奐也。(九)宰輔。司馬文王也。(一〇)肅慎。古國名。有吉林及俄領東海濱省之地。(一一)龔通恭。(一二)魏志。詔使征西將軍鄧艾。督諸軍趨甘松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趨武街高懷。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一三)尚書。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一四)武王既克紂。乃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式商容之閭。(一五)元元。百姓也。(一六)益州。今四川省地。治成都。(一七)先主。指劉備。(一八)新野。河西縣名。(一九)紹布。袁紹。呂布。(二〇)先主領徐州。呂布襲之。虜先主妻子。乃求和於布。後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後背曹公歸袁紹。(二一)秦川。方輿紀要。陝西謂之秦川。(二二)姜伯約。姜維。字伯約。蜀漢天水人。拜征西將軍。孔明卒。維繼領其衆。鍾會兵至劍閣。維力禦。會不能克。後主降魏。維得後主。救始降。(二三)隴右。今甘肅隴山以西之地。(二四)九伐。周禮以九伐之法。定邦國。(二五)方內。四方之內。(二六)段谷。地名。在甘肅。鄧艾敗姜維於段谷。(二七)侯和。地名。在今甘肅臨漳縣。姜維被鄧艾戰敗於此。(二八)子來。詩。經始勿亟。庶民子來。(二九)史記。秦惠文君八年。張儀伐蜀滅之。(三〇)西漢末。公孫述據蜀中。光武討平之。(三一)微子。紂之庶兄。諫紂不聽。遂去之。周公誅武庚。命微子代殷後。國於宋。(三二)陳平。懼項王誅。遂至脩武降漢。拜平為都尉。(三三)孫壹。權之孫。為江東太守。後奔魏。為車騎將軍。封吳侯。(三四)文欽。唐咨。文欽與母丘儉反。為諸葛誕所殺。欽二子。鴛耳。踰城出降。馬司昭表為將軍。皆賜關內侯。諸葛誕既誅。唐咨降。拜安遠將軍。(三五)呂氏春秋。桀為無道。湯立為天子。夏民大闕。農不去疇。商不變肆。

孫楚為石苞與孫皓書

苞白。蓋聞見幾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曆數將終。桓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荼炭之艱。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克甯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

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
襲。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
胡。馮陵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海。交疇貨
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自以爲控弦十萬。奔走足用。信能右折
燕齊。左振扶桑。陵轢沙漠。南面稱王也。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
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然後遠迹疆場。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咸
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自茲遂隆。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
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
時擾攘。播潛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依邱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
汗無涯。假氣游魂。迄于四紀。二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
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
厲秋霜。廟勝之算。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幾。長
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稜威奮伐。采入其阻。并敵一向。奪
其膽氣。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曜兵劍閣。而姜維面縛。開地五千。列郡三
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號
滅虞亡。韓弁魏徒。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又南中呂興。深覩天命。蟬
蛻內向。願爲臣妾。外失輔車。唇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

冀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卻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儁三三三又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強。六軍精練。思復翰飛三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修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三五木盡。濬決河洛。則百川通流。樓船萬艘。千里相望。自剡木三六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三六者。以為愛民治國。道家所尚。崇城自卑。文王退舍三九。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蹙然四〇改容。祇承往告。追慕南越。嬰齊入侍四一。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為藩輔。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揚兗豫。爭驅入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檄燭日。旌旗流星。遊龍曜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日。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勉思良圖。惟所去就。石苞白。

【註音】(告)音谷(馮)音憑(采)音彌(儁)子峻切

【釋義】(一)楚成王圍許。許僖公銜壁見楚王。王釋之。楚莊王圍鄭。鄭伯牽羊肉袒以迎。(二)晉公子重耳

出亡至曹。曹薄之。重耳返國後伐曹。齊桓公出亡過譚。譚不禮。桓公即位後滅譚。(三)炎精。指漢。因漢以火德王。

(四)後漢桓帝靈帝。(五)太祖指曹操。(六)九鼎禹所鑄。三代傳為國寶。(七)四隩四方也。(八)公孫淵據遼東。魏明帝時拜為揚烈將軍。遼東太守。後與孫權通。魏乃遣司馬懿征之。(九)南國指吳。(一〇)葛越南方布正。(一一)扶桑即今之日本。(一二)今遼寧省遼陽縣。(一三)八方與中央謂之九野。(一四)魏明帝青龍四年。肅慎氏獻楛矢。見〔魏志〕。(一五)吳之始祖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儼。(一六)江表即江南也。(一七)巴郡岷山均屬四川。(一八)積石山名。在四川。(一九)二邦指蜀與吳。(二〇)晉王司馬昭也。封晉王。(二一)采深也。(二二)江介地名。即江油。(二三)成都。今四川省城。(二四)劍閣。在四川劍閣縣北。(二五)梁益蜀之二州名。(二六)球琳皆玉名。(二七)重錦熟細佳美之錦。(二八)晉獻公假道於虞以伐虢。虢亡。遂滅虞。(二九)韓魏相連。秦滅韓後即滅魏。(三〇)呂興為吳交趾郡吏。殺交趾郡太守。反。遣使至魏請太守及軍。(三一)輔車謂頰輔及方車也。〔左傳〕輔車相依。(三二)〔史記〕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三三)儻同俊。(三四)翰飛高飛也。(三五)太行山在山西。(三六)〔易〕剡木為舟。(三七)聖人舉兵為天下除害。一舉而畢。役不再興。(三八)電霆謂注意遠方也。(三九)文王伐崇。三旬不降。乃退修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四〇)蹙然興起貌。(四一)漢武帝時南越王遣嬰齊入侍。(四二)石苞為征東大將軍。(四三)秣陵吳都。今江蘇之江寧縣。(四四)遊龍指馬也。(四五)求賞如渴之士。(四六)俞附古名醫。(四七)扁鵲亦古名醫。

傅亮為宋公修張良廟教

綱紀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微管之歎撫事彌深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鄰殆庶風雲元感蔚為帝師夷項定漢大拯橫流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若乃神交圯上道契商洛顯默之際窅然難究淵流浩瀆莫測其端矣塗次舊沛佇駕留城靈廟荒頓遺象陳味撫迹懷人永歎實深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原者亦流連於隨會擬之若人亦足以云可改構棟宇修飾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主者施行

〔註音〕(圯)音詒(窅)音查

〔釋義〕(一)宋公東晉末劉裕封宋公後封宋王受禪即位是為宋武帝。(二)義熙十三年高祖北伐軍次

詔令之屬 傅亮為宋公修張良廟教

留城。今修張良廟。(三)綱紀。主簿也。(四)泯。滅也。(五)〔論語〕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六)張良字子房。(七)黃中。〔易〕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八)夷。平也。項。指項羽。(九)伊尹和太公望也。(一〇)〔論語〕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一一)圯上。橋上也。圯上老人授張良一書。曰。讀是可以為王者師。(一二)商洛。商山四皓也。秦時。四皓避居商洛山中。張良教太子厚禮迎之。(一三)窅然。深遠貌。(一四)浩瀼。水大貌。(一五)今江蘇沛縣。漢高祖之故鄉。(一六)留城。漢縣。在今沛縣東南。張良封留侯治此。(一七)大梁。地名。(一八)夷門。東門也。魏隱士侯嬴為大梁夷門監者。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者。(一九)九原。晉卿大夫之墓在九原。後世因謂墓地為九原。按九原。或謂在山西絳縣北。或謂在山西和順縣西北。(二〇)丹青。謂畫也。畫有着色。故名丹青。

宋文帝誠江夏王荊州刺史義恭書

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衛青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己舉事。深宜鑒此。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祇順之理。爾時天下安危。決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略所諳究。計當不須改作。日求新異。凡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為難。至訊日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己。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為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為非也。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聲樂嬉遊。不宜令過。蒲酒漁獵。一切勿為。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

器。不宜與長。又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復何由知衆事也。

〔註音〕〔蒲〕薄胡切

〔釋義〕〔一〕義恭。武帝第五子。文帝弟。〔二〕守成。言守已成之業。〔三〕隆替。猶興衰也。〔四〕滯。凝聚也。〔五〕此二句謂非本意所願。往往隨物而改變也。物。事也。〔六〕衛青。漢平陽人。武帝使爲大將軍。伐匈奴。〔七〕西門豹。性急。佩韋自緩。見〔韓非子〕。〔八〕安于。性緩。佩絃自急。見〔韓非子〕。〔九〕〔蜀志〕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一〇〕司徒。指彭城王義康也。〔一一〕爾時。謂異日也。〔一二〕荊州本西楚地。〔一三〕謂虛心處事。務求詳博也。〔一四〕昵。通暱。親近也。〔一五〕蒲。謂賭博也。

陸贄擬奉天改元大赦制

門下。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守不構。君臨萬方。失守宗祧^{*二}。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厥初。以示天下。惟我烈祖。邁德^三庇人。致俗化於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一二百年。伊爾卿尹。庶官^{*四}。泊億兆之衆。代受亭育。以迄於今。功存於人。澤垂於後。肆予小子。獲纘鴻業。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行騷然。行齋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乏主。室家靡依。生死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五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疲甿空於杼軸^六。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邱墟。

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會莫愧畏。敢行陵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於祖宗。下負於黎庶。痛心覩^八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深谷。賴天地降祐。神人叶^九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屏逐大盜。載張皇維。將弘永圖。必布新令。朕晨興夕惕。惟念前非。乃者公卿百寮。累抗章疏。猥以徽號。加於朕躬。固辭不獲。俯遂輿議。昨因內省。良用矍然。體陰陽不測之謂神。與天地合德之謂聖。顧惟淺昧。非所宜當。文者所以成化。武者所以定亂。今化之不被。亂是用興。豈可更徇羣情。苟膺虛美。重余不德。祇益懷慙。自今以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號。夫人情不常。繫於時化。天道既隱。亂獄滋豐。朕既不能宏德導人。又不能一法齊衆。苟設密網。以羅非辜。爲之父^三母。實增愧悼。今上元統歷獻歲發生。宜革紀年之號。式敷在宥之澤。與人更始。以答天休。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爲興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以前。大辟罪以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有以忠勞任膺將相。有以勳舊繼守藩維。朕撫馭乖方。信誠靡著。致令疑懼。不自保安。兵興累年。海內騷擾。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屈己宏物。予何愛焉。庶懷引慝之誠。以洽好生之德。其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及所管將士官吏等。一切並與洗滌。各復爵位。待之如初。仍卽

遣使分道宣諭。朱滔雖與賊泚連坐。路遠未必同謀。朕方推以至誠。務欲宏貸^{一四}。如能效順。亦與惟新。其河南北諸軍兵馬。並宜各於本道自固封疆。勿相侵軼。朱泚^{一五}大爲不道。棄義蔑恩。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應被朱泚脅從將士官吏百姓及諸色人等。有遭其扇誘。有迫以兇威。苟能自新。理可矜宥。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能去逆效順及散歸本道者。並從赦例原免。一切不問。天下左降官卽與量移^{一六}近處。已量移者更與量移。流人配隸及藩鎮效力。並緣罪犯與諸使驅使官兼別敕諸州縣安置。及得罪人家口未得歸者。一切放還。應先有痕累禁錮及反逆緣坐。承前恩赦所不該者。並宜洗雪。亡官失爵放歸勿齒者。量加收斂。人之行業。或未必兼。構大廈者方集於羣材。建奇功者不限於常檢。苟在適用。則無棄人。況黜免之人。沈鬱既久。朝過夕改。仁何遠哉。流移降黜亡官失爵配隸人等。有材能著聞者。特加錄用。勿拘常例。諸軍使諸道赴奉天^{一七}及進收京城將士等。或百戰摧敵。或萬里勤王。扞固全城。驅除大憝^{一八}。濟危難者。其節著。復社稷者。其業崇。我圖爾功。符加彝典。錫名疇賦。永永無窮。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身有過犯。遞減罪二等。子孫有過犯。遞減罪一二等。當戶應有差科使役一切蠲免^{一九}。其功臣已後。雖衰老疾患。不任軍旅。當分糧賜。並宜全給。身死之後。十年內仍回給家口。其有食

實封者。子孫相繼。代代無絕。其餘敘錄。及功賞條件。待收京日。並準去年十月十七日十一月十四日敕處分。諸道諸軍將士等。久勤扞禦。累著功勳。方鎮克寧。惟爾之力。其應在行營者。並超三資與官。仍賜勳五轉。不離鎮者。依資與官。賜勳三轉。其累加勳爵。仍許回授周親。內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各加一階。仍並賜勳兩轉。見危致命。先哲攸貴。掩骼^{*二二*}葬^{*三*}禮典所先。雖效用而或殊。在惻隱而何聞。諸道將士有死王事者。各委所在州縣給遞送歸本管。官為葬祭。其有因戰陣殺戮及擒獲伏辜暴骨原野者。亦委所在逐近便收葬。應緣流貶及犯罪未葬者。並許其家各據本官品以禮收葬。自頃軍旅所給。賦役繁興。吏因為姦。人不堪命。咨嗟怨苦。道路無聊。^{*二三*}汙可小康。與之休息。其墊陌及稅閒架竹木茶漆權鐵等諸色名目。悉宜停罷。京畿之內。屬此寇戎。攻劫焚燒。靡有寧室。王師仰給。人以重勞。特宜減放今年夏稅之半。朕以兇醜犯闕。遽用於征。爰度近郊。息駕茲邑。軍儲克辦。師旅攸寧。式當褰旌。以志吾過。其奉天宜升為赤縣。百姓並給復五年。尚德者教化之所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永言茲道。夢想勞懷。而澆薄之風。趨競不息。幽樓之士。寂寞無聞。蓋誠所未孚。故求之未至。天下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遠。晦迹邱園。不求聞達者。委所在長吏。具姓名聞奏。當備禮邀致。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及博通

墳典^{二五}達於教化。并洞識韜鈴^{二六}堪任將帥者。委常參官及所在長吏聞薦。天

下孤老鰥寡。渾獨不能自活者。並委州縣長吏量事優恤。其有年九十以

上者。刺史縣令就門存問。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終身勿事。大兵

之後。內外耗竭。貶食省用。宜自朕躬。當節乘輿之服御。絕宮室之華飾。率

己師儉。為天下先。諸道貢獻。自非供宗廟軍國之用。一切並停。應內外官

有冗員。及百司有不急之費。委中書門下即商量條件停減。聞奏。布澤行

賞。仰惟舊章。今以餘孽未平。帑藏空竭。有乖慶賜。深愧於懷。赦書有所未

該者。委所司類例條件聞奏。敢以赦前事相言告者。以其罪罪之。亡命山

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注音〕

〔禘〕音挑〔洎〕音忌〔覲〕他典切〔惕〕他歷切〔嬰〕菊縛切〔蠲〕音捐〔蕤〕模諸切〔齒〕集義切〔

汔〕音迄

〔釋義〕

〔一〕丕。大也。〔二〕宗禘。宗廟也。〔三〕邁。通勸。勇往力行之意。〔四〕洎。潤也。〔五〕田休不耕者謂之萊。

〔六〕杼軸。織具。〔七〕釁。隙也。〔八〕覲。覲貌。〔九〕叶。古文協字。〔一〇〕惕。懼也。〔一一〕嬰。然。左右驚顧也。〔一二〕今上。指唐

德宗。〔一三〕大辟。殺頭之罪。〔一四〕貸。寬恕也。〔一五〕朱泚。唐代宗時盧龍部將。殺節度使朱希彩。德宗時。涇原節度使

姚令言過京師作亂。泚為太尉在長安。亂兵舉之為主。稱帝國號大秦。圍德宗於奉天。李晟復京師。泚走出。為其

將所殺。〔一六〕唐時人臣得罪。貶流遠方。遇赦改近地安置。謂之量移。〔一七〕奉天。今遼寧省。〔一八〕愍。凶惡也。〔一九〕蠲

免。免除也。〔二〇〕遷職曰轉。〔二一〕蕤。同埋。〔二二〕腐肉曰齒。〔二三〕汔。幾也。〔二四〕孚。信也。〔二五〕三墳五典之書。〔二六〕韜鈴

言古兵法之書。有六韜及玉鈴篇。故軍略曰韜鈴。

陸贄擬議減鹽價詔

三代立制。山澤不禁。天地材利。與人共之。王道寢微。強霸爭鶩^{二一}。於是設祈

望^三之守。與^{*四}權管之法。以佐兵賦。以寬地征。公私之間。猶謂兼澤^五。歷代遵用。遂為典常。自頃寇難荐興。已三十載。服干櫓者農耕盡廢。居里閭者^{*六}杼軸^七其空。革車^八方殷。軍食屢調。人多轉徙。田畝汗萊。乃專煮海^九之利。以為瞻國之術。度其所入。歲倍田租。近者軍費日增。權價日重。至有以穀一斗。易鹽一升。本末相踰。科條益峻。念彼貧匱。何能自滋^二。五味失和。百疾生害。以茲天燹。實為痛傷。嗚呼。朕不承列聖之緒。遐覽前王之典。既不克靜事以息用。又不獲弛禁^三以便人。征利滋深。疲氓致困。予則不恤。其誰省憂^{一三}。應江淮并峽內權鹽。宜令中書門下及度支^{一四}商議裁減估價兼釐革^{一五}利害。速具條件聞奏。削去苛刻。止塞姦訛。務於利人。必稱朕意。

【註音】(驚)音務(權)音覺(杼)音苧

【釋義】(一)寢微。衰微也。(二)驚。奔馳也。(三)祈望。古官名。掌魚鹽。(左傳)海之鹽蜃。祈望守之。(四)權。征稅也。(五)兼澤。兩利也。(六)干櫓。禮記註。小楯大楯也。(七)杼軸。織具。又作杼軸。杼持緯。軸受經。(八)革車。戎車也。(九)煮海。煮海水為鹽也。(一〇)科條。謂法規律例也。(一一)滋。生活也。(一二)弛禁。寬禁也。(一三)省憂。省問疾苦也。(一四)度支。官名。掌全國財政。(一五)釐。理也。釐革者。謂治理及改革也。

韓愈進士策問十三首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於庶人。龜筮考其從違。以審吉凶。則是聖人之舉事與為。無不與人共之者也。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如是

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一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諒非深考古訓讀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辨之。此固吾子之所宜無讓者。願承教焉。

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尙忠。殷之政尙敬。而周之政尙文。是三者相循環終始。若五行之與四時焉。原其所以爲心。皆非故立殊而求異也。各適於時。救其弊而已矣。夏殷之書。存者可見矣。至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尙若不相遠然。焉所謂二者之異云乎。抑其道深微不可究與。將其詞隱而難知也。不然。則是說爲謬矣。周之後。秦漢蜀吳魏晉之興與霸。亦有尙乎無也。觀其所爲。其亦有意云爾。循環之說安在。吾子其無所隱焉。

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國之風而宋魯獨稱頌焉。秦穆之德不踰於二霸。宋魯之君不賢乎齊晉。其位等。其德同。升黜取捨。如是之相遠。亦將有由乎。願聞所以辨之之說。

問夫子既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始侵而亂之。其時天下咸化而從焉。孟子辭而闢之。則既廓如也。今其書尙有存者。其道可推而知不可乎。其所守者何事。其不合於道者幾何。孟子之所以辭而闢之者何說。今之學者。有學於彼者乎。有近於彼者乎。其已無傳乎。其無乃化而不自知

乎。其無傳也。則善矣。如其尚在。將何以救之乎。諸生學聖人之道。必有能言是者。其無所爲讓。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己乎。當周之衰。管夷吾以其君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戎狄以微。京師以尊。四海之內。無不受其賜者。天下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誰與爲敵。此豈非便於人而得於己乎。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國以強。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爲秦。使天下爲秦者。商君也。而後代之稱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責其實歟。願與諸生論之。無惑於舊說。

問夫子之言。蓋各言爾志。又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今之舉者。不本於鄉。不序於庠。一朝而羣至乎有司。有司之不之知也。宜矣。今將自州縣始。請各誦所懷。聊以觀諸生之志。死者可作。其誰與歸。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敢問諸生之所事而友者爲誰乎。所謂賢而仁者其事如何哉。言及之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爲也。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於傳者。無國無賢人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有無其人而闕其官者。春秋之後。其書尤詳。以至於吳蜀魏下及晉氏之亂。國分如錙銖。讀其書亦皆有人焉。今天下九州四海。其爲土地大矣。國家之舉士。內有明經進士。外有方維大臣之薦。其餘以門

地勳力進者。又有倍於是。其爲門戶多矣。而自御史臺尙書省。以至於中書門下省。咸不足其官。豈今之人不及於古之人邪。何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邱者焉。誠得忠信如聖人者。而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有不可乎。況於百執事之微者哉。古之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於朝。其亦有說乎。

問。夫子曰。潔淨精微。易教也。今習其書。不識四者之所謂。盍舉其義而陳其數焉。

問。易之說曰。乾健也。今考乾之爻。在初者曰潛龍勿用。在三者曰夕惕若厲无咎。在四者亦曰无咎。在上曰有悔。卦六位。一勿用。二苟得无咎。一有悔。安在其爲健乎。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之四位。旣不爲易矣。坤之爻。又曰。龍戰于野。戰之於事。其足爲簡乎。易六經也。學者之所宜用心。願施其詞。陳其義焉。

問。人之仰而生者。穀帛。穀帛豐無飢寒之患。然後可以行之於仁義之途。措之於安平之地。此愚智所同識也。今天下穀愈多而帛愈賤。人愈困者。何也。耕者不多而穀有餘。蠶者不多而帛有餘。有餘宜足而反不足。此其故又何也。將以救之。其說如何。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爲而理者。其舜也歟。書之說堯。

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協和萬邦。又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懷山襄陵。下人其咨。夫親九族。平百姓。和萬邦。則天道授人時。愁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於舜則曰慎五典。又曰敘百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五載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封山濬川。恤五刑。典三禮。彰施五色。出納五言。嗚呼。其何勤且煩如是。而其言曰無爲而理者何也。將亦有深辭隱義不可曉邪。抑其年代已遠。失其傳邪。二三子其辨焉。

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德者也。由漢氏已來。師道日微。然猶時有授經傳業者。及於今則無聞矣。德行若顏回。言語若子貢。政事若子路。文學若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此。雖孔子亦有師。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是也。今之人不及孔子顏回遠矣。而且無師。然其不聞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

問食粟衣帛服仁行義以俟死者。一帝三王之所守。聖人未之有改焉者也。今之說者有神仙不死之道。不食粟。不衣帛。薄仁義。以爲不足爲。是誠何道邪。聖人之於人。猶父母之於子。有其道而不以教之。不仁。其道雖有而未之知。不智。仁與智且不能。又烏足爲聖人乎。不然。則說神仙者妄矣。

〔註音〕(廊)苦郭切(錯)側持切(埃)音俟

〔釋義〕(一)戾悖矛盾也。(二)黜抑也。(三)見卷一孟子好辯章。(四)廓肅清也。(五)見前。(六)見前註。(七)

見卷十蜀漢後主策丞相諸葛亮詔註八。(八)錯銖喻輕微也。(九)明經謂明於經術也。漢始以明經射策取人。

唐制六科取士。一秀才。二明經。三進士。四明法。五書。六算。當時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以經義取者謂之明經。

(一〇)見卷八易乾文言。(一一)理治也。(一二)見(尚書堯典)。(一三)則法也。(一四)見(尚書舜典)。(一五)五典五常也。父

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一六)揆度也。百揆者。揆度庶政之官。(一七)四門者。四方之

門。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各以方至而使主焉。故曰賓。(一八)七政。日月五星也。(一九)類祭名。(二〇)禮精意以享

之謂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二一)望望而祭之也。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二二)編周編也。羣神謂邱

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二三)時謂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二四)律謂十二律。(二五)〔孟子〕天子適諸

侯曰巡狩。(二六)十二州。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幽并營也。(二七)封山。每州封一山以爲一州之鎮。(二八)濬川。濬導

十二州之川也。(二九)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也。(三〇)典主也。二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也。(三一)顏

回子貢子路子游。皆孔子賢弟子。已見前註。(三二)見卷二師說注。(三三)埃古俟字待也。

韓愈祭鱷魚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烈山澤。罔繩獨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尙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

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麀。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似一三似一四眈眈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而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一五之一六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註音〕（鱷）音諤（罔）同網（獨）音獨（睥）音早（麀）音章（似）音心（上聲）（眈）音顯

〔釋義〕（一）唐潮州潮陽郡。屬嶺南東道。今廣東潮安縣。（二）軍府之屬官。唐制。節度使。觀察使。團練使。皆有衙推。刺史領使。亦置衙推。（三）在廣東潮安縣城東北。又名鱷谿。即韓江也。（四）爬蟲中之體大而猛惡者。長者至丈餘。口鉅齒銳。皮韌。背有鱗甲。甚堅硬。四足。趾有蹼。產於熱帶之河中。常潛伏水邊。攫食動物。（五）焚也。（六）刺取鼈蜃也。（七）即庾嶺南海。（八）潛伏也。（九）言夏禹治水。足跡之所至也。（一〇）今江蘇安徽浙江福建等地。（一一）張目貌。（一二）似鹿而小。無角。毛褐色。（一三）恐懼貌。（一四）小視貌。（一五）海獸名。種類甚多。居海洋中。大者長六七十丈。頭扁平闊大。外形如魚。實獸類也。雄者曰鯨。雌者曰鯢。（一六）鳥類之最大者。

歐陽修擬制九篇

任守信可遙郡刺史依舊郵延路駐泊兵馬鈐轄制

敕。國家自靈夏不賓。邊隅多警。議者率以謂用兵之道。任將宜專。恩信不久。則無以得士心。山川不習。則不可圖勝算。頃自兵宿於野。久而無功。此殆將帥數易之過也。苟其能者。無遽奪焉。以具官任守信。選以敏材。臨於戎事。肅軍捍寇。宣力有聞。遽以飛章。自言滿歲。顧久親於矢石。豈不念於勤勞。然而士卒之樂。既汝安。夷狄之情。惟汝熟。雖欲代汝。實難其人。所宜旌以郡章。仍臨舊部。體茲委寄。服我茂恩。可。

杜錢*可衛尉寺丞制

敕。朕撫有萬國。而官羣材。不敢專用。獨見之明。而外詔庶寮。各舉其善。具官杜錢。舉者言爾材堪親民。是用升汝司衛之丞。而將用汝臨人於治。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蓋夫善爲政者。能使其民愛之如此。汝能以此親我民乎。往膺進秩之榮。無爲舉者之累。可。

張去惑可祕書丞制

敕。具官張去惑。國家設官之法。患乎巧僞干譽者之難止。故考績之格。三載而一例遷。所以使沈實守正之人。得以自進。及其弊也。庸人希累日之賞。而賢者不能自別。故又增舊法。稍欲因舉類而求能者焉。推爾之材。世所稱美。夫累日而遷。非爾志。干譽而進。不可爲。惟思厥中。務廣其業。可。

郭固可寧州軍事推官制

敕具官郭固。自邊陲用兵。而天下游談之士。趨時蹈利者。吾非不知其濫。而未始怠焉者。冀必有得於其間。惟爾之能。乃其素學。夫學有實者。詰之不窮。而推之可用。嘉汝施設。精而有條。慮變適宜。將觀汝用。可。

李仲昌可大理寺丞簽署渭州判官公事制

敕具官李仲昌。羣材之在下者。思達其上。難矣。而在上者。思得可用之材。豈爲易哉。朕頃自擇能臣。使舉其類。而洙以爾充薦。今琦又以爲言。琦洙皆能體吾勞於擇士之心者。舉爾不應不慎。需然推寵。吾所不疑。爾尙勉哉。以稱茲舉。可。

郭子儀孫元亨可永興軍助教制

敕郭元亨。繼絕世。褒有功。非惟推恩以及遠。所以勸天下之爲臣者焉。況爾先王名載舊史。勳德之厚。宜其流澤於無窮。而其後裔不可以廢。往服新命。以榮厥家。可。

李景圭可大理評事制

敕具官李景圭。九州四海。風俗不同。而王者之化無不及。吾於遠者。尤加意焉。夫吏非敏於其事。則不能通俗習而順其宜。政一失焉。下則重困。邈茲南海。爾泄吾民。今會課上聞。增爾榮秩。克勤厥職。以副予懷。可。

孫復可大理評事制

敕具官孫復。昔聖人之作春秋也。患乎空文之不足爲。故著之於行事。以爲萬世之法。然學而執其經者。豈可徒誦其言哉。惟爾復行足以爲人師。學足以明人性。不徒誦其說。而必欲施於事。吾將見吾國子蔚然而有成。宜有嘉褒。以爲學者之寵。可。

孫礪李國慶並可殿中丞制

敕具官孫礪等。六經皆載治民之術。而法者爲吏之資也。汝等學之。用以從政。經之道廣矣。擇其宜於民者。法之文密矣。取其平而不害者。足以蒞爾官。而成厥績焉。膺茲敘遷。勉用爾學。可。

〔註音〕(錢)音七

〔釋義〕(一)遙郡。佐貳官也。(二)鄜延。二州名。陝西舊鄜州及延安府地。(三)鈐轄。宋官名。其初所轄一州。或一路二路。其後逐路置一員。(四)靈夏。宋二州名。即今甘肅靈武縣及橫山縣地。(五)邊隅。邊境也。(六)具官。唐宋時官爵履歷之稱。(七)捍。拒也。(八)飛章。上奏章也。(九)衛尉。宋時寄祿之官。(一〇)豈弟。通愷悌。和樂也。(一一)膺。受也。(一二)干譽。謂求令譽者也。(一三)沈實。深沉不虛也。(一四)舉類。薦舉善類也。(一五)寧州。今雲南曲靖縣。(一六)邊陲。國之邊境也。(一七)游談。游說也。(一八)素學。平素修養之學。(一九)詰問也。(二〇)渭州。即今甘肅平涼縣。(二一)洙。即尹洙。字師魯。河南人。(二二)琦。即韓琦。字稚圭。安陽人。宋相。封魏國公。(二三)永興。宋縣。今屬湖南。(二四)先王。指其祖郭子儀。平安祿山之亂有功。封汾陽郡王。(二五)涖。臨也。(二六)蔚然。盛貌。(二七)六經。詩、書、易、禮、樂、春秋也。

會鞏擬制四篇

賈昌衡知鄧州制

敕。記舊俗者。稱南陽之民。夸奢上氣力。難制御。今其餘習殆尙有存者。故

有邦之任。朕不輕以屬人。具官某。中外踐更。令聞惟舊。茲用考擇。往分彼土。蓋穰^三洧^四之間。雖俗雜難治。然教民敦本。興於好善。召信^五臣杜詩^六之遺迹。在焉。使農桑勸而風俗厚。爾尙思繼於前人。其往懋^七哉。無替朕命。可。

梅福封壽春真人制

敕。某在漢之際。數以孤遠。極言天下之事。其志壯哉。而家居讀書養性。卒遺俗高蹈。世傳爲仙。今大江之西。實存廟像。禱祠輒應。能澤吾民。有司上聞。是用錫^一茲顯號。光靈不泯^二。其服朕恩。可。

王中正種諤降官制

朕大興士衆。屬爾等以伐^三羌。固將舉其巢穴。非徒卻虜收並塞之地而已。兵西出則近。而爾等東繇^三綏德^四回遠之路。以疲士馬。費芻粟。致功用不集。中正議既不審。又約有分地。當攻其左。而不能奮擊。以殲除醜類。夫軍賞。吾必信。而罰亦安得已哉。是用按爾之罪。降秩有差。其體寬恩。尙思報稱。可。

張知均州制

嶺^五之西南。柱^六爲劇部。外有溪居海聚之民^七。壤錯內屬。拊巡填守^八。詎可屬非其人。爾比選於朝。往備茲任。而內不能統齊士吏。外不能綏靖^九華夷。致茲繹騷^{二〇}。自干邦憲^{二一}。奪其美職。處爾偏州。茲惟朕恩。無忘思省。可。

〔註音〕(清)余六切(种)音蟲
〔釋義〕(一)鄧州。今河南鄧縣。(二)見漢書地理志。(三)穰。宋縣名。屬鄧州。(四)清。水名。在河南南陽縣。又稱白河。(五)召信臣。漢南陽太守。(六)杜詩。漢光武時南陽太守。(七)懋。勉也。(八)梅福。漢壽春人。爲郡文學。補南昌尉。數上書言事。及王莽篡奪。乃去職。(九)壽春。今皖壽縣。(一〇)錫。賜也。(一一)泯。滅也。(一二)宋神宗元豐五年。命王中正、种諤等伐羌。退。(一三)繇。同由。(一四)綏德。縣名。屬陝西。(一五)嶺。指五嶺。(一六)桂。州名。今屬廣西桂林縣。(一七)指島民山蠻。(一八)填守。鎮守也。(一九)綏靖。寧靜也。(二〇)繹騷。紛擾也。(二一)邦憲。謂國法也。



卷十一 奏議之屬一

書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甯。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甯。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旻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

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釋義〕 (一)所處也。言君子所處。動靜食息。皆無逸也。 (二)言小民不知稼穡艱難。乃縱逸自恣。習爲俚語。既乃放誕。無所不至也。 (三)謂訕侮其父母。如劉裕子孫。見其所遺農時服用耕具。反笑之曰。田舍翁得此。亦已過矣。 (四)嚴莊重。恭謙抑。寅欽肅畏。戒懼也。 (五)亮陰。言居喪恭默不言也。 (六)卑服。賤服也。 (七)無與毋通。皇與違通。言不違云云也。 (八)譸。誑也。張。誕也。言誑誕爲幻也。

左傳季文子諫納莒僕之辭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

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

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于八人。蒼舒。隕。鼓。檮。戡。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于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士。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緡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

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檇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日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日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于戾乎

〔釋義〕 (一) 莒國名在今山東莒縣 (二) 季文子魯國大夫名行父文諡也 (三) 臧文仲名孫辰魯大夫文仲諡也 (四) 鷹鷂鷲鳥也 (五) 則法則也 (六) 食猶養也 (七) 主藏之名以匿賊之名 (八) 賴蠡之用言用蠡之器 (九) 常常刑也 (一〇) 九刑誓命下有九刑今亡佚 (一一) 北域也 (一二) 度居也 (一三) 高陽顓頊之號也 (一四) 愷和也 (一五) 高辛即帝嚳號 (一六) 元善也 (一七) 后土即地官 (一八) 揆度也 (一九) 內指諸夏外指夷狄 (二〇) 帝鳩氏即黃帝 (二一) 頑嚚頑謂心不則德義之經嚚謂口不道忠信之言 (二二) 比周〔論語〕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比阿黨也 (二三) 渾敦不開通貌杜預曰謂驩兜也 (二四) 少皞古帝之號名摯 (二五) 靖安也庸猶用回邪也謂安於讒譖而信用邪慝也 (二六) 服行也蒐隱也慝惡也 (二七) 窮奇其行窮而好奇杜預注謂共工也 (二八) 檇杌凶頑無儻匹貌杜預注謂鯀也 (二九) 緡雲氏官名黃帝以雲紀官夏官爲緡雲氏 (三〇) 冒貪也 (三一) 盈厭滿足也 (三二) 紀極猶終極也 (三三) 饕餮貪財爲饕貪食爲餮 (三四) 賓于四門言賓禮終賢於四門也 (三五) 魑山神獸形魅老精物也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者 (三六) 徽美也 (三七) 五典五常也 (三八) 百揆總持國政者

左傳魏降諫伐戎之辭

無終子嘉父使子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

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于戎而

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
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
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
因熊髡。龍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
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
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
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
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
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
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
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
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麇牡。武不可重。用不
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
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
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
諸侯威懼。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
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

〔釋義〕 (一)無終。即山戎國名。在今京兆之昌平。 (二)嘉父。無終國君名。 (三)孟樂。無終國臣也。 (四)莊爲魏絳之諡。 (五)有窮。國名。后君也。羿。有窮之君號。 (六)鉅。羿初居地。在今河南滑縣。 (七)窮石。〔晉地記〕河南有窮谷。羿所遷也。按窮谷即窮石。 (八)代。夏太康淫放失政。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卒。羿逐其子相而自立。 (九)〔論語〕羿善射。 (一〇)武羅。伯因。熊髡。兪圍。四人。均羿之賢臣。 (一一)寒浞。人名。后羿嬖臣也。寒國。在今山東濰縣。 (一二)伯明氏。寒君。 (一三)后寒。君也。言爲寒國君長。 (一四)夷羿。夷羿之氏也。 (一五)虞樂也。 (一六)悛。改也。 (一七)以食其子。羿之家衆。爲浞殺羿。而烹煮之。以羿之肉。食羿之子。 (一八)窮門。窮國之門也。 (一九)靡。夏之遺臣。有鬲。國名。故城在今山東德縣北。 (二〇)斟灌。斟尋。二國名。今山東壽光縣東南有灌亭。濰縣東南有斟亭。即其地也。爲夏同姓。后相奔依之。 (二一)過。戈。二國名。過在今山東掖縣。戈在宋鄭之間。 (二二)燼。謂遺民也。 (二三)少康。夏后相子。 (二四)后杼。少康之子。 (二五)辛甲。武王臣。 (二六)闕。過也。 (二七)虞人。掌田獵之官。 (二八)芒芒。遠貌。 (二九)經。經營也。啟。開也。 (三〇)言人民有寢以安其生。有廟以祀其死。 (三一)茂草。言禽獸之屬。有茂草以棲其形也。 (三二)攸。所也。 (三三)冒。貪貌。 (三四)恤。憂貌。 (三五)恢。大也。此謂羿雖得有夏。不能恢大之也。 (三六)獸臣。虞人。 (三七)晉侯。指悼公。 (三八)荐。聚也。 (三九)易。猶輕也。 (四〇)聳。懼貌。 (四一)頓。壞也。 (四二)田以時。謂田獵不奪農時也。

左傳遠啓疆諫恥晉之辭

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闔。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

遠啓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類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

備以敗於鄢一五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讐。備之若何。誰其重此一六。若有其人。恥之可也一八。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麋至一九。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二〇。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二五。皆成縣也二六。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三二。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

【註音】(遠)音薦(珪)古圭字

【釋義】(一)上卿上大夫。即韓起。如楚送女。羊舌肸為介。(二)為闔。則足而使守門也。(三)司宮。謂加以宮刑也。

(四)遠啓疆。楚之大夫。(五)享。獻也。類。聘問相見也。謂當享見時。臣為君使。執璋。璋。圭也。(六)述職。孟子

諸侯朝天子曰述職。(七)又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即巡功也。(八)聘射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

禮成。非強有力者。不能行也。故設几而不倚。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敗人餒而不敢食。故爵盈而不飲。(九)宴賓

之主國。當宴享時。以貨財贈使臣。車馬衣服。視客所無者與之。(一〇)殮。熟食也。倍。加也。加鼎。所以示厚遇也。(一一)

賓至迎勞之於郊。(一二)去則贈之以貨財。(一三)魯僖公二十八年。晉敗楚師於城濮。(一四)郊。在今河南鄭縣境。楚

敗晉師於此。時魯宣公十二年也。(一五)鄢。楚地名。在今湖北宜城縣境。時魯成公十六年。(一六)備之若何。猶言何

以為備。(一七)重。言結怨之重也。(一八)謂有賢人以敵晉。則可恥之。(一九)麋至。羣來也。(二〇)晉平公親去至於邢丘。

(三)韓襄。韓起兄弟。(三)韓須。起子。(三)箕襄。邢帶。二人韓族。(四)叔禽。叔椒子羽。皆起庶子。(五)七邑。韓襄等七人。人各食一邑。(六)成縣。賦百乘也。(七)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八)叔向。食采於楊。故曰楊。姓。(九)五卿。趙成以下五人。(十)八大夫。祁午以下八人。(十一)楊石。叔向子。食我也。(十二)十家。言韓氏七。羊舌氏四。共十一。此則舉其大數也。(十三)九縣。韓氏七邑。合羊舌氏四家二縣。共九縣。(十四)長轂。戎車也。(十五)遺守。即留守其國。(十六)伯華。叔向兄。(十七)中行伯。指中行吳。

李斯諫逐客書

李斯爲秦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漑渠。已而覺。秦王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疎士而不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

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馬馱騃。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綳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致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者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皇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取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

【註音】(蹇)起偃切(阿)音烏(鼉)音駝(馱)音快(騃)音提(廄)居又切(璣)音幾(珥)音一(窈)音杏

〔寤〕徒了切〔缶〕音否〔髀〕音陞〔齋〕音咨

〔釋義〕（一）韓欲使秦無東伐。命水工鄭國為間於秦。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為渠三百餘里。中作而覺。欲殺之。國曰。渠成。秦利也。韓不過延數年之命耳。卒使竟功。關中遂成沃野。（二）名任好。春秋五霸之一。（三）本晉人。亡入戎。戎王聞秦繆公賢。使由余入秦以觀之。繆公與之語。以為賢。因留不遣。遺戎五女樂以間之。後由余降秦。為秦謀伐戎之策。（四）本虞人。虞亡。適秦。繆公將以為勝。奚恥之。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其賢。以五段羊皮贖之。授以國政。相秦七年而霸。人號奚為五段大夫。（五）秦置宛縣。今河南南陽縣。（六）岐州人。嘗遊宋。（七）今自河南歸德以東。至江蘇徐州境。周封微子於此。（八）不鄭之子。鄭見殺。豹奔秦。（九）字子桑。為秦大夫。（一〇）今甘肅慶陽境。（一一）伊洛河也。（一二）在今湖北宣城縣境。（一三）今河南南汜水縣。（一四）即宣太后同父弟華戎也。（一五）即崑崙山。亞洲最大山脈之一。其岡出玉。（一六）楚和氏得玉璞於楚山。獻於厲王。玉人曰。石也。則其左足。復獻於武王。玉人又曰。石也。則其右足。文王即位。和抱其璞。哭於楚山下。三日夜。王乃使人理其璞而得玉焉。（一七）夜光珠也。（一八）名劍。（一九）良馬。（二〇）羽翠為鳳形而飾旗。（二一）形似鱷魚。皮可冒鼓。（二二）良馬。（二三）養馬之所。（二四）侍妾。（二五）宛縣所出之珠。（二六）珠不圓者。（二七）塞耳之玉。（二八）齊東阿縣之繒帛。（二九）善心曰窈。善色為窈。（三〇）盆也。（三一）瑟類。十三弦。（三二）股骨。（三三）禮樂記。鄭音好濫淫志。衛音促速煩志。（三四）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三五）虞舜之樂。（三六）大武為周武王樂。樂必兼舞。故云象。（三七）送遺也。

賈誼陳政事疏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

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樸。獄訟衰息。大數旣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歿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尙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尙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

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一三尙王楚。黥布一四王淮南。彭越一五王梁。韓信一六王韓。張敖一七王趙。貫高一八爲相。盧綰一九王燕。陳豨二〇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急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二一之勢。以豫席二二之也。諸公幸者。迺爲中涓。其次廛二三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二四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二五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尙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二六王齊。元王二七王楚。中子二八王趙。幽王二九王淮南。共王三〇王梁。靈王三一王燕。厲王三二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急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三三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放死辜。甚者或戴黃屋三四。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園視三五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三六者。適啓其口。匕首三七已陷其胸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三八。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

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尙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四三一朝
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四四臠髀之所。非斤
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
衆臠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四六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
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
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
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四七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
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四八絳灌四九據數十城
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
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五一。欲臣子之勿
菹醢五二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
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
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五三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
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
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
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
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他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

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五四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五五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五七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瘡。一脛五八之大幾如要五九。一指六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五九搗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蹠六一整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蹠整。可爲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六二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六三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直倒懸而已。又類六四辟。且病六五。疾夫辟者。一面病。疾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

諸侯。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六六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六七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兔。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六八六九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七二縠以偏諸。美者繡繡。七三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阜綈。七九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嬖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八一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詆

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弁心而赴時。猶曰。蹙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弁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八二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尙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八三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八四奪兩廟之器。八五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固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社稷爲虛。八六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

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九二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繼抱之中。九三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宮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

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險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惠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九五徹膳之宰九六進善之旌九七誹謗之木九八鼓瞽史誦詩九九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一〇〇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一〇一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一〇二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一〇三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一〇四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一〇六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

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臯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馭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治而民氣樂。馭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氣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

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尙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臯。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撻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臯。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禮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

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剛答僞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陞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四}。二世見當以重法者^{一五}。投鼠而不忘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一六}。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縶之^{一七}。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日。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隳^{一八}諾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一九}。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

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二二三*}。坐污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污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諍^{*}之也。尙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二三四}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二五*}。盤水加劍。造請室^{二二六}而請辜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二二八}。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二二七}。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熹^{*}。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二三〇}。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註音】(厝)雌郝切音錯(舛)音喘(衡)同橫(搶)仕庚切(攘)泥庚切(孰)同熟(藪)音衛(劉)古頂切

(盧)同僅(真)同德(七)讀無(圖)音還(七)音比(頓)讀若鈍(隴)音寬(脾)音陞(瘡)止雍切(脛)胡定切
 要)同腰(信)讀伸(搯)嫩六切(跋)同拓(盤)同戾(縣)同懸(媧)古慢字(悔)古侮字(共)讀恭(亶)同但(辟)音壁(痲)音肥(緣)音願(內)音納(穀)音斛(統)音丸(繞)音妾(阜)音造(緹)音題(孽)俗孽字(鉏)同鋤(諱)音粹(戮)音輟(舉)音愆(剽)匹妙切(虛)同墟(朝)音潮(齊)音疵(趣)同趨(長)上聲(劇)音義(管)音奸(苴)子余切(縹)音薛(莫)癸上聲(挺)式連切(簾)音甫(簋)古委切(譟)古呼字(鶯)音毛(蕙)同喜(扞)音翰

【釋義】(一)置也。(二)錯亂也。(三)亂貌。(四)遺址在陝西長安縣東。(五)即父母兄弟妻子。(六)明也。(七)即厲王長。(八)齊悼惠王子興居為濟北王。文帝時反。(九)吳王濞時以不循法度聞。(一〇)方威也。(一一)抗舉也。劉自殺。(一二)名小白。春秋五霸之一。(一三)即韓信。(一四)淮北。在今江蘇邳縣。(一五)即英布。封九江王。以謀反被誅。(一六)字仲。昌邑人。封梁王。後有人告其謀反。夷三族。(一七)魏故地。在今山東定陶縣。(一八)韓之擊公子。封韓王。叛入匈奴。為漢所殺。(一九)韓故地。初都今禹縣。後徙太原縣。(二〇)耳之子。漢高嫗。封為趙王。(二一)趙故地。都今河北邢臺縣。(二二)趙相。恥高帝不禮其王。陰欲謀弑帝。事覺。絕吭死。(二三)豐人。封燕王。以韓信彭越見誅。懼及己。叛降匈奴。(二四)燕故地。都今河北薊縣。(二五)宛句人。以趙相國監代邊。因謀反被殺。(二六)今察哈爾蔚縣地。(二七)卿大夫支子也。(二八)藉也。言人坐臥之所籍者也。(二九)皆近侍之官。(三〇)厚也。(三一)校也。(三二)名肥。高帝子。(三三)名交。高帝弟。(三四)高帝子。名如意。(三五)名友。高帝子。始立為淮陽王。後徙趙。(三六)名建。高帝子。(三七)名長。高帝子。(三八)天子車。以黃繒為裏。曰黃屋車。(三九)馮無擇子。奏淮南厲王。誅之。(四〇)劍也。(四一)理也。(四二)古之善屠牛者。名坦。(四三)兩股間也。(四四)加也。(四五)即樊噲。(四六)即酈商。漢陳留高陽人。高祖起沛。略地至陳留。商以四千人屬之。從擊項羽。又從擊黥布。以功封曲周侯。(四七)即周勃。漢沛人。佐高祖定天下。封絳侯。(四八)即灌嬰。少以販繒為業。從高祖定天下。封穎陰侯。後與周勃平諸呂。共立文帝。以功進大尉。尋為丞相。(四九)吳芮也。(五〇)肉醬。(五一)輻輪中木之直指。倭聚也。言車輪之聚於轂也。(五二)項羽將。羽敗。降高帝。侯之潁川。帝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利幾恐。遂反。(五三)皆與淮南王謀反者。(五四)遺腹。父死後生子。植立也。(五五)天子已死。陳其裘衣而朝之。(五六)脛氣足腫也。(五七)動而痛也。(五八)戰國時之名醫。姓秦。名越人。(五九)蹠反。戾不可行。(六〇)足病。(六一)風病。(六二)偵探敵軍。(六三)即烽火臺。(六四)掌外夷交涉之官。(六五)漢燕人。文帝時宦者。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強之。因降單于。(六六)若令之織成。以為要褱袖領者。(六七)今之鑲邊。(六八)賣買之所。(六九)入廟服之。燕居不服。(七〇)今之輕紗。(七一)帛之素者。(七二)文章相錯貌。(七三)織為斧形。(七四)刺為衆文。(七五)

得其節而合宜。(六)窮也。(七)黑纒之厚者。(八)庶賤也。(九)墻居妻家者。(一〇)指高祖。(一一)惟計其利與否耳。
(一二)割取也。(一三)室無東西廂曰寢。此言陵上之寢。(一四)取也。(一五)高祖惠帝廟也。(一六)劫也。(一七)纒也。(一八)櫓也。
(一九)始生也。(二〇)約小兒於背之衣。(二一)輔也。(二二)和也。(二三)主膳之官。膳有常品。遇災變則減少之。以行其諫。
(二四)進善言者。立於旌下。(二五)立木於朝。任人書政治之缺失者。(二六)諫者鳴鼓。(二七)習樂者。(二八)經切磋後。自無媿事。(二九)敬日月之禮。(三〇)車鈴。(三一)皆詩名。此言行走與鈴聲樂詩音節相協。(三二)發人陰私也。
(三三)割鼻也。(三四)茅也。(三五)顧猶反也。(三六)側隅。(三七)刺字於面。(三八)數其年也。(三九)剔髮之刑。
(四〇)去足之刑。(四一)死罪也。(四二)宮名。秦趙高使閹樂弒二世於此。(四三)言弒之而以法定其罪也。(四四)藉也。(四五)以繩係之。(四六)隸也。(四七)以刀劃面。(四八)無志分也。(四九)起也。(五〇)純也。
(五一)言勢純在羣下。(五二)威飯器。一方一圓。(五三)問也。(五四)毛也。(五五)獄也。(五六)自殺。(五七)搏髮。(五八)九。比喻也。言聖人厲此節行。以御羣下。人皆懷德。戮力同心。國家安固。不可毀拔。若金城湯池。(五九)言權柄不須制御。

賈誼論積貯疏

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熾^一至悉^二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五。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六。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阡危者^八。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一二千里之旱。國何以相恤。

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何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齧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

【註音】(熾)音籤(陪)音鹽(穰)如羊切(卒)同猝(齧)五巧切(疑)讀曰擬(著)直略切

【釋義】(一)即管夷吾名仲齊之賢相。著書曰管子。(二)細微也。(三)盡也。(四)覆也。(五)傾塌也。(六)謂上賣其爵。下賣其子也。(七)已聞天子之耳。(八)危也。(九)疑。僭也。謂與天子相比擬。(一〇)謂有城郭常居。不隨畜牧遷移也。

賈誼請封建子弟疏

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惟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塵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惟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

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一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鄴七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八以南。捷九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惟陛下財幸。

【註音】(塵)音勤(不)同否(蝟)於貴切(蕪)音衫(鄴)千移切(捷)渠焉切(財)同哉

【釋義】(一)保衛也。(二)今江蘇淮陰縣境。(三)漢文帝分代爲兩國。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後徙

武爲淮陽王。以太原王參爲代王。(四)除去之也。(五)卽武。始爲代王。繼徙淮陽。後徙梁。(六)在今河南商邱縣

南。(七)古城在今安徽太和縣北七十里。(八)在今河南開封縣以東。南至安徽舊亳州。(九)立封界。(一〇)安靜

也。

賈誼諫封淮南四子疏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會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剡^三手以衝仇人之胸。固為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于策不便。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眾。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剡^四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註音】（剡）以冉切（剡）同專

【釋義】（一）文帝既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城陽王喜為淮南王。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故特言之。（二）詳見楚莫敖子華對威王注。（三）利也。（四）堂邑人。吳公子光謀殺王僚。伏甲於窟室而享王。使專諸置匕首於魚腹中以進。既至王前。專諸擊魚。因以匕首刺僚。僚立死。專諸亦為左右所殺。

賈誼諫放民私鑄疏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他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為巧。則不可得贏^二。而殺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

黥罪日報其勢不止。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虐。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虐。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瀆。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未民困。六矣。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

【註音】(縣)同懸(鄉)同嚮(怵)音黜

〔釋義〕(一)謂混淆駁雜也。(二)餘利。(三)言多也。(四)法定之錢。(五)作錢模。(六)恐也。(七)謹也。(八)平也。(九)餘也。

賈山至言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喻。願借秦以爲喻。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誦^{*}天下響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四。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驚馳。旌旗不撓^五。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會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六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河之上。瀕海^七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八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會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九。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台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會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二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

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乃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祝餉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失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己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

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強。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二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疲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二五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鐘簠。二七飾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為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諡。二九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纍世廣德。以為為子孫基業。無過一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諡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三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

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經。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廩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餘萬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中。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

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三七*癘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無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三八。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三九*媿。故君子不常見四〇。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註音】(罷)讀疲(楮)音者(諄)同呼(顛)音頻(椎)音追(蕪)音埋(顛)口果切(磬)音敲(醜)引去聲(鰓)古鱸字(簾)音巨(飾)音師(纍)同累(道)同導(媿)同僉(經)徒結切(術)同述(訢)同欣(解)同懈(弛)音豕(徭)音遙(說)讀悅(羸)音雷(癘)音隆(鄉)同嚮(媿)音薛(愍)音閔

【釋義】(一)漢潁川人。文帝時。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為喻。名曰至言。後文帝欲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二)柔皮。(三)罪人之服。(四)山名。在陝西鳳翔縣西北。(五)屈也。(六)猶馬路也。(七)水涯。(八)隱。築也。言甬道以鐵椎築之。令其堅實也。(九)在陝西臨潼縣東南。(一〇)土塊之生蓬者。(一一)獸名。產歐洲及亞洲北方。體大於熊。毛色黃白。頸長脚高。多力。能拔樹。遇人則人力而攫之。俗呼為人熊。(一二)薄也。(一三)邊也。(一四)感也。(一五)諫夏

樂而被殺。(二六)紂諸父。紂暴虐。箕子佯狂去。比干諫而死。(二七)粥也。(二八)北方事類以諫。(二九)三老人也。蓋取其高年有德者。(三〇)以酒噉口也。(三一)與饅同。食不下也。(三二)格於喉也。(三三)示也。(三四)十取其一。設簿籍以稅之。(三五)山名。在浙江紹興縣東南。(三六)山名。在山東諸城縣。(三七)縣稱也。百二十斤爲石。稱銅鐵之斤以鑄鐘簋。懸鐘磬之物也。(三八)竹器。有漏孔。所以去粗取細也。(三九)古者死後易名。美惡視其一生而加字也。(四〇)謂塗殯也。(四一)以細麻所製之喪服。(四二)麻之在首在腰者。(四三)給也。(四四)公家驛遞。(四五)除其賦也。(四六)免二口之算賦。(四七)罷病也。(四八)天子朝諸侯之宮。(四九)狎也。(五〇)不常。常也。見顯示也。(五一)道也。(五二)悲痛也。

鼂錯言兵事書

臣聞漢興以求。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邱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

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荏葦竹蕭。草木蒙籠。枝葉茂接。此矛鏃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筰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十擊一之術也。雖

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俯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于萬全。今降胡義渠^三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車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註音】(歐)同驅(輯)同集(底)同砥(厲)同礪(漸)音尖(崔)音完(鋌)音蟬(薄)音博(仄)同側(衡)同橫(財)同裁

【釋義】(一)漢潁川人。景帝時。請削吳楚地。七國反。以誅鼂爲名。乃斬于市。(三)漢郡。今甘肅臨洮縣東北等地。(二)交兵也。(四)侵也。(五)常流之水。(六)連延也。(七)蘆荻也。(八)蒿也。(九)覆蔽之貌。(一〇)鐵把短矛。(一一)通也。(一二)金止衆。鼓進衆。(一三)裸露也。(一四)矢鋒。(一五)視也。(一六)如也。(一七)騎射之官也。(一八)矢之善者也。(一九)言所發之矢。同中一的。(二〇)以皮爲之。狀如鏡。(二一)木板爲之。如楯。(二二)相連也。(二三)西戎之一種。在今甘肅慶陽縣地。

鼂錯論守邊備塞書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一*}。築塞河上。南攻揚粵^{二*}。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三*}。其人密理^{四*}。鳥獸毳毛^{五*}。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

陰多陽。其人疏理^六。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七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於謫^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九。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一〇}。以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三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三*}。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一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入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一五*}。具蘭石布渠^{一六*}。答復為一城。其內城。

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迺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註音〕(絡)音陌(酪)音洛(羸)音翠(能)讀耐(償)音奮(譴)同譴(鹵)同虜(復)方目切(著)直略切(晦)同畝(慙)七艷切(蘭)音各

〔釋義〕(一)北夷。(二)古揚州之南越。(三)乳漿。(四)肌肉細密也。(五)細毛。(六)肌肉之粗疏。(七)仆也。(八)因罪革職。充發邊外也。(九)前會爲賈者。(一〇)閭里門。居其左者役之。(一一)謂擄獲其財物。(一二)十黍爲累。十累爲銖。二十四銖爲兩。(一三)漢之丁稅。民年十五以上至六十五。出賦錢八百二十爲一算。復除也。(一四)漢郡。故城在今甘肅環縣東南。(一五)繞城之水也。(一六)城上雷石。(一七)鐵蒺藜也。(一八)算度也。(一九)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二〇)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今除其罰。令居之也。(二一)不出賦錢也。

鼂錯論募民徙塞下書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

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
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
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
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
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
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
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
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
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
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
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
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謹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
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
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
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
臣亡識。唯陛下財察。

〔釋義〕（一）輸送也。（二）卽二房。（三）謂其非常置也。（四）卽名。（五）有保護能力者。（六）懲也。（七）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爲候而出軍也。（八）猶言得志也。

鼂錯論貴粟疏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

爲姦邪所利。一日勿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任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遊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_{四*}。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_{五*}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_{五*}。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

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註音】(賈)讀若價(稱)去聲(在)音誤(孽)音薛

【釋義】(一)猶不讓也。(二)有餘財也。(三)素縉。(四)逆也。(五)散也。(六)復除也。爲卒者免其三人，不爲卒者復其錢。(七)古以周尺八尺爲仞。(八)漢文帝從錯議，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第二等爵也。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第九等爵也。萬二千石爲大庶長。第十八等爵也。各以多少級數爲差。

鄒陽諫吳王書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鬪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疆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

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
 砥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
 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
 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
 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鷲鳥纍百。不如一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
 士。袷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
 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
 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
 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義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
 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
 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
 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兵
 不留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
 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

【註音】(從)同縱(奸)同干(裾)音居(鷲)音至(鸚)音愕(袷)音縣(湛)同沈(賁)音奔(父)讀甫(仆)音赴

【釋義】(一)漢齊人。景帝時仕吳。以文辨著名。後去而之梁。從梁孝王遊。引為上客。(二)始皇聽治處。在漢未央宮。(三)言若懸衡以稱輕重。以法令畫一天下。(四)大梁人。(五)勝。字涉。陽城人。(六)戎地之河上也。(七)

盡也。(一)河間即今河北河間縣。趙幽王為呂后幽死。文帝立其長子遂為趙王。取趙河間。立遂弟辟疆為河間王。至子哀王無嗣。遂欲復還得河間地。(九)望。怨也。呂后割濟南郡為呂王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劉澤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為王。故六齊追怨惠帝與呂后。(二)城陽王名喜。其父與叔討諸呂有功。本當封地王。其父梁地王其叔。乃文帝以章為城陽王。與居為濟北王。二人頗怏怏。後其叔誅死。父亦薨。故喜願念而恨。盧博。即盧縣。今山東長清縣。濟北王治處。(三)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文帝立其三子。安為淮南王。敖為衡山王。賜為廬江王。言三王念其父見遷殺也。(四)言吳舉兵反。天子來討。四國皆願其私怨。未必相救。(五)長沙。其地與南越相接。水長沙者。言越先以水軍攻長沙也。見「漢書吳王濞傳」。(六)聚舟也。(七)吳地。(八)今河南商邱縣。淮陽王武徙此。即梁孝王也。(九)景帝子餘王淮陽。今河南淮陽縣地。(一〇)淮水之東。(一一)今江蘇江都縣東北。(一二)即陝西山西間之黃河。因在冀縣西。故曰西河。(一三)出山西省。有清濁二源。(一四)指趙。(一五)時趙王遂北連匈奴。吳王濞素通三越。(一六)舉也。(一七)立節也。(一八)改易精思。(一九)公孫龍謂平原君曰。臣居魯側聞下風。高先生之知。悅先生之行。見「新序」。(二〇)大鵬也。(二一)威服也。(二二)趙王臺。在邯鄲。(二三)名友。見上強趙注。(二四)三名長。見前三淮南注。(二五)「左昭」吳公子光享王。鑄設諸置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二六)「說苑」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二七)東牟侯興居。(二八)朱虛侯章。(二九)當呂氏之亂。齊王首討諸呂。故文帝封其子。而遣朱虛侯章東使就王封。猶春秋之褒儀父也。(三〇)指齊王六子中之幼小者。(三一)猶言愛子。見「方言」。(三二)文帝時梁王揖。代王參。淮陽王武。後梁王揖早薨。徙武為梁王。(三三)濟北王興居反。見誅。(三四)淮南王長有罪。徙蜀。死於雍。(三五)趙人。文帝時詐覺謀反。夷三族。言濟北淮南二王所以然者。坐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也。(三六)即景帝。(三七)即文帝。(三八)新垣平譎言周鼎在泗水中。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鼎其在乎。弗迎則不至。(三九)誤也。(四〇)「史記」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山巖險絕處。施板梁為道。為棧道。(四一)章邯為雍王。為高祖以水灌城所破。(四二)項羽號西楚霸王。(四三)荆王指楚霸王項羽也。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昂。昭王疑之。夫精變

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四。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五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六極刑。是以箕子^八佯狂。接輿^九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一三}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一四}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一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一五}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白圭^{一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一七}。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一八}贖脚於宋。宰相中山。范雎^{一九}拉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二〇}蹈雍之河。徐衍^{二一}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二二}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

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
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
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
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聽並
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
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而
三王易爲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
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讐。彊霸諸
侯。齊桓用其讐。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
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
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
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
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何
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
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
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
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祇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

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
 管之辯。懷龍逢^{五〇}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
 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
 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五二}之上。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衆
 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五三}之言。以信荆軻。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
 涇渭^{五四}。載呂尚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五五}而王。何則。以其能越
 攀^{五六}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廡^{五七}
 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五八}所以憤於世也。臣聞盛飾入朝者。
 不以私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
 墨子回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
 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
 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註音】（於）音烏（馱驥）音決題（廡）音牝（燔）音煩（柢）音邸（困）去輪切（逢）音龐（攀）呂員切（廡）
 同牆

【釋義】（一）梁孝王名武。陽以武王不可說。去之梁。從孝王遊。羊勝。公孫詭等疾陽。惡之於孝王。孝王遂下
 陽獄。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以自明。（二）燕太子丹厚養荆軻。令西刺秦皇。荆軻卒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曰。
 吾事不成矣。（三）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遂不成。其精誠
 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昴。昴。趙分也。食者。干歷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昴。（四）謂盡其計議。願王知之也。（五）卜
 和得玉璞。獻之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則其右足。武王歿。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則其左足。至成王時。抱其璞

哭於郊。王乃使玉人攻之。果得寶玉。(六)秦二世。(七)具五刑也。(八)史記。紂淫亂不止。箕子懼。乃佯狂爲奴。
(九)楚狂人陸通。字接輿。(一〇)史記。比干彊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信諸。殺比干。剖視其心。(一一)史記。子胥自剄。吳王乃以子胥尸。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按鴟夷。今之皮囊也。(一二)相遇於途。輶車對話。兩蓋相切。小鼓之義。(一三)於期爲秦將。被讒。走之燕。始皇滅其家。又重購之。燕遣荆軻欲刺秦王。於期自刎首。令軻齎往。(一四)王奢。齊臣。出亡至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以奢故。義不爲魏累。遂自剄。(一五)尾生。古之信士。言蘇秦於齊。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按秦說齊宣王。使還燕十城。又令閔王厚葬以弊齊。終身爲燕。故以尾生喻之。(一六)白圭爲中山將。亡六城。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一七)駿馬也。(一八)六國時人。(一九)魏人。隨中大夫須賈使齊。齊襄王賜之金及牛酒。須賈以爲持魏國陰私告齊。以告魏相魏齊。使舍人笞擊。折脅。摺齒。睢得出亡。入秦。爲應侯。(二〇)殷末人。(二一)虞人。聞秦繆公賢。乞食以往。(二二)名斯。魯大夫季桓子也。(二三)姓樂。名喜。宋賢臣。(二四)鏢。以火銷金也。言衆口所惡。金爲之銷亡。(二五)威王名因齊。桓公子。(二六)宣王名辟疆。威王子。(二七)丹朱。堯子。(二八)舜弟。(二九)管叔鮮。蔡叔度。周之二叔。(三〇)燕王噲屬國於子之。齊因伐燕。燕王噲死。子之乃亡。(三一)齊田常弑簡公而立平公。平公卽位。田常爲相。五年。齊政歸之。(三二)尙書。封比干之墓。(三三)紂剄妊者。觀其胎產。武王克商。乃封修之。(三四)寺人教鞮。爲晉獻公逐文公。斬其袿。及文公卽位。用其言。以免難。(三五)管仲射中桓公帶鉤。而用之爲相。(三六)楚國之處士。虞丘相進之。三月而相楚。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三七)卽陳仲子。兄戴爲齊相。仲子以爲不義。乃居於陵。(三八)於士所求。無所愛惜。(三九)盜跖。(四〇)許由。(四一)湛。沒也。七族。上自高祖。下至會孫。荆軻爲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夷七族。(四二)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曰。王誠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日加罪焉。執其妻子。燔而揚其灰。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四三)邪視也。(四四)曲也。(四五)木根也。(四六)委曲盤戾也。(四七)隨國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敷之。後蛇銜明珠。以報其德。(四八)卽卞和氏所獻之玉。(四九)卽伊尹。管仲。(五〇)桀爲長夜飲。龍逢極諫。桀殺之。(五一)陶人模下圓轉者爲鈞。言制馭天下。猶陶人轉鈞也。(五二)中庶子。官名。蒙姓。嘉名。秦王寵臣也。(五三)二水名。在陝西省。(五四)言得太公。若烏鳥之暴集。(五五)言爲帷廬。臣妾所牽制。(五六)食牛馬器。(五七)周時隱者。廉潔自守。不臣天子。不友諸侯。

司馬相如諫獵書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

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能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道而馳。猶時有銜櫛之變。況乎涉豐草。馳邱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註音〕(射)音實(逢)音龐

〔釋義〕(一)即長卿。漢成都人。為人口吃。而善著書。武帝擢為中郎將。(二)秦武王之勇士。能扛鼎。(三)吳王僚子。以勇聞。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能拊膝數百里。(四)賁。姓孟。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虎。育。姓夏。亦猛士也。(五)犯也。(六)天子從車。相續不絕也。(七)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八)輪之正中。空其中為貫軸處。(九)西戎。其先出自二苗。(一〇)車後橫木。(一一)馬勒。(一二)馬口所銜。

嚴安言世務書

臣聞鄒衍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

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爲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生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僞。僞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介冑生蟣。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鐘。虛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徭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譎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強胡。辟

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三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三舉陳。武臣張耳^四舉趙。項梁^五舉吳。田儋^六舉齊。景駒^七舉郢。周市^八舉魏。韓廣^九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二。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三。降羌僰^三。略葳州^三。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四。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挈^五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

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註音】(族)音奏(贍)時豔切(蟻)音幾(調)同詔(夔)音匐(歲)音穢(潘)音煩(掣)音如(鍛)丁貫切
【釋義】(一)漢臨菑人。武帝時。以故丞相上書。召見。拜郎中。後為騎馬令。(二)戰國時齊臨菑人。所著書曰鄒子。(三)樂之進止也。(四)觀。猶顯也。顯示之。使其慕欲也。(五)遂。成也。字。生也。(六)病也。(七)蝨子。(八)懸鐘之具。(九)秦將。始皇時嘗將三十萬。北逐匈奴。收河南。築長城。始皇崩。趙高立二世。恬自殺。(一〇)運載芻藁。其疾如飛。(一一)秦將。(一二)秦南海尉。任囂死。趙佗代之。僭稱帝。至文帝時。去帝號。(一三)勝。廣。皆戍卒。共起兵於陳。(一四)武臣。陳人。張耳。魏人。共起兵於趙。(一五)下相人。羽之叔父也。起兵於吳。(一六)狄人。起兵於齊。(一七)楚人。起兵於郢。(一八)魏人。起兵於魏。(一九)燕人。起兵於燕。(二〇)以棘為矛柄也。(二一)國名。在今貴州遵義縣治。(二二)國名。在今四川宜賓縣治。(二三)即北夷。(二四)匈奴城名。(二五)與擊同。牽引也。

主父偃諫伐匈奴書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六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

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拓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腫^{*}琅邪^五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六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七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九往結和親。然後天下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毆。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二。故尉佗章邯^三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孰計之。而加察焉。

〔註音〕(愷)同凱(蒐)音搜(獮)先淺切(積)音咨(腫)音誰(景)同影

〔釋義〕(一)漢臨菑人。武帝時擢爲郎中。一歲四遷。官至齊相。(二)司馬穰苴所著之兵法。(三)戰勝之樂。

(四)春獵爲蒐。秋獵爲獮。(五)卽今山東黃縣。棲霞縣。諸城縣。(六)古量名。六斛四斗。(七)今山西代谷縣西北。

(八)漢高祖自將擊韓王信。至平城。被匈奴圍七日。後用陳平計。厚遺單于。后闕氏乃得出圍。(九)本姓婁。高祖

賜姓劉氏。(一〇)課責也。(一一)市重於外。(一二)秦將。兵敗降楚。

淮南王諫伐閩越書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劓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異勢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一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險阻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

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耐^{一三*}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
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
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
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
澤賑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
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隄^{*}領^{*}。挖^{*}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
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一四*}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會
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一五}使將軍間忌^{一六}將兵
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一八*}。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擢^{*}。未戰而
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
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會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
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
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
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
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鼂^{*}不及夕。臣安
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強。能難邊城。淮南全
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

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
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迺入伐材治船。
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
越人縣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
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
足。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蠱生。疾癘
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
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
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
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
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
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
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倦。
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紆。丁壯從軍。老弱轉餉。
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
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
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乃出擊之。秦

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藪為囿。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

【註音】(劉)同翦(與)讀豫(要)平聲(篁)音皇(耐)直久切(蕙)音貢(險)同踰(領)同嶺(挖)他何切

〔蝮〕方六切〔淦〕古暗切〔權〕同棹〔灑〕同啼〔鼉〕同朝〔鑿〕同餉〔瘴〕音單〔蠱〕音郝〔頓〕讀鈍〔馮〕同憑
〔釋義〕 (一)名安。高帝少子長之子。好書。善爲文著。有淮南子內書二十一卷。後以謀叛。自剄死。 (二)時閩
越擊東甌。東甌告急。武帝因嚴助所請。欲伐閩越。淮南王上書諫之。閩越今福建地。 (三)安也。 (四)正月一日。古
王者易姓必改正朔。如夏建寅。殷建丑。周建子是也。 (五)言地不可居。民不可牧也。 (六)封內。封圻千里之內。甸
服。主治王田以供祭。 (七)封外。千里之外。侯。侯也。爲王者斥侯。 (八)侯服之外。猶有衛服。賓。賓見於王也。 (九)又
在侯衛之外。而居九州之內。要。言文德要來之耳。 (一〇)此在九州之外。荒忽絕遠也。 (一一)竹叢。 (一二)言不可盡載
於地圖。 (一三)重釀之酒。 (一四)毒蛇。 (一五)名識。南海。今廣東南海縣等地。 (一六)淮南厲王長也。 (一七)淮南王傳作簡
忌。中尉將也。 (一八)淦。水名。在江西清江縣南三十里。言置諸淦水之上。 (一九)即贛水也。 (二〇)即指三百里贛石。 (二
一)今江西餘干縣。 (二二)黃病。 (二三)毒也。 (二四)畜養越國也。 (二五)一郡之都尉。 (二六)姓屠。名睢。 (二七)監郡御史名祿。
(二八)荆。灌木名。棘。如棗而多刺。 (二九)高宗名武丁。鬼方。西戎也。 (三〇)魯大野。晉大陸。秦楊陰。宋孟諸。楚雲夢。吳越
之間。具區。齊海隅。鄭圃田。 (三一)〔儀禮〕天子設斧依於牖戶之間。依作辰。綈。素屏風也。黼。繡斧文也。

董仲舒賢良策對一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
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
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然爲舉首。朕甚
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
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
鐘鼓筦弦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虐。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
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
不能反。日昃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繆而失其統與。固天

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虜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惠潤四海。澤臻中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息澤洋溢。施虜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弁。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於執事。書之不泄。與於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臣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臣謹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臣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臣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生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

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呂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弦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呂孔子在魯而聞詔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呂政日，呂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彙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呂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

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中也。中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休。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王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王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王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曰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王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王治世。猶陰之不可任。王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適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王正朝廷。王正百官。王正萬民。王正四方。

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曰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山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曰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曰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曰教化爲大務。立太學。曰教於國。設庠序。曰化於邑。漸三民曰仁。摩三民曰誼。節民曰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尙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曰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曰來。未嘗有曰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熟爛如此之甚者。

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呂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迺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迺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呂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於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於天。夫仁義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祜。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

【註音】(皇)同隄(雋)同俊(繫)同潔(褻)音祐(筦)同管(虜)同乎(呂)同以(仆)音赴(繆)同謬(烏) (虜)讀嗚呼(惠)古德字(山)同草(祐)音戶(解)同懈(臧)同藏(叁)同齊(案)同累(罷)音銀

【釋義】(一)進也。(二)舜樂。(三)周公所作樂。(四)動作貌。(五)照也。(六)整治也。(七)積也。(八)指官。

(九)漏也。(一〇)責也。(一一)勉也。(一二)復報也。周有盛德。故天以此瑞報之也。(一三)造瓦之模。(一四)造瓦之人。(一五)鑄器之模。(一六)冶金之人。(一七)正月也。(一八)言魯隱公即位。不稱一年。而稱元年。(一九)文王時。鳳凰鳴於岐山。(二〇)伏羲時。河馬負圖而出。國之瑞也。(二一)浸潤也。(二二)砥礪之意。(二三)口不道忠信為嚚。心不存德義為頑。

董仲舒賢良策對二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郎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

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入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云。非文亡。呂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呂督姦。傷肌膚。呂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虜。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呂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藉田。呂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故詐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毋迺牽於文繫。而不得騁歟。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於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商究之。呂稱朕意。

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呂天下爲憂。而未呂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呂得舜禹稷。高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於位。呂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迺即天子之位。呂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呂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

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曰闕天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尙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曰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曰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曰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曰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

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恥。又好用僭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呂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呂政。齊之呂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二六康居二七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呂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呂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於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呂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呂養天下之士。數考問呂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二九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呂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呂富訾。未必

賢也。且古所謂功者。呂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參久也。故小材雖參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呂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呂赴功。今則不然。累日呂取貴。積久呂致官。是呂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呂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呂給宿衛。且呂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出。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呂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商究之。臣敢不盡愚。

【註音】(郎)同廊(倫)音逸(瑒)柱克切(滂)同契(咎)同皋(絲)同陶(辟)讀避(憎)音慘(訾)同資
 【釋義】(一)殿下小屋。(二)日過午也。(三)宮闕也。(四)玉飾之車。(五)盾也。以革為之。(六)以玉為柄之斧也。(七)見子政極諫外家封事注。(八)墨、劓、剕、宮、大辟。謂五刑。(九)用也。(一〇)獄也。(一一)早醒也。(一二)天子親耕之田。(一三)車蓋。(一四)惡氣也。(一五)雜也。(一六)謂為文史之法所牽制也。(一七)言不當忌畏有司。而不極言。(一八)指鼓方叔。播鼗武。少師陽等。(一九)均文王臣。(二〇)顯示也。(二一)孔子作春秋。託用於魯。無位而王。(二二)周武王樂。(二三)指武王用兵伐紂。(二四)其名不傳。能知孔子之大。(二五)痛也。(二六)見嚴安言世務書注。(二七)見子政論甘延壽等疏注。(二八)勉勵也。(二九)秦并天下。設三十六郡。郡置守以統之。漢景帝更郡守之名為太守。(三〇)小吏為姦欺。守令不舉。乃反與之交易求利。(三一)見徐州上皇帝書注。

董仲舒賢良策對三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

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
夫明於陰陽。所曰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虐當世之
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
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
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虘。嗟爾君子。毋常安息。
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歟。今陛下幸加惠。留聽
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
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
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
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
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
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
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
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
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
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迺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

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惠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仁誼而死財利。是民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晦致明。以微致顯。是堯發於諸侯。舜興於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

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虛情性。察虛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_呂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_景鄉_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_呂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_呂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册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_六耗_六而不行。舉其偏者。呂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_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呂_採盜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_虛。改正朔。易服色。呂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_採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呂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呂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

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息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與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塵能勿失耳。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中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曰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曰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曰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曰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寢曰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曰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

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呂爲制。太夫之所當循。呂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虐。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呂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禍患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呂上亡呂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呂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註音】(暗)同暗(景)同影(鄉)同響(眊)同冒(黨)同儻(傳)同附(躓)子育切(賸)音宣(紅)同工(

節)讀作截

【釋義】 (一)漸也。 (二)惑也。 (三)六十日者。 (四)晦也。 (五)即歷山。 (六)敬肅貌。 (七)危懼貌。 (八)目不明貌。
 (九)猶羸虧也。 (一〇)如周之太師。太傅。太保。漢之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一一)周官制。即少師。少傅。少保。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 (一二)違也。 (一三)賜也。 (一四)衆怨愁聲。 (一五)減也。 (一六)公儀休。魯穆公時人。 (一七)婦人大歸日出。 (一八)高峻貌。 (一九)積石貌。 (二〇)顯也。 (二一)急貌。



卷十一 一奏議之屬二

路溫舒尚德緩刑書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卽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

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尙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污。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註音】(圜)音令(圜)音語(鑿)同絕(捶)追上聲(視)同示(瑾)音謹

【釋義】(一)路溫舒字長君。漢鉅鹿人。舉孝廉。宣帝時官至臨淮太守。有異績。(二)齊公子殺其君。諸兒自立。齊人殺之。立小白。是為桓公。(三)晉獻公妃。欲立其子奚齊。殺太子申生。文公惠公出奔。立奚齊。後被里克所弒。及其弟卓子立。又被弒。立惠公。惠公卒。子懷公立。文公入自秦。殺懷公而自立。(四)名如意。為呂后所害。(五)呂產呂祿。呂后封之為王。兵權歸之。(六)惠帝崩。諸臣迎代王恆立之。是為文帝。景帝時。丞相申屠嘉等奏。高皇帝宜為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宜為太宗之廟。(七)監獄也。(八)名弗陵。武帝少子。(九)名賀。昭帝崩。大將軍霍光迎立之。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光與羣臣議。白孝昭皇后廢之。(一〇)武帝遊五柞宮。病篤。命霍光立昭帝。行周公事。(一一)逐也。擯去也。(一二)廢封建。築長城。鑄金人。造阿房。焚書。坑儒。營驪山之冢。求不死之藥。使太子監軍。用治獄之吏。(一三)死刑也。(一四)退却也。(一五)內同納。多方布置以成其罪。(一六)謂獄成奏聞也。如獄辭云。當族當死之類。(一七)即皋陶。舜時士師。(一八)文飾致人罪。使明白而無疑。(一九)同偷。苟且也。(二〇)鷲鳥。形似鷹。(二一)春秋晉人伯宗語。(二二)大澤也。(二三)美玉也。

賈捐之罷珠崖對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三。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四。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五。東漸於海^六。朔南暨聲教。迄於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七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八。西不過氐羌^九。南不過蠻荆^{一〇}。北不過朔方^{一一}。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一四}。齊桓揀其難^{一五}。孔子定其文^{一六}。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一七}。北不過太原^{一八}。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

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閱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三〇}。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三四}。愍^{三四}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

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顛顛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崖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先軍言之。暴師會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尙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崖。專用恤關東爲憂。

〔註音〕(卷)同拳(漸)音尖(冒頓)音墨突(碣)音傑(菟)音兔(權)音覺(帽)於緣切(顛)同專(瑇)音代(瑁)音妹

〔釋義〕(一)賈捐之。字君房。誼會孫。元帝初。上疏言得失。待詔金馬門。後以忤石顯下獄棄市。(二)武帝元

年。征南越。立儋耳珠崖兩郡。屢反屢平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崖又反。帝欲大舉平之。捐之以爲不當擊。帝使詰

問。捐之乃以此對。按珠崖。今廣東瓊山縣東南。儋耳。今儋縣西。(三)勤懇之意。(四)舜樂名。(五)今甘肅鼎新縣

附近。(六)入也。(七)殷高宗。(八)周時二國名。在今湖北境。(九)今甘肅境。(一〇)蠻爲南夷。境與荆楚相接。今大

江以南及交趾之境皆是。(一一)今內蒙古鄂爾多斯地。(一二)今安南國。周爲越裳氏。(一三)遠國使來。言語不通。須

經九譯。(一四)不還。周昭王南巡。楚人以膠船進王。至中流。王溺死。(一五)惠王欲立王子帶。後齊桓公以定太子之

位。(一六)言孔子作春秋。夷狄自稱王者。皆貶爲子。(一七)今福建省。(一八)今浙江省。(一九)今山西省。(二〇)常賦歲百

二十。歲一事。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三歲一事。(二一)以羽飾旗。載於車上。出則陳於道。而先行。(二二)車相連而

列於後。(二三)貫是串錢的索朽腐也。(二四)校數計也。(二五)今山西大同縣東。匈奴圍漢高帝於此。(二六)漢匈奴單

于名。(二七)今波斯地。(二八)山名。在今河北昌黎縣。(二九)二辟名。今朝鮮咸鏡道。及吉林南境等地。(三〇)權。水上設

木渡人以取利。酒權者。酒官造。禁民釀。如水上之權也。當時酒鹽鐵皆抽稅。(三一)邊塞險要。築牆置亭以守。(三二)

虎符。兵符也。(三)人名。因謀反。為魏不害所誅。(四)驟急也。(五)古百越之一種。(六)猶區區也。(七)官名。主天子私錢。(八)主供天子之錢。曰禁錢。

趙充國陳兵利害書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二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三}。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四。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四}奔豪^五雕庫^六。宣天子至德。罕^七奔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八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七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罕^七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八。先擊罕^七。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于人。今罕^七羌欲為敦煌^九。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一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八羌虜。欲為背畔。故與罕^七奔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七奔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七奔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七羌。先零^八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七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六}。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顯

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于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奔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奔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惟陛下裁察。

【註音】(罕)同罕(奔)音堅(繇)同由

【釋義】(一)趙充國。字翁孫。漢隴西人。沉勇有方略。武帝朝拜中郎將。與霍光定策。立宣帝。又屯金城。討平

西羌。封營平侯。(二)昭帝時官光祿大夫。元康中兩府遣安國行視諸羌。(三)罕西戎種族名。(四)羌之別種。(五)主帥也。(六)名罕奔會之弟。(七)小種羌名。(八)羌之一種。居今青海地。(九)今甘肅敦煌縣。(一〇)今甘肅縣。

趙充國屯田奏一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二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八十六石^三。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四之冊。且羌虜易於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五東至浩亶^六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千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推漕^九下。繕^{一〇}鄉亭。浚溝渠。治^{一一}湟陬^{一二}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

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
 倅馬什二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
 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惟陛下裁許。

〔註音〕〔藁〕古老切〔絲〕同縹〔滄〕音合〔豐〕音門〔陔〕音洽〔晦〕同畝〔倅〕取內切〔畜〕同蓄

〔釋義〕〔一〕乾芻。〔二〕稻稈也。〔三〕百二十斤謂石。〔四〕定計於廟堂而勝敵。〔五〕今青海西寧縣西。〔六〕

水名。豐者。水流峽中。兩岸深若門也。〔七〕田百畝曰頃。〔八〕謂不加鐵鎖者。〔九〕以水運木而下。〔一〇〕修補也。〔一

二〕今青海樂都縣東。〔二三〕同陔。今甘肅皋蘭縣西北。古金城地。有三陔。凡山隋而夾水曰陔。〔二三〕海名。在今青海。

〔二四〕與之也。〔二五〕與壯同義。〔二六〕副也。〔二七〕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也。〔二八〕巡行之兵。〔二九〕地名。在今甘肅皋蘭

縣西北。

趙充國屯田奏二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
 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
 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
 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
 即伏辜。兵法可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
 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
 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
 令不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眾。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
 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

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旤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瘰癧^{*六}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并小并。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陬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册^七。惟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註音】(般)同班(旤)同示(瘡)陟玉切(墮)同墮

【釋義】(一)獸所食草。(二)還也。(三)受勸導之言。使之歸附。(四)每校七百人。(五)古地字。(六)瘰癧。手足所生凍瘡。言因瘡而墮指也。(七)長册。遠謀也。

趙充國屯田奏三

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并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二。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澗壘木樵^{三*}。校聯^四不絕。便兵弩。飭鬪具。燧火幸通。勢及

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校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執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惟陛下省察。

【註音】(羸)音雷(塹)胡豔切同塹(樵)同譙才消切(羹)同烽(卒)同粹(賣)同但(罷)平聲(校)同效

(嫌)同嫌

〔釋義〕 (一)當時天子論羌人。謂犯法者能相捕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
(二)今遼寧遼陽縣北。 (三)謂築高樓望敵也。 (四)言營壘相貫以自固也。 (五)謂妻孥也。 (六)謂如今同是不
能止小寇。 (七)甘肅皋蘭縣隍水西。 (八)部落名。東胡支族。 (九)古贍字。給也。 (一〇)人名。辛姓。 (一一)言不早殄滅
餘羌也。

劉向條災異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
徵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剛_二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沉重以骨
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一恩未報。忠臣之
義。一抒_{*}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
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_三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_四。百獸率舞。
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_五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
風。以銷分爭之訟_六。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_九。
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
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
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
降福穰穰_一。又曰。飴我釐_{*}。釐。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
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

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歎歎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歎歎訛訛。亦孔之
 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
 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
 讒口戢戢。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
 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
 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
 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
 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
 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
 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
 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于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
 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
 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陲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
 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鷦退飛。多麋有蜮蜚。鸚鵡來
 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
 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饉。蝻蝻蠹。蠹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弑
 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

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輳于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繇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

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庶庶四一。見晁四二。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四三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四四偕仕于魯。李斯與叔孫四五通俱宦于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于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四六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閒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四七。譁于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于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四八。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四九。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歎歎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

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五〇}。而孔子有兩觀之誅^{五一}。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時。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五二}。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效今事。一一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註音】（扞）紆上聲（拊）音撫（逕）徒合切（於穆）於音烏（飴）同貽（辨）音牟（歛）音翕（訛）音子（懣）音慘（祭伯）祭側介切（隄）音豕（域）音域（鵠）音欲（蠶）同蠶（刺）來葛切（庶）彼驕切（現）音現（鯨）音衮（調）同詔（詖）彼義切

【釋義】（一）劉子政。名向。楚元王四世孫。（二）剛。同吠。田中溝。（三）舜樂。（四）拍也。（五）聚積之貌。（六）指

虞芮二國爭田。質於文王。及入境。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遂慚而罷。（七）歎詞。（八）美也。（九）穆清廟。周祀文王之廟也。（一〇）和也。助也。此美周公之祀文王於清廟。而諸侯共來助祭也。（一一）衆也。（一二）厲王暴虐。國人逐之。出居於彘。彘。今山西霍縣。（一三）幽王。厲王孫。嬖褒姒。為犬戎所殺。（一四）傳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也。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一五）幽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共二百四十二年。為春秋時代。（一六）隄。毀也。大曰崩。小曰隄。（一七）古時北狄之一。（一八）水鳥也。（一九）澤獸。多則害五稼。（二〇）短尾狐。能含沙害人。（二一）臭惡蟲也。（二二）即今八哥。翦其舌而能言。（二三）雨木冰者。氣著樹木。結為冰也。（二四）定公元年十月。即夏之八月。隕霜殺菽。菽。豆也。（二五）雷之急者。（二六）蝗子。（二七）蝗也。（二八）食苗心蟲。（二九）猶雜沓也。（三〇）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昭三年。北燕伯款奔齊。二十二年。莒子庚與來奔之類是也。（三一）地名。（三二）郊。周邑。（三

三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射王中肩。(一)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二)即惠公。桓十六年。經書衛侯朔出奔齊。(三)周景王崩。單穆公。劉文公。鞏簡公。甘平公。召莊公。此五大夫。相與爭奪。更立王子猛。子朝。及敬王。是為三君。(四)漢制。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獄。上章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治之。(五)相違背也。(六)邪曲也。(七)背戾也。(八)見《詩小雅》。鹿用雪威貌。暝日氣也。聿。遂也。(九)堯時惡人。(十)管叔。蔡叔。度。為周公之兄弟。(十一)季氏魯桓公子季友後。孟氏。桓公子慶父後。(十二)薛人。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十三)丞相。御史。(十四)匿名揭貼之類。(十五)茹。相牽引也。(十六)宿衛之地。(十七)謂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也。(十八)少正卯。魯人之雄。孔子誅之於兩觀之下。(十九)獸名。性多疑。人有臨事不決者。多以猶豫喻之。

劉向論甘延壽等疏

邳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搃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塞歙侯之旗。斬邳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邳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

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于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塵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之國，強于大宛。郅支之號，重于宛王。殺使者罪，甚于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土，不費斗糧，比于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于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于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註音】（郅）音質（搃）音覽（舉）音愆（歎）音吸（獫狁）音險尹（暉）音難（焯）音推（廬）同僅

【釋義】（一）字君况。北地郡郅人。先是宣帝時匈奴亂，五單于爭立。郅支單于與呼韓邪單于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稱臣入朝，漢發兵送之。郅支怨漢不助己，因辱漢使者江適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內附，因求侍子。漢使谷吉送之，竟殺吉等。郅支遂依康居發民作城，漢遣使二輩求谷吉等尸。郅支因辱使者，迄不奉詔。建昭三年，延壽與湯出西域，矯制發城郭諸國兵擊之，殺郅支，得漢使節二。及谷等所齎帛書等。時中書令石顯丞相匡衡罪其矯制，故子政論之。（二）傷念也。（三）副校尉。漢官名。湯，姓陳，字子公。（四）手持之也。（五）國名。今俄屬撒麻兒干北境。（六）拔也。（七）即趙信。漢人降匈奴者。元帝時信已死，當爲信之子孫。（八）即崑崙山。（九）見註

一。(二〇)懼也。(二一)北狄名。在漢曰匈奴。(二二)車徒衆盛也。(二三)祉。福也。(二四)鎬。北方地名。非鎬京之鎬。(二五)書吏之長案牘者謂之刀筆。(二六)指伐楚責包茅不入貢周室事。(二七)齊滅之也。不言齊。爲桓公諱也。(二八)武帝寵姬李夫人之兄。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拜爲貳師將軍。(二九)大宛王名。(三〇)太原人。宣帝時。護烏孫兵。大破匈奴。(三一)西域國。今新疆。(三二)會稽人。時匈奴日逐王先賢揮降漢。吉發兵迎之。(三三)鄭吉封安遠侯。常惠封長羅侯。(三四)時湯貪所鹵獲。入塞多不法。司馬校尉收繫按驗之。(三五)謂不禁止。令得出入也。

劉向論起昌陵疏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于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效。故常戰慄。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

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邱隴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于畢秦穆公葬于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于武庫皆無邱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于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于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于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于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于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邱隴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寶之

藏。機械^{三一}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葬^{*}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三二}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三三}。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邱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三四}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三五}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三六}刻飾宗廟^{三七}。多築臺囿。後嗣再絕^{三八}。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卽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飢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惜焉^{三四}。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邱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

下羞之。惟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註音】(裸)音貫(萌)同氓(維)音洛(斯)音捉(樽)抽居切(瘞)一計切(藎)同埋(燔)音煩(埤)頻彌切(惜)音昏

【釋義】(一)成帝始作初陵。不徙民起邑。後于霸陵曲亭。更營之。起昌陵邑。徙郡國豪傑五千戶焉。至永始元年秋。詔曰。朕過聽將作大匠解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天下虛耗。百姓疲勞。客士疏惡。終不可成。其罷昌陵及故陵。(二)即三正。古王者易姓改正朔。如夏正建寅爲人統。殷正建丑爲地統。(以夏之十二月爲正月)周正建子爲天統。(以夏之十一月爲正月)(三)殷士。殷之卿士也。(四)美也。(五)敏捷也。(六)擣鬱金草和酒。盛以鬯。灌地以降神。(七)紂庶兄。封于宋而來京助祭也。殷士。其官屬也。(八)本姓婁。齊人。賜姓劉。說高帝都關中。(九)在今陝西咸寧縣東。(一〇)近水謂廁。霸陵山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一一)斷。斬也。謂斬紵衣之絮。陳其間。又從而漆之。極言其固也。(一二)字季。南陽堵陽人。(一三)言以薪蓋之。(一四)不加高也。(一五)在陝西中部縣。(一六)在山東定陶縣西北。(一七)在湖南寧遠縣。(一八)今浙江紹興縣。(一九)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二〇)在陝西咸陽縣。(二一)今陝西鳳翔縣。(二二)名疾。惠王異母弟。位丞相。且死。曰。必葬我渭南章臺東武庫。(二三)今山東費縣附近。(二四)齊二邑名。在今泰安縣。(二五)人立可隱肘也。(二六)名魁。(二七)不韋。秦相。作呂氏春秋。(二八)即莊襄。漢避明帝諱。改莊爲嚴。(二九)埋也。(三〇)山曲。(三一)中藏木人。有機槓可動作。(三二)陳勝將。(三三)穴也。(三四)厲王子。(三五)小雅篇名。(三六)即莊公。(三七)如丹桓公之楹。刻其楠是。(三八)莊公子子般及閔公均被弑。(三九)下也。(四〇)昏也。

劉向極諫外家封事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

有季子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季氏入佞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于昭王。家富于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苑睢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閹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汚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尙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

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
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
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
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
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啣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
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
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于外親。降爲阜隸。縱不爲身。奈宗
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
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
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
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
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褻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
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
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惟
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
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註音〕(杼)除上聲(術)音看(倫)音逸(筦)同管(葉)音攝(啣)同插

〔釋義〕 (一)趙籍。魏斯。韓虔也。中行范智。 (二)莊公。 (三)獻公。 (四)伯。舞者之行列也。八人一伯。八伯八八。六十四人也。古者天子八伯。諸侯六。大夫四。士二。 (五)雍。樂詩名。祭後徹饌用之。天子之樂。三家以大夫而僭用之。三家。季氏。叔氏。孟氏也。 (六)名禡。為季孫意如所逐。 (七)尹氏固。奉子朝與子猛爭王位。 (八)乃魯桓十八年事。實與尹氏無涉。文誤。 (九)穰侯。魏冉也。 (一〇)涇陽。葉陽。皆秦昭王弟。昭王以范雎為相。逐去之。 (一一)秦宦者。二。秦宦名。 (一二)時呂台。呂產。將南北軍。 (一三)呂產封梁王。呂祿封趙王。 (一四)即周勃。 (一五)劉章。呂后時令入宿衛。與平勃共誅諸呂。 (一六)漢制印綬。公侯用紫。九卿用青。又侍中中常侍。皆冠趙惠文冠。加黃金璫。附蟬為飾。插以貂尾。 (一七)王鳳。 (一八)平阿侯王譚。成都侯王商。紅陽侯王立。曲陽侯王根。高平侯王逢時。五人同日封。 (一九)謂託於不汙也。 (二〇)太后所居。 (二一)名且。武帝子。昭帝時謀反伏誅。 (二二)昭帝姊。蓋侯妻。與燕王且同時謀反。 (二三)指呂祿呂產等。呂氏為高皇帝后。 (二四)指霍顯霍禹等。霍氏為宣帝后。皆不善其終。故諱言也。 (二五)磐。大石。互。固結而交互也。 (二六)姓剡。周卿士。寵於周后。 (二七)即田蚡。為孝景王皇后同母異父弟。 (二八)謂上官桀。武帝時官太僕。 (二九)冠山下有石自立。三石為足。一石在上。 (三〇)柳已。僵仆枯死而更起生。 (三一)戶。衙役也。 (三二)名病已。又改名詢。 (三三)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並帝之舅。

匡衡上政治得失疏

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沒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

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伎害六。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九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伎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三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于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稜一四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

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註音】(枝)音支(稜)音侵(曉)音暗(共)讀供

【釋義】(一)匡衡字稚圭。漢東海承人。累官至太子少傅。後為丞相。封樂安侯。(二)安也。(三)疏。謂外戚內。

謂同姓骨肉。(四)置也。(五)好勝也。(六)嫉妬也。(七)詩篇名。言江漢之間。被文王后妃之化。皆能遠色而立行。

(八)鄭莊公弟太叔。徒手搏虎。此文誤鄭伯。(九)穆公與羣臣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

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一〇)陳胡公夫人。好祭鬼神。鼓舞而祀。(一一)即晉昭公。性好儉。(一二)古公亶父也。國

於邠。戎狄攻之。避於岐下。邠人舉國從之。(一三)今廣西貴州地。(一四)氣也。(一五)指地震。(一六)指日蝕。(一七)均宮名。

(一八)見罷珠崖對注。(一九)過也。(二〇)美名。

匡衡論治性正家疏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

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惟陛下戒之。所以崇聖德也。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

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曰。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註音〕(雍)同壅(湛)讀沉(糊)同閫

〔釋義〕(一)后。君也。指文王。武王。(二)已成之業。人情所樂也。(三)念也。(四)國。統言十五國。風。謂諸侯之

風。(五)男子二十而冠。三十而婚。(六)門限。(七)主階也。(八)甜酒也。

匡衡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于慎終^一追遠^二。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粦^{*}粦^三在^四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五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六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七淑女。君子好^八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

未有不繇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觀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乃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享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

〔註音〕(虞)同娛(榮)音瓊(窈)音杏(窕)徒了切(視)同示

〔釋義〕(一)喪盡其禮。(二)祭盡其誠。(三)憂也。(四)病也。(五)此指在上者。(六)等也。(七)善心善容爲窈窕。(八)匹也。(九)言遠避雖有技能。而無德之人。(一〇)天子之容。(一一)天子治事之所。

賈讓治河議

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污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尙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住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

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二。辟伊闕^三。析底柱^四。破碣石^五。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尙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六。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二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八。足以卜之^九。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叩^三。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

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濕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盜有敗。為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填然加肥。故種禾麥。更為杭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註音】(陂)音碑(瀕)音濱(隄)音於(渠)同沉(隄)音厄(碣)音傑(殺)音散(隰)音席(杭)音庚
 【釋義】(一)漢哀帝時為議郎。著治河三策。後世言治河者祖之。(二)留也。(三)今河南濬縣。(四)與民執業也。(五)漢郡名。(六)白馬縣。在今河南滑縣東。(七)今河北盧龍縣東北。(八)觀縣名。(九)今湖南邵陽縣東北。南。(一〇)今河北山西及河南之東。遼寧以西之地。(一一)今濬縣西南。舊為河所經。(一二)山在今陝西韓城縣東北。(一三)山名。在今河南洛陽縣西南。(一四)山在今河南陝縣黃河中。(一五)山名。在河北昌黎縣。(一六)今河南淇縣東。(一七)元帝年號。(一八)今河南開封縣西南。(一九)與也。(二〇)古仰字。(二一)漳水有二。一濁漳。出山西路安縣。即潞水。一清漳。出山西太原縣。至河北入海。(二二)低濕之地。(二三)稻之不黏者。

揚雄諫不受單于朝書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

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強。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廷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斲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

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尙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
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
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尙羈縻之。計不顯制。自此之
後。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
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強難誑。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
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
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籍蕩姐之
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
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捲。後無餘蓄。惟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
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
之心。欲離其庭。陳見于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
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
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
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
聲。誠先於未然。卽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
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豈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
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

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註音〕(石)同碩(噲)音快(墜)同地(甃)同暫(扶)同匍(怙)音戶(縉)慈陵切(姐)音紫(旃)諸延切(蓄)同災

〔釋義〕(一)揚雄。字子雲。漢成都人。博極羣書。口吃而好沉思。成帝時爲郎。著有法言十卷。太玄經方言及揚子雲集六集。(二)見前。(三)黃河之西。今蒙古鄂爾多斯左翼前旗。及陝西舊榆林府。漢置西河郡。(四)山名。今陝西涇陽縣西北。(五)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六)在今咸陽縣西南。(七)在長安縣東。(八)在渭北十餘里。(九)漢使聶壹詐言斬馬邑令。懸頭城下。誘匈奴兵至。距馬邑百餘里。覺漢有伏兵。退去。(一〇)字長孺。梁成安人。(一一)字仲卿。平陽家奴。以伐匈奴功爲大將軍。封長平侯。(一二)青姊少子。亦以功封冠軍侯。(一三)言且搗匈奴王所在。(一四)山名。在喀爾喀地。(一五)積土爲封。(一六)在漠北。今喀爾喀地。(一七)祭也。(一八)山名。在漠北。(一九)沙漠也。又稱戈壁。(二〇)匈奴地。(二一)匈奴中山。(二二)漢宣帝年號。(二三)漢嫁宗室女於烏孫。(二四)田廣明。趙充國。田順。范明友。韓增。(二五)常惠將烏孫兵擊匈奴。獲名王首。虜二萬九千人。封長羅侯。(二六)質地也。(二七)田廣明。田順。(二八)俱漢宣帝年號。(二九)猶匍匐也。(三〇)狼也。(三一)西域國名。今俄屬浩罕塔什干等地。武帝會遣李廣利伐宛。宛人斬其王毋寡。獻馬三千匹。(三二)東胡支族。在遼東塞外。與匈奴左部接壤。(三三)西南夷種。(三四)蹈也。(三五)羌屬。(三六)絕也。(三七)東越。今福建地。南越。今廣東廣西及安南地。(三八)二月爲一時。(三九)謂東方西方南方。垂疆也。此言匈奴之在北方。比之三垂。形勢懸絕也。(四〇)西域國名。在今新疆。(四一)見前。(四二)沙漠也。在西域中。形如土龍。高大者二三丈。卑者丈餘。皆東北向。

劉歆毀廟議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強。于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

伐獫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線。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五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強。破東胡。禽月氏。*七并其土地。地廣兵強。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一三十萬之衆。置五屬國。*一四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一六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婞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

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于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于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于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旣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兒(菱)蒲曷切【註音】(猥狁)音險尹(嘽)音難(衽)汝鳩切(冒頓)音墨突(氏)音支(昆邪)音輝邪(隔)音隔(媿)音

郡國皆立廟。至成帝時。孔光何武奏迭毀之。次詔羣臣議。以為親盡宜毀。劉子駿王舜駁之。(三)今甘肅固原北界。周人遇獵狁處。(四)謂戎車之盛也。(五)襟也。(六)種族名。烏丸之祖。其別為鮮卑。在匈奴東。(七)古國名。其族先居甘肅西境。漢時為匈奴所破。乃擊大夏而臣之。為大月氏。其不能去者。留居故地。為小月氏。(八)秦真定人。南海尉任囂死。代代之。(九)衛青。(一〇)霍去病。(一一)路博德。(一二)楊僕。(一三)單于惡昆邪王休屠王。欲殺之。二王謀降漢。漢使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眾降漢。號十萬。(一四)即西域諸國已降漢者。(一五)時漢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一六)見前罷珠崖對注。(一七)見上。(一八)西域國。(一九)田千秋。(二〇)宗廟輩行之序。(二一)均兩賢主。(二二)詩召南。召伯聽訟於甘棠之下。後人思之。蔽芾小貌。(二三)草舍也。

樊準興修儒學疏

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為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夔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讌會則論難衍衍。共求政化。詳覽羣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眾百數。

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遺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一四。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蹇蹇一五之忠。習譏諛一六之辭。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一七。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竇后。性好黃老一八。而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爲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詣公車一九。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二〇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二一。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

【釋義】(一)〔孟子〕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二)〔尚書〕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也。(三)闕里。孔子始教學處。在今山東曲阜縣城中。(四)嬰相。即嬰相圃。在山東曲阜縣城內闕里西。即今曲阜縣學之地。〔禮〕孔子射於嬰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五)趙孝。字長平。王莽之世。天下亂。人相食。弟禮爲餓賊所得。孝即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驚異。並放還。明帝聞其行。拜諫議大夫。(六)陳宮。字少子。少爲人牧豕。後因勤學而爲大儒。永平中爲博士。(七)皤皤。白髮貌。(八)華首。即白首也。(九)衍衍。彊敏貌。(一〇)雍雍。和也。(一一)期門。官名。掌游獵。(一二)羽林。禁衛之名。(一三)謂由一人創其學說也。(一四)永平。明帝年號。(一五)蹇蹇。忠貞貌。(一六)譏諛。巧讒貌。(一七)詆欺。詐欺也。(一八)道家祖黃帝老子。故謂道家之言曰黃老。(一九)公車。官署名。(二〇)明經。謂明於經術也。(二一)律令。命令之著爲定律者。謂之律令。

劉陶上桓帝書

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甯。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

茂。中天稱號。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日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卽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麀場。豺狼乳於春園。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爲窮冤之魂。貧餒者作飢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幸。豐室羅妖叛之罪。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閭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己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軌。願陛下遠覽彊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以消鼎雉之災。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清萬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耀。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

之義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

〔釋義〕 (一)須與需通。資用也。 (二)中天。謂天運之正中也。太古天造草昧。至堯舜而文明大啓。故堯舜之時。爲中天之世。頌揚盛世之詞。 (三)鳴條。古地名。今山西安邑縣有鳴岡。成湯敗桀之處。 (四)檀車。兵車也。 (五)鹿喻帝位也。 (六)中國曰夏。 (七)麋場。麋鹿子也。謂養鹿之場所也。 (八)唐謂唐堯也。 (九)益。舜帝之臣伯益也。 (一〇)虞。掌山澤之官。 (一一)劉歆曰。令當作今。 (一二)封豕。大豕也。〔左傳〕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喻人之貪暴也。 (一三)〔說苑〕孔子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 (一四)窀穸。墓穴也。 (一五)趙高爲車府令。與增咸陽令閻樂。謀殺胡亥。見〔史記〕 (一六)武丁。殷高宗也。得傳說爲相。殷復興焉。雉。即雉鳴也。〔禮〕雉。雞乳。 (一七)申。申伯甫仲山甫。皆宣王臣。夷。夷王厲王之父。厲王。宣王之父。 (一八)朱穆。字公叔。幼以孝稱。舉孝廉。受侍御史。出爲冀州刺史。後拜尚書。祿士數十年。家無餘資。 (一九)襄城人。字元禮。桓帝時爲司隸校尉。時朝廷日亂。綱紀頽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靈帝時與竇武謀誅宦官未成。被殺。 (二〇)朔北。即北方也。 (二一)不時。謂不合時宜也。

劉陶改鑄大錢議

聖王承天制物。與行人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與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爲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村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

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磧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鍔薄之禁。後冶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雁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見白駒之意。屏營彷徨。不能監寐。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鳥鈔求飽。吞肌及骨。并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絳纒枯之末。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潛焉出涕。

者也。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爲天下笑。

〔釋義〕 (一)靈臺。文王之臺名。 (二)武旅。周武王之旅也。 (三)鳧藻。言歡悅如鳧戲藻也。 (四)覃。及也。 (五)杆柚。織具也。 (六)盥。閒暇之意。〔詩〕王事靡盬。 (七)南金。〔詩〕大賂南金。〔傳〕南謂荆揚也。 (八)和玉。卞和之玉也。 (九)皇羲。謂伏羲也。 (一〇)唐虞。唐堯虞舜。 (一一)蕭牆。至近之地也。 (一二)鏗薄。謂鏗錢使薄也。 (一三)三光。謂日月星也。 (一四)分指山。謂分崩也。流指水。謂枯竭也。 (一五)〔詩小雅〕鴻雁于飛。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鄭玄注〕壞滅之國。徵人起屋舍。築牆壁。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 (一六)〔列女傳〕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啼。旁人聞之。心莫不慘慘者。鄰婦謂曰。子欲嫁乎。女曰。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幼也。 (一七)白駒。喻賢人也。 (一八)屏營。惶恐也。 (一九)監寐。猶寤寐也。言雖寢而不寐也。 (二〇)鈔。取也。略也。 (二一)役夫。謂陳澤之徒。窮匠。指驪山之徒。 (二二)大鼎也。 (二三)闇。隱晦之意。

諸葛亮出師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

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陳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與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九尙書^{一〇}長史^{一一}參軍^{一二}。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一三}。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一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一五}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一六}。深入不毛^{一七}。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一八}三軍。北定中原^{一九}。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註音】(禕)音猗(帥)去聲(諷)音鄒

【釋義】(一)諸葛姓。名亮。字孔明。漢末瑯琊陽都人。爲蜀漢丞相。先主崩。輔後主禪。封武鄉侯。卒謚曰忠武侯。

(二)時曹丕已篡漢。吳據東南。連蜀適二分天下。(三)卽今四川成都縣。(四)南陽人。爲侍中。(五)字文偉。時

爲侍中。(六)字休昭。南郡枝江人。時爲侍郎。(七)明兄子。後主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八)東漢二帝。(九)官名。主侍從。指郭攸之。費禕。(一〇)官名。指陳震。(一一)丞相府僚。指張裔。(一二)官名。參預軍事者。指蔣琬。(一三)今湖北襄陽縣地。(一四)時曹操南征。劉琮以荊州降。先主奔夏口。亮奉使至吳求救。(一五)先主崩於永安宮。遺詔亮輔後主。(一六)水名。又名苦水。渡瀘。指七擒孟獲事。獲據今雲南地。(一七)謂不生草之地。(一八)魏都外。故曰中原。

高堂隆諫明帝疏

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穀帛者乃士民之命也。穀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勸農。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昔在伊唐^二。世值陽九^三。阨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四治之。績用不成^五。乃舉文命^六。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年。載災眚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士庸勳。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廝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有國有家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嫗煦^九養育。故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勞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饑饉^二荐臻。無以卒歲。宜加愍卹。以救其困。臣觀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陰陽之逆順。矜矜^三業業^三。惟恐有違。然後治道用興。德與神符。災異既發。懼而修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昏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

尋踐禍難。至於顛覆者也。天道既著。請以人道論之。夫六情一四五性一五同在於人。嗜欲廉貞。各居其一。及其動也。交爭於心。欲彊質弱。則縱濫不禁。精誠不制。則放溢無極。夫情之所在。非好則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穀帛不立。情苟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不充其求。勞求並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以相供。仲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苟拘分。將以遠害而興治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一六小虜。聚邑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一七並修德政。復履清儉。輕省租賦。不治玩好。動咨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爲難卒討滅。而爲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爲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且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一八之變。而修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爲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以爲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爲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聖賢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爲賢主。躬行儉約。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爲天下倒懸。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

者一。可為長歎息者二。況今天下彫弊。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疆敵。六軍暴邊。內與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廩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為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為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禮太府掌九賦之則。以給九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其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考于司會。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台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為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為世誡。

【釋義】 (一) 天地之大德四句。易繫詞下傳之文。 (二) 堯帝姓伊祁。國號唐。故云。 (三) 古稱百六陽九為厄會。 (四) 鯁。馬父。 (五) 謂治水無成績也。 (六) 文命。禹名。 (七) 敷。分也。 (八) 庸。用也。 (九) 嫗煦。謂鞠育其民。猶保護兒童也。 (一〇) 愷悌。言樂易也。 (一一) 禾麥連歲不熟曰荐。 (一二) 矜矜。自持貌。 (一三) 業業。危也。 (一四) 六情。廉貞。寬大。公正。奸邪。陰賊。貪狠也。 (一五) 五性。五臟之性。肝性靜。靜行仁。心性躁。躁行禮。脾性力。力行信。肺性堅。堅行義。腎性智。智行敬。 (一六) 白地。謂未有土地也。 (一七) 權備。孫權劉備也。 (一八) 蕭牆。言至近之地也。 (一九) 論語注。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 (二〇) 見賈誼陳政治疏。 (二一) 受休。致仕曰休。 (二二) 度支。

官名。(三)九賦。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創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三)九式。祭祀賓客。喪荒。羞服。工事。幣帛。芻秣。匪頒。好用也。式謂用財之節度也。(四)式謂九賦。貢謂九貢。及萬民之供。(五)三司。即三公。司徒。司馬。司空也。(六)九列。九卿之位。(七)造膝。謂跪至君王膝前也。(八)具臣。猶言備數之臣也。(九)鯁輔。謂骨鯁之臣也。

劉琨勸進表

建興五年二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

三州諸軍事領護軍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

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瑯。頓首死

罪上書。臣瑯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蒸人。樹之以君。所以對

越^四天地。司教黎元^五。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

奉之。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

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以宏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臣

瑯。臣瑯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

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自元康以來。

艱禍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

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誕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

彰。金聲夙振。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

望。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

肆犬羊。陵虐天邑。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沈虜廷。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二三}含氣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况臣等荷寵三世位。廁鼎司。^{二四}承問震惶。精爽飛越。且悲且惋。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二六}上下泣血。臣現臣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未改。歷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二七}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元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二九}應命代之期。紹千載之運。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三一}天下囂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遘夷羿。^{三二}宗姬之離犬戎。^{三五}蔑以過之。陛下撫甯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攝不類。杖大順以肅宇內。純化旣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旣暢。則遐方企踵。百揆^{三五}時序于上。四門穆穆于下。昔少康之隆。^{三六}夏訓以爲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爲休詠。^{三七}况茂勳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蒼生顛然。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爲臣妾者哉。且宣皇之胤。惟有陛下。^{三八}億兆攸歸。會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天地之際旣交。華裔之情允洽。一角之獸。^{三九}

連理之木以爲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爲務。不以小行爲先。以黔首爲憂。不以克讓爲事。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莢。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臣琨臣磻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狡寇窺窬。伺國瑕隙。齊人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慮。出自胸懷。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踴躍之懷。南望罔極。謹上。臣琨謹遣兼左長史右司馬臣溫嶠。主簿臣辟閭訓。臣磻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劭。輕車將軍關內侯臣郭穆。奉表。臣琨臣磻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釋義】

(一)建興。晉愍帝年號。

(二)磻。即段匹磻鮮卑人。

(三)蒸。庶也。衆也。

(四)對。配也。越于也。

(五)黎元。

謂庶民也。(六)纂。繼也。(七)式。用也。(八)三五。謂三皇五帝也。(九)三葉。謂景。宣。文。(一〇)四聖。謂武帝也。(一一)侔。齊等也。(一二)左傳。成王定鼎于郊。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一三)元康。惠帝年號。(一四)永嘉。懷帝年號。(一五)宸極。喻帝位也。(一六)登遐。謂帝王之崩。指懷帝被虜見殺于平陽也。(一七)綴旒。即贅旒。(一八)皇帝。指愍帝。(一九)甄。表也。(二〇)書。後予后。後來其蘇。蘇更生也。言後來則人民得更生也。(二一)荐。重也。仍也。(二二)西都。謂長安也。(二三)左傳。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毛。謂土所生者。穀。疏之類是也。後人自媚於君上。因有食毛踐土之語。(二四)現祖。邁。官相國參軍。父蕃。官太子洗馬侍御史。至現已是三世。(二五)鼎司。謂司空也。(二六)朔垂。謂在北方之邊垂也。(二七)無知齊之諸公子。弑其君襄公而自立。國人殺之。立公子小白。是為桓公。驪姬。晉獻公之妃。欲立其子奚齊。譖太子申生而殺之。公子重耳。出奔狄。在外十九年。復歸于晉。是為文公。(二八)黔首。謂百姓也。(二九)兩儀。謂天地也。(三〇)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三一)九服。謂侯服甸服男服來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藩服也。服者。服事天子也。(三二)夷羿。即有窮國之君。(三三)犬戎。西戎種名。(三四)攝。安也。(三五)百揆。總持國政之官。(三六)少康。夏中興之主。后相之子。相為寒浞所殺。其后方娠。走有仍。生少康。少康長。與舊臣靡滅浞。復禹舊蹟。(三七)詩序。蒸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三八)元帝。宣帝之會孫。(三九)一角之獸。麟也。(四〇)要荒。即要服荒服也。(四一)函夏。謂能包含諸夏也。(四二)巢由。唐堯時高士。巢父與許由也。(四三)乃眷西顧。(四四)枯萑。萑。通梯。木更生也。(四五)浹辰。謂自子至亥。周匝十二時也。(四六)鍾。當也。(四七)陽九。厄運也。(四八)齊人。謂齊民也。(四九)左傳。秦晉戰于韓原。秦獲晉惠公以歸。(五〇)呂。謂瑕呂。鮒。甥。姓瑕。呂名鮒。甥也。郤。謂郤芮。晉之大夫。(五一)圍。惠公之子。即懷公之名也。(五二)元龜。大龜也。古之寶物。用以卜者。

江式文字源流表

臣聞伏羲氏作。而入卦形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文。觀鳥獸之迹。別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迄於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違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以六書。蓋是史頡之遺法。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謂之籀書。孔子修六經。左邱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

國殊軌。文字乖舛。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車府令高^五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式。頗有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趣簡易。始用隸書。古文自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符書^六。四曰蟲書^七。五曰摹印^八。六曰署書^九。七曰殳書^{一〇}。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一一}。學徒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爲尙書史。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其形書雖無厥誼。亦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獨張敞^{一二}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一四}。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一五}居攝。自以運應制作。使大司馬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書旛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尙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後漢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即汝

南許慎古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歎俗儒之穿鑿。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一八}。首一終亥^{一九}。各有部屬。可謂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以爲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二〇}書畫奇能。莫不雲集。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蒼廣雅^{二一}。古今字詁。方之許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博聞古藝。特善蒼雅。許氏字指^{二三}入體六書。精究厥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二三}於漢碑西。其文蔚煥。三體復宣。較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小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覬。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牋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靜別仿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談辨士。以意爲疑。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曰追來爲歸^{二四}。巧言爲辯^{二五}。小兎爲駢^{二六}。神蟲爲蠹^{二七}。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嗟夫。文字者。六籍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識古。臣六世祖瓊^{二八}。家世陳留^{二九}。往晉

之初。與從父兄皆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蒼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譽。而祖遇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敘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臣藉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切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為主。及孔氏尚書。五經音註。籀篇爾雅三蒼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蒼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以類編聯。文無複重。統為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訓詁假借之誼。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逐字而註。其所不知。則闕如也。冀省百氏之觀。而同文字之域。

〔釋義〕 (一)軒轅二句。竹書紀年。龍圖出河。龜書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軒轅。 (二)倉頡。黃帝時為左史。生而神聖。有四目。觀鳥獸之跡。體類象形而制字。故頡為字之始祖。 (三)保氏。掌小學之官。 (四)六書。謂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也。 (五)高。趙高也。 (六)符書。即刻符。秦書有八體。三曰刻符。用於符信者也。 (七)蟲書。秦八體書之一。 (八)漢書注。蟲書。謂蟲鳥之形。所以書幡信也。 (九)摹印。秦八體書之一。屈曲縝密。璽文用之。 (一〇)署書。書體之用以題額者也。秦之八體書。六曰署書。 (一一)殳書。古篆。八體書之一。兵器上用之。故曰殳書。 (一二)尉律。人名。 (一三)籀書。即大篆。以其為周宣王時太史籀所作。故名。 (一四)張敞。漢平陽人。字子高。宣帝時為京兆尹。 (一五)杜業。緩子。為太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後坐法免官。 (一六)新。新莽也。時創六書。 (一七)扶風。郡名。今陝西鳳翔等處。 (一八)曹喜。後漢扶風人。字仲則。建初中為祕書郎。工篆書。邯鄲淳師之。作筆論一卷。 (一九)許慎。後漢召陵人。字叔仲。官至大尉。著說文解字十四篇。此云十五篇者。合序而言也。 (二〇)謂其以一部為首。而以亥部終也。 (二一)鴻都。宮門名。 (二二)三蒼。爾雅。皆古訓之書也。 (二三)字指。文字之意指也。 (二四)言古文篆隸。二體並備。 (二五)歸字俗作隸。 (二六)

平辯字俗作平。(二)勳字俗作兔。(三)蠶字俗作蠶。(四)瓊。江瓊。晉陳留人。字孟瑋。爲馮翊太守。(五)陳留。晉國名。(六)晉懷帝永嘉五年。劉曜陷洛陽。帝被執。曜遷之於洛陽。(七)河圖。卽涼州。(八)北涼王沮渠牧犍。(九)三蒼。蒼頡篇。爰歷篇。博學篇之合稱。蒼或稱倉。(十)凡將。書名。漢司馬相如撰。

陸贄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內侍朱冀甯奉宣聖旨。緣兩河寇賊未平殄。又淮西兇黨^二攻逼襄城^三。卿識古知今。合有良策。宜具陳利害封進者。臣質性凡鈍。聞見陋狹。幸因乏使。簪組昇朝。荐承過恩。文學入侍。每自奮勵。思酬獎遇。感激所至。亦能忘身。但以越職干議。典制所禁。未信而言。聖人不尙。是以循循默默。尸居榮近。日日以愧。自春徂秋。心雖懷憂。言不敢發。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陛下天縱聖德。神授英謀。明照八表^五。思周萬務。猶慮闕漏。下詢芻蕘^六。此堯舜捨己從人。好問而好察。邇言之意也。臣每讀前史。見開說納忠之士。乃有泣血碎首。牽裾斷鞅者^八。皆以進議見拒。懇誠激忠。遂至發憤踰禮。而不能自止故也。況今勢有危迫。事有機宜。當聖主開懷訪納之時。無昔人逆鱗^九顛沛之患。儻又上探微旨。慮匪悅聞。傍懼貴臣。將爲沮議。首尾憂畏。前後顧瞻。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扶危救亂之意。此愚臣之所痛心切齒於既往。是以不忍復躬行於當世也。心蘊忠憤。固願披陳。職居禁闈。當備顧問。承問而對。臣之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謹具件如後。惟明主循省而備

慮之。豈直微臣獨荷容納之恩。實億兆之幸。社稷之福也。臣本書生。不習戎事。竊惟霍去病。漢將之良者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顧方略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是知兵法者無他。見其情而通其變。則得失可辯。成敗可知。古人所以坐籌樽俎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頗窺其意。是敢承認不默。輒陳狂愚。伏以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尙恐其中或有傍遭註誤。內蓄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處心積慮。果爲姦逆。以僭帝稱王者也。況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爲惡。若招攜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舞干苗格。豈獨虛言。假使四五兇渠。俱稟梟鴟之性。其下同惡。復有十百相從。是皆卒伍庸流。闡茸下品。其志好不不過聲色財貨之樂。其材用不過蹴踔距躡之能。其約從締交。則迭相侮詐。以爲智謀。其御衆使人。則例質妻孥。以爲術數。斯乃盜竊偷安之伍。非有姦雄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

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尙曠歲持久。老師費財。加算不止於舟車。徵卒殆窮於閩濮。答肉捶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杼軸已空。興發已殫。而將帥者尙曰財不足。兵不多。此微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未審陛下嘗徵其說。察其由乎。股肱之臣。日月獻納。復爲陛下察其事乎。臣愚無知。實所深感。遂乃過爲臆度。輒肆討論。以爲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今以陛下效其明聖。羣帥畏威。雖萬無此虞。然亦不可不試省察也。陛下若謂臣此說蓋虛體耳。不足徵焉。臣請復爲陛下效其明徵。以實前說。田悅一七倡亂之始。氣盛力全。恒趙青齊一八迭爲唇齒。陛下特詔馬燧一九委之專征。抱真二〇李芄二一聲勢相援。于時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俱蘊勝殘。盡敵之誠。未有爭功邀利之釁。故能累摧堅陣。深抵窮巢。元惡幸脫於俘囚。兇徒幾盡於鋒刃。臣故曰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此其明效也。田悅既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師勝捷之氣。躡亡虜傷夷之餘。比於前功。難易百倍。既而大軍遂駐。遺孽復安。其後餽運日增。師徒日益。于茲再稔。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軍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者乘勝。度攻具則前者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兇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銳。而今者

挫。然而勢因時變。事與理乖。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趣。前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曰。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此自昔必然之效。但未審今茲事實得無近於此乎。在陛下熟察而亟救之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而根柢蹶拔矣。惟陛下重慎之。愍惜之。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陛下爲之宵衣旰食。可謂憂慮矣。海內爲之行齋居送。可謂勞弊矣。而寇亂有益。翦滅無期。漂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尙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此兵法深切之誠。往事明著之驗也。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其源而濁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服遠者。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修近之道。改行之方。易於舉毛。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儻或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校禍患之重輕。辯攻守之緩急。臣謂幽燕二四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二五之虞。勢急而禍重。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自胡二六羯稱亂。首起薊門二七中興已來。未暇芟蕩。因其降將。卽而撫之。朝廷置河朔

於度外。殆三十年。非一朝一夕之所急也。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羸。偷全
餘生。無復遠略。武俊二八蕃種。有勇無謀。朱滔卒材。多疑少決。皆受田悅誘陷。
遂爲猖狂出師。事起無名。衆情不附。進退惶惑。內外防虞。所以纔至魏郊。
遽又退歸巢穴。意在自保。勢無他圖。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并汾洛潞二九壓
其腹。雖欲放肆。亦何能爲。又此郡兇徒。互相劫制。急則合力。退則背憎。是
皆苟且之徒。必無越軼之患。此臣所謂幽燕恆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
忍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鄧襄三〇鹵獲之資。意殊無厭。兵且
未岫。東寇則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滎汴之虞。勢急
而禍重。代朔邠靈之騎士三一。自昔之精騎也。上黨盟津之步卒三二。當今之練卒
也。悉此彊勁。委之山東。勢分於將多。財屈於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
則數倍有餘。各懷顧瞻。遞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
戍太多。李勉三四以文吏之材。當浚郊奔突之會。哥舒曜三五以烏合之衆。扞襄野
豺狼之羣。陛下雖連發禁軍以爲繼援。累敕諸鎮務使協同。睿旨殷憂。人
思自效。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奔鯨觸羅。倉卒難制。首鼠應敵。因循莫
前。此臣所謂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陛下若察其緩急。審其
重輕。使懷光三八帥師救襄城之圍。李芄還鎮爲東都之援。汝洛旣固。梁宋亦三九
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罷關右賦車籍馬之擾。減山東飛芻輓粟之勞。無

擾則禍亂不生。息勞則物力可濟。非止排難於變切。亦將防患於未然。徵法既停。守備且固。足得徐觀事勢。更選良圖。此於紓亂解紛。抑亦計之次也。議者若曰。河朔羣盜。尙未殲夷。儻又減兵。必更生患。此著好異不思之說耳。臣請有以詰之。前歲伐叛之初。惟馬燧抱真李芄三帥而已。以攻必克。以戰必彊。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泊遲留不進。乃請益師。於是選神策銳卒以繼之。而李晟往矣。猶曰未足。復請益師。於是徵朔方全軍以赴之。而懷光往矣。幾遣加半之戍。竟無分寸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可託以爲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黨亦增。曩獨田悅寶臣四一。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之田悅寶臣。皆蓄銳養謀劇賊之方彊者也。尋而田悅喪敗。寶臣殲夷。雖復朱滔武俊加於前。亦有孝忠四二日知四三乘其後。是則賊勢不滋於曩日。王師有溢於昔時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衆四四。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唯此田悅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自守。况留抱真馬燧。足得觀釁討除。是則減兵東征。勢必無患又明矣。留之則彼爲冗食。徙之則此得長城。化危爲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惟陛下圖之。謹奏。

【釋義】(一)兩河寇賊。指田悅朱滔王武俊李納等。(二)惟西兗黨。指李希烈也。(三)襄城。縣名。卽今河南

襄城縣。(四)荐。猶頻也。(五)八表。八荒之外也。(六)刈草曰芻。折薪曰藁。謂樵夫也。(七)「魏志」文帝欲徙冀

州十萬戶。辛毗諫。帝不答而起。毗隨而引其裾。(八)「左傳」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抽劍斷鞅。乃止。(九)「韓

非子。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逢人主之怒。曰觸逆鱗。(二〇)霍去病。漢平陽人。伐匈奴有功。拜驃騎將軍。封冠軍侯。(二一)註。誤也。(二二)帝舜時。有苗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二三)關其下品。謂其猥賤也。(二四)算舟車。漢武帝時。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輶車一算。商賈人。輶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二五)閩。今福建省。(二六)濮。春秋時夷族名。居今湖南舊常德府辰州府之地。(二七)田悅。唐盧龍人。為魏博節度使。德宗建中二年。遣兵圍邢州。又自將兵數萬圍臨洛。詔馬燧李抱真李晟討之。戰於臨洛。悅兵大敗。又破之於洹水。降博洛二州。悅收餘兵走魏州。(二八)恆趙青齊。皆州名。恆趙隸德軍。時為李維岳所據。青齊隸平盧軍。時為李納所據。(二九)馬燧。邠城人。字洵美。學兵書戰略。沈勇多算。破李靈耀田悅有功。封北平郡王。(三〇)抱真。即李抱真。(三一)李芄。時為河陽節度使。(三二)蘊。藏也。積也。(三三)蹶。猶拔也。(三四)幽燕恆魏。皆州名。(三五)汝洛滎汴。洛謂洛陽。即東都也。汝汴皆州名。滎為滎陽郡。亦稱鄭州。時汝汴為李希烈所陷。遣將圍鄭州。東都震駭。(三六)胡錫。謂安祿山。(三七)薊門。地名。即薊丘。(三八)武俊。王武俊也。(三九)并汾洛潞。俱州名。(四〇)蔡許鄧襄。俱州名。(四一)代朔邢靈。俱州名。(四二)上黨。郡名。(四三)盟津。津名。即孟津。(四四)李勉。唐宗室。(四五)浚儀。縣之郊也。唐汴州治。即今河南開封府。(四六)哥舒曜。時為東都汝州節度使。(四七)襄野。謂襄城之野也。(四八)懷光。即李懷光。(四九)梁宋。俱州名。(五〇)神策。唐禁軍之稱。(五一)寶臣。即李寶臣。李維岳之父也。(五二)孝忠。謂張孝忠。本李寶臣將。後歸朝。時為易定滄州節度使。(五三)日知。謂康日知。本李維岳將。以趙州歸國。德宗以為深趙團練使。(五四)太原。即河東節度使。指馬燧也。(五五)澤潞。即昭義軍節度使。指李抱真也。(五六)河陽。即河陽節度使。指李芄也。

陸贄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朝隱奉宣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辭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心甚好推誠。亦能納諫。但緣上封事及奏對者。少有忠良。多是論人長短。或探朕意旨。朕雖不受讒譖。出外即謾生是非。以為威福。朕往日將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故。卻是失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衎歸過於

朕以自取名。朕從卽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卽便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已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不是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者。聖德廣大。如天包容。俯矜狂愚。仍賜獎諭。嘉臣以懇切。目臣以盡忠。雖甚庸駑。實懷感勵。夫知無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臣之夙心。久以自誓。以此爲奉上之道。以此爲報主之資。幸逢休明。獲展誠願。旣免罪戾。又蒙褒稱。庶奉周旋。不敢失墜。儻陛下廣推此道。施及萬方。咸獎直以矜愚。各錄長而捨短。人之欲善。誰不如臣。自然聖德益彰。羣心盡達。愚衷懇懇。實在於斯。睿眷特深。縷宣密旨。備該物理。曲盡人情。其於慮遠防微。固非常識所逮。然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莫盛於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議靡輟。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是知人有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於詢謀獻納之道也。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沈者。其爲矯枉防患之慮。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於茲。勿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守誠於中。然後俾衆無惑。存信於己。可以教人不欺。惟信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以爲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又曰。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况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臣竊以斯言爲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由此論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慎。信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海禽至微。猶識情僞。含靈之類。固必難誣。前志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蚩蚩之徒。或昏或鄙。此其似於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辨。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祕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效。此其類於神也。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效忠之情薄。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枉則影曲。聲淫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形而求觀者之不辯。觀者辯而求衆庶之不惑。衆庶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故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給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

非所以爲悔者也。臣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禮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書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周詩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夫禮易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無過爲美。而謂大善盛德在於改過日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而歌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惟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爲人之行己。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爲君子。遂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故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弗咈者。聖人之所尙。至於贊揚君德。歌述主功。或以改過不吝爲言。或以有闕能補爲美。中古已降。淳風浸微。臣既尙諛。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人則造膝出則詭辭之態興矣。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此惑。譖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爲害斯甚。太宗文皇帝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聖謨。一變流弊。以虛受爲理本。以直言爲國華。有面折廷爭者。必爲霹靂雷霆之威。而明言獎納。有上封獻議者。必爲黜心意之欲。而手敕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沒齊堯舜之名。向若太宗徇中主之常情。滯習俗之凡見。聞過

則羞己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雖有求理之心。必無濟代之效。雖有悔過之意。必無從諫之名。此則聽納之實不殊。隱見之情小異。其於損益之際。已有若此相懸。又况不及中才。師心自用。肆於人上。以遂非拒諫。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宗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有致理太平之功。其爲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人到於今。稱詠以爲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爲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美。莫大於斯。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朕者。臣以爲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七故事爲楷模。使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此爲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虞舜察一八謏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一九誦。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爲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於志者。不必然。逆於心者。不必否。異於人者。不必是。同於衆者。不必非。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惟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

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是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其可棄之人。斯並苟縱私懷。不稽皇極。于以虧天下之理。于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慎於微。將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者。臣竊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懷感歎。嘗試思之。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恆苦上之難達。上恆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復。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慙。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復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慙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

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閒。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兩情相阻。馴致其失。以至於艱難者焉。昔龍逢^{三三}誅而夏亡。比干^{二四}剖而殷滅。宮奇^{二五}去而虞敗。屈原^{二六}放而楚衰。臣謂夏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勦棄。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於忍害而捨絕者。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然則言之固難。聽亦不易。趙武^{二八}喞喞而爲晉賢臣。絳侯^{二九}木訥而爲漢元輔。公孫弘^{三二}上書論事。帝使難弘以十策。弘不得其一。及爲宰相。卒有能名。周昌^{三三}進諫其君。病吃不能對詔。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訓^{三三}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也。古之王者。明四目。達四聰^{三四}。蓋欲幽抑之必通。且求聞己之過也。垂旒於前。黈纊^{三五}於側。蓋惡視聽之太察。惟恐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斯。聰明

不務通物情。視聽祇以伺罪釁。與衆違欲。與道乖方。於是相尙以言。相示以智。相冒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以陛下性含仁聖。意務雍熙。而使至道未孚。臣竊爲陛下懷愧於前哲也。古人所以有恥君不如堯舜者。故亦以是爲心乎。夫欲理天下而不務於得人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於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辯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辯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悅其順己。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辯矣。趣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_{三六}。况有疏隔而勿接。又有猜忌而加損者乎。天生烝人。合以爲國。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宣於上。則怨讟_{三七}於下。欲不歸於善。則_{三九}。湊集於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_{三八}。謗木。陳_{三九}。諫鼓。列爭臣之位。置采_{四〇}。詩之官。以宣其言。尊禮義。安誠信。厚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不至於_{四一}。亢。下不至於窮。則人心安得而離。亂兆何從而起。古之無爲而理者。其率用此歟。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壹。則得失相半。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其又違道以師心_{四二}。棄人而任己。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諛說爲忠順。謂獻替爲_{四三}。妄愚。謂進善爲比周_{四四}。謂嫉惡爲嫌忌。謂多疑爲御下之術。謂深察爲照物之明。理道全乖。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理亂之

戒前哲備言之矣。安危之效。歷代嘗試之矣。舊典盡在。殷鑒足徵。其於措
置施爲。在陛下明識所擇耳。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宏納諫之懷。
勵推誠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四六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
理。不禦人以給。四七不自眩以明。不以先覺爲能。不以臆度爲智。不形好惡以
招諂。不大聲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重自辨。無從而詐
也。如水鏡之設。無意於妍蚩。而妍蚩自彰。四八莫得而怨也。有犯顏讜直者。獎
而親之。有利口讒佞者。疏而斥之。自然物無壅情。言不苟進。君子之道浸
長。小人之態日消。何憂乎少忠良。何有乎作威福。何患乎妄說是非。如此
則接下之要備矣。其獎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人之任材。四九曲
直當分。如滄海之歸水。洪涓必容。能小事則處之以小官。立大勞則報之
以大利。不忌怨。不避親。不扶瑕。五〇不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己格人。聞其才
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班自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獎
善之道得矣。其納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
聞其過爲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
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爲盛德。是則人君之與
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
名。君亦得採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惟恐讜言五一之不切。天

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可求人之聽命。任而勿貳。然後可責人之成功。誠信一虧。則百事無不^{五二}紕繆。疑貳一起。則羣下莫不憂虞。是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五三}孚矣。微臣所以屢屢塵黷而不能自抑者。蓋以陛下有拯亂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五四}未乂。有堯舜聰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含宏之量。而未翕受於衆情。故臣每中夜靜思。無不竊歎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無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浮沈。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所闕。亟行所宜。歸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臣之願也。億兆之福也。宗社無疆之休也。謹奏。

【註音】(饒)音泊(譎)音獨(紕)音皮

【釋義】(一)朝隱人名。(二)諷。猶詭也。(三)矜術。自誇其賢也。(四)雷同。〔禮〕毋剿說。毋雷同。〔注〕雷之

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己。不當然也。(五)取次。猶造次之意。(六)懇懇。誠悃也。(七)四凶。即渾敦。

窮奇。檮杌。饕餮也。(八)〔論語〕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

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九)〔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日之海上。從鷗鳥遊。鷗鳥之至者

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皆從汝遊。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一〇)蚩蚩。敦厚貌。(一一)斯

須。暫也。猶言須臾。(一二)謂大雅蒸民之詩。(一三)不刊。言不可磨滅也。(一四)拂。違也。戾也。(一五)〔風俗通〕〔禮〕諫

有五。諷爲上。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詞。(一六)代當爲世。唐避太宗諱。故改世爲代。(一七)貞觀。唐太宗年號。(一八)〔中

庸〕舜好問。而好察邇言。(一九)〔左傳〕次於城濮。晉侯聽虞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

犯曰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二) 剿說。勸襲他人之言論也。(三) 虞人。度人。書。萬邦黎獻。共惟帝臣。(註) 獻。賢也。謂庶民之賢者。(三) 龍逢。即關龍逢。夏之賢臣。夏桀無道。龍逢因而殺之。(四) 比干。殷紂諸父。諫紂不聽。為紂所殺。(五) 宮奇。即宮之奇。春秋虞大夫。晉獻公假道於虞。宮之奇諫不聽。以族行。晉滅虢。遂及虞。(六) 屈原。楚懷王臣。三閭大夫。被放作離騷。自沈於汨羅江。(七) 截而棄之也。(八) 禮記。趙文子其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其口。(九) 絳侯。漢周勃之封號。(一〇) 木訥。謂質朴遲鈍。無口才也。(一一) 公孫弘。漢人。少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舉春秋雜說。武帝初舉賢對策第一。拜博士。元朔中。以為丞相。汲黯嘗斥其詐。(一二) 周昌。漢沛人。從高祖破項羽有功。封汾陰侯。口吃。高祖欲廢太子。昌盛怒曰。臣期期以為不可。後為趙相。呂后酖殺趙王。昌謝病三年而卒。(一三) 謝。同酬。答也。(一四) 四指四方。廣視聽也。(一五) 黃綿也。古之冕制。以黃綿大如丸。懸於兩邊。當耳。不欲妄聞不意之言也。(一六) 既。至也。(一七) 怨讒。怨恨毀謗之言也。(一八) 謗木。立木於朝。任人書政治之闕失者。(一九) 諫鼓。置鼓於庭。凡民欲進者。則擊之。(二〇) 漢書藝文志。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二一) 亢。太過也。(二二) 師心。以己之心為師也。即剛復自用之意。(二三) 獻替。謂獻可替否也。(二四) 比周。猶親厚也。(二五) 殷鑒。以前事為鑒也。(二六) 煦。熱也。亦恩也。(二七) 論語。禦人以口給。(何休註) 佞人口辭捷給。(二八) 妍蚩。謂美惡也。(二九) 梓人。建築工師也。(三〇) 不挾瑕。不撓剔。過失也。(三一) 讜言。直言也。(三二) 紕繆。失誤也。(三三) 孚。信也。(三四) 庶績。謂衆多之功業也。

卷十一 二奏議之屬三

陸贄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右臣聞作法於涼^二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三。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四而厚其帑。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五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爲貪。散之不爲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六。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抵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非其明效與。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一。議

者咸謂漢文卻馬。晉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鑿輿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倣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遊行殿。忽覩右廊之下。榜列一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尙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喚咻未息。忠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缺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探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毗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恆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財聚則民散。豈非其殷鑒歟。衆怒難任。蓄怨終泄。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構姦鼓亂干紀而彊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沸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爲人與爲己殊也。周文之園百里。時患其尙小。齊宣之園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

也。爲人上者。當辨察茲理。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三。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
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
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
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
德。以陛下天姿英聖。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爲銜恩。反過差爲至
當。促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三三}。指顧可致^{三四}。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
行與否耳。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
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
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
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瓌異纖麗。一無上供。推赤
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
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三五}。旋復都邑。興
行墜典。整緝焚網。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恆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
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
又何疑焉。恡少失多。廉賈不處^{二六}。溺近迷遠。中人所非。況乎大聖應機。固當
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效之至。謹陳冒以聞。謹奏。

【釋義】(一)右臣。謂佐助皇帝之臣也。贊自稱。(二)涼。薄也。【左傳】君子作法於涼。(三)弭。息也。止也。(四)鳩斂。言收斂賦稅。如鳩之集枯枝作巢也。(五)兆庶。猶兆民也。(六)瓊林。大盈。二庫名。唐德宗於奉天行宮廡下置瓊林大盈二庫。貯諸道貢獻之物。(七)開元。唐玄宗年號。(八)太府。即太府卿官名。掌帑藏財物。(九)禁闈。宮闈也。(一〇)不變。大變也。(一一)漢文帝時。匈奴獻馬。帝卻之。(一二)晉武帝時。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命焚之於殿前。(一三)鑾輿。天子之輿也。(一四)天衢。京師輦轂之地。(一五)噢咻。病人呼痛聲也。(一六)缺望。不滿所望而怨怒也。(一七)眴。民也。(一八)謠。謠言也。(一九)戰國時。燕昭王築臺於易水東南。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二〇)紂為象箸。箕子嘆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為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見【史記】。(二一)見孟子。(二二)【禮記】。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二三)規。為圓之器。轉規。喻辦事圓轉敏捷也。(二四)指顧。言迅速。(二五)六龍。天子之車駕六馬也。(二六)【史記】。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注】。廉賈貴而賣。賤而買。故十得五。(二七)管窺。言所見之小也。

韓愈禘祫議

右今月十六日。敕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三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四。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五。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六一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一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七。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

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去墀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于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

之祭至多。比於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而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註音〕〔壇〕音善〔煬〕音陽

〔釋義〕(一)時在貞元十八年。(二)官在九品下。(三四)門館博士。隸國子監。正七品上。掌教七品以上侯伯子男子為生。及庶人子為俊士生者。(四)禮二年一禘。五年一禘。禘者。合也。謂以昭穆合食於太祖之廟。禘者。諦也。謂審諦尊卑而祀之。(五)唐置禘主之所。(六)獻祖為唐高祖之高祖。懿祖為高祖之會祖。(七)土封為壇。除地為壇。(八)遠廟為禘。謂遷廟之主。皆以昭穆合藏於禘廟之中。(九)開元十年。詔宣皇帝。增太廟為九室。(一〇)即景皇帝廟。為高祖之祖。名虎。(一一)為魯定公所立。煬公。伯禽子。其廟已毀。季氏逐昭公而懼禍。就禘而禱之。昭公死。季氏以為獲福。故重立之。(一二)商之始祖契也。

韓愈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

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盡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雄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

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五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一六。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茷*一七*。被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茷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

〔註音〕(項)許玉切(馨)音醜(戊)音茂(昇)音余(鬱)力轉切(茹)音列(被)音弗

〔釋義〕(一)時功德使上言。鳳翔法翔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年豐人安。請迎之。憲宗從之。留宮中三日。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不及。愈因上書論之。遂貶潮州刺史。(二)名軒轅。姓公孫。(三)黃帝子。姓巳。名摯。(四)少昊孫。堯父。姓姬。(五)姓伊耆。名放勳。(六)姓姚。名重華。(七)姓姒。名文命。黃帝之玄孫。(八)名履。姓子。(九)名滿。(一〇)名莊。光武子。(一一)漢明帝遣羽林郎蔡愔。博士秦景王遵等。至天竺國。迎取佛書。佛教始入中國。(一二)名術。嗜佛。捨身同泰寺爲奴。敕宗廟祭祀。以麴爲犧牲。後爲侯景餓死。(一三)在今南京城北。(一四)今陝西鳳翔縣。(一五)殿名。(一六)一副也。(一七)刻。葦華也。言以桃爲棒。刻爲帚也。

歐陽修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

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既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多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爲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己。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爲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臣下爭勝也。使爲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其與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爲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爲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爲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尙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

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很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二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而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爲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

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為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懷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釋義】 (一)湯臣 (二)乖錯也 (三)字昭譽。封岐國公。引用王侏石全彬。導帝非禮。又嬖妾答小婢死。被御史趙抃列彈劾八事 (四)字仲賢。東平人。曉暢法令。臨事有膽。而見忤情議。御史馬遵吳中復。極論其貪黷怙權 (五)除拜官職也。以新易舊謂之除 (六)同捲

蘇軾上皇帝書

熙寧四年二月日。具位臣蘇軾。謹冒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

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會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

理也。不可^五道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詎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司。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於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剋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

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二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三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

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及至孝武。以為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為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為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為客。以少為多。及使百官集議。都

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會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意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疏豈

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四四*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四五。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四六*。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四七。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廚傳蕭然四八。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四九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五〇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

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於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兩稅之外別立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讟。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足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二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了丁而尙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邱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

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六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六一}。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六二}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則必亦問人。人知陛下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六三}。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六四}。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六五}。於

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尙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年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六七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

與樂成。難與慮始。故勸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為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六八知其後必有篡弒之臣。衛至弱也。季子七〇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六九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七二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七一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七三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七四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七五力強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勳七六之亂起。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七七北取燕薊七八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七九危八〇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危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

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彊陽。根本已危。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七九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八〇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八一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卽位。擢崔祐甫八二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八三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八四及盧杞八五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八六。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

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帝欲用虎圈嗇夫八七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尙復慮此。而況其他。世常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八八。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八九。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九〇。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九一。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九二之輕秦。李信九三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鼂錯九四。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

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沈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九五。聱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解。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來朴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九六。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據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失。必有姦臣指鹿之患。九七。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九八。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租賦總於計省。九九。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圖。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

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所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所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典禮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

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尙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得以知覺。臣之所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綱之必斷。物議旣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二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會莫之罪。而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二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

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一〇八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述其所以然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於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臣軾誠惶誠恐。頓首謹書。

〔註音〕(道)音換(環)音影(堰)於扇切(蹲)音存(癡)音獨(趣)趨玉切(危)烏光切(聲)牛交切(領)戶感切

〔釋義〕(一)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洵之長子。累官翰林學士兵部尚書。著有東坡全集一百十五卷。(

二)神宗年號。(三)神宗於上元數市所燈。(四)藁禾稈也。(五)逃也。(六)即鄭相公孫僑。(七)子孔當國。爲載書。

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焚書以安衆。見「左襄」。(八)子產爲政。畏伯石作亂。

以賂邑而安其心。(九)以四肢及首。繫於五車。策馬分裂其尸。商鞅相秦變法。刑及太子傅等。孝公卒。後遭車裂

之刑。(一〇)襄公治兵。不鼓不成列。不重傷。不禽二毛。(二)齊大夫。(三)字安石。晉孝武帝時宰相。(三)即桓溫桓

冲等人。(二)字元規。晉成帝時爲中書令。(三)晉成帝時爲大司農。與祖約共舉兵反。亮平之。(四)三司使總理
邦計。位亞執政。分正副判官。其下屬也。(五)安石變法。以三司并歸戶部。制置條例。建官設屬。(六)指川蜀。(七)
如剗別等。(八)帝紀。(九)房玄齡。杜如晦。唐高祖臣。房善謀。杜善斷。(一〇)列傳。(一一)晚也。(一二)錢貫也。(一三)祠部
屬禮部。有員外郎。郎中各一人。掌祠典道釋。時祠部出賣度牒。故云。(一四)漢以待御史爲之。巡行察奸邪。(一五)名
志。(一六)劉宋武帝子。名義隆。(一七)宋文帝子。名駿。(一八)御史之奉使者。(一九)蕭道成篡宋。國號齊。(二〇)今湖北天
門縣西北。(二一)字雲英。齊世祖子。(二二)爲覈田勸農使。(二三)唐開元中爲禮部尚書。(二四)字道濟。玄宗時相。封燕
國公。(二五)爲戶部侍郎。(二六)爲陽翟尉。(二七)爲懷州別駕。(二八)源出甘肅化平縣。至涇川縣。入陝西。(二九)澤障也。池
也。(三〇)鑿。開也。空。通也。言行事不實也。(三一)言卽鹿若無虞官。虛入林中。必不得鹿。(三二)壅水堤也。(三三)里正之
類。(三四)芋也。(三五)將官有坊場變賣。時雇直之官役。(三六)驛遞。(三七)州鎮之兵。擇其伉健者。入京師。餘留守本州。
(三八)見子由民賦序注。(三九)字公南。(四〇)見子固唐論注。(四一)唐代宗年號。(四二)三家之稅粟。(四三)不種桑麻。言
其野蠻也。(四四)一里二十五家之布。(四五)夫稅爲百畝之稅。家稅爲出車徒供徭役。(四六)邱十六井。出馬一匹。牛
三頭。今使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四七)王安石新法之一。插苗時。由官貸錢於
農民。秋熟時。加息二分而歸之。(四八)宋英宗治平元年。刺陝西義勇軍十五萬六千餘人。刺者。刺其手背爲字也。
不得遣戍守邊。(四九)防遼之軍。(五〇)倉名。穀賤增價而糴。貴則減價而糶。(五一)秦二世時。山東亂起。趙高諱不上
聞。(五二)南詔爲烏蠻別種。唐玄宗時。闡羅鳳嘗與妻子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私之。多所求巧。不應。遂反。南
詔於是臣吐蕃。(五三)安石令轉運使。凡糴買輸餉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日均輸法。(五四)漢昭帝臣。
(五五)名食其。漢陳留高陽人。謁沛公說齊。下七十餘城。及韓信襲齊。齊以食其爲賣己。遂烹之。(五六)周公謂太公。
何以治齊。曰。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尊賢而親親。太公曰。後寢弱。(五七)
陳懷公大夫。(五八)侍晉武帝宴。退而告人曰。國家創業垂統。吾每宴。未聞經國遠圖。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
而已。後嗣其殆乎。(五九)字玄齡。(六〇)漢元帝建昭三年。甘延壽。陳湯。矯發戊己校尉等。攻郅支單于。斬之。(六一)竟
寧元年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六二)元帝常有意廢太子。立共王。王鳳與皇后史丹擁太子。後成帝立。王氏
勢傾天下。(六三)河。謂黃河。湟水。唐時吐蕃據其地。至宣宗時始復之。(六四)懿宗九年。桂州戍卒作亂。判官龐勳將
之。衆至十萬。康承訓與朱邪赤心討平之。(六五)縣名。屬寧夏。(六六)縣名。屬河北。(六七)參相齊九年。去齊。燭其後相
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六八)霸爲潁川太守。時有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何傷。新
更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耳。(六九)晏爲領度支鹽鐵轉運鑄錢租庸使時。分置諸

道租庸使。慎簡臺閣士。專之。皆新進銳敏。(八三)祐甫為相。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未踰年。除吏。幾八百人。德宗謂之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耶。曰。進擬者。必悉其才行。如不與聞知。何由得實。帝以為然。(八四)德宗年號。(八五)唐太宗年號。(八六)德宗時奸相。時李懷光欲朝。數祀之惡。祀過其來。疑而遂反。(八七)指當時敗於西夏言。(八八)張釋之從文帝行。登虎圈。帝問上林尉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帝欲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阻之。(八九)即典屬國。主蠻夷之來降者。(九〇)城在今山西大同縣東。(九一)諛言。馭匈奴之法。謂有三表五餌。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九二)漢人。送公主而入匈奴者。因以漢事告之。(九三)趙奢子。(九四)秦將。(九五)錯用事。多所變更。丞相申屠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嘔血死。後錯議削七國。七國反。斬錯以謝。(九六)黜黜也。(九七)言強令學習三司官書文件。允以提先補官。(九八)趙高欲為亂。指鹿為馬。以試羣臣。二世知其謀。羣臣無敢言者。(九九)楚莊王觀兵周疆。使至周問鼎。有窺竊周室之意。(一〇〇)太祖年號。(一〇一)許其風聞言事。不必顧慮官長之大小也。(一〇二)英宗為濮王子。立後。議崇所親。司馬光等諫爭之。(一〇三)漢人。字子嚴。為大司農。朝廷稱莽功德。竇獨非之。致坐免。(一〇四)字茂弘。晉相。(一〇五)字懷祖。歷官將軍。尚書令。(一〇六)子弟因父兄之蔭而得官。(一〇七)按人。字仲雄。晉武帝問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曰。可方桓靈。帝曰。方之桓靈。不已甚乎。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一〇八)指王安石也。

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與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

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譴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志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勝而僅存。秦隋

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狂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卽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僚。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尙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梅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

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_{二九}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_{*}鬻_{*}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旣勝之後。禍亂方興。尙不可救。而況所任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_三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蠱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

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與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默。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爲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_三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_三。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而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於勇銳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註音〕(譚)音同譚(吐谷暉)音突欲魂(剛)女六切(洮)音叨(劔)音枯(鬪)力轉切
〔釋義〕(一)漢武帝年號。(二)星名。類彗星。(三)巫以邪術蠱惑人也。漢武時。女巫入宮。教美人解厄。埋木
人於地而詛之。帝病。嬖人江充因言巫蠱之由。充與戾太子有隙。言太子宮中木人甚多。太子懼。舉兵反。收充斬
之。尋自殺。後壺關三老白其寃。族充家。(四)姓。揚名堅。(五)文帝子。名廣。(六)唐外夷名。今土耳其。亦其遺種。(七)
唐外夷名。在今新疆土魯番地。(八)唐外夷名。今青海及四川松潘縣。皆其故地。(九)高麗也。在遼水之東。太祖
征之。(一〇)武后殺唐宗室。(一一)敗也。(一二)西夏主。本姓拓跋。宋賜姓趙。德明之子。(一三)今陝西虜施縣東。(一四)今
陝西涇陽縣。(一五)宋州名。今陝西神木縣北。(一六)宋州名。今陝西府谷縣北。(一七)指中書省諸臣。(一八)指樞密院
諸臣。(一九)字師正。工計算。歷主邊事。(二〇)在陝西省。(二一)字子華。(二二)字暘叔。建陽人。安石引之爲相。(二三)字寶
臣。夷簡子。官終秦鳳帥。(二四)並宋仁宗年號。時趙元昊反。宋師屢敗。(二五)熙河即熙州河州。在今甘肅縣。詔字子
純。德安人。景思立之敗。朝廷議棄熙河。詔乃直扣定羌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羌瞎征知援絕。拔柵
去。(二六)字子厚。建州浦城人。時經制南北。江羣蠻。命爲湖南北察訪使。惇遣李資張竑招之。淫於夷婦。被殺。惇以
三路兵。平懿治鼎州。以蠻方據潭之梅山。遂乘勢而南。以是兵久不決。梅山在今湖南新化安化兩縣。(二七)字伯
通。番陽人。瀘川羅晏夷叛。本以計致百餘人。梟之瀘川。逐柯陰會於柯陰。降之。渝州南川獠木斗叛。本進兵銅佛
壩。破其衆。木斗舉秦州地五百里以降。渝瀘。今之四川巴縣瀘縣。(二八)起字興宗。明州鄭人。代蕭注守桂州。妄言
密受旨。擅令疆吏入溪洞。禁止交人入州縣貿易。交阯入寇。起罷。令劉彝代之。以守廣日。遏絕其表疏。交人乃連
陷廉白欽邕四州。彝字執中。福州人。(二九)宦官。官熙河經略安撫司。劉摯論其貪功生事。頓兵以城蘭州。按洮州。
北周置。今爲臨潭縣。(三〇)郊。祭天之名。宋郊祭賞賜用繁。亦病國之一。(三一)山名。在山西大同縣。漢高被匈奴圍
於此。(三二)漢光武二十一年。莎車王賢欲兼并西域諸國。諸國恐懼。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帝報曰。今使者求兵。
未能得出。爲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等復附匈奴。

蘇軾徐州上皇帝書

臣以庸材。備員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爲守法令。治文書。赴
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
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

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三。鉅竭則壘。四。辱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甚。因爲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五。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驍發。突騎雲縱。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粟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橧木。礮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卽利國監。自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卽爲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

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既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
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而
徐有不守之憂矣。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二四劉備二五之徒。得徐而逞其
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
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二六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況天下一家。東北
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
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
冶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饑寒亡命。強力鷲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
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卻刃刀。樂教之擊刺。
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
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
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
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二七敝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
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
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
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
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

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爲不肖。願復二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卽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故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卽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朞年。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敕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寡。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起離叛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從橫。吏士臨難。

莫肯仗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復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闊略其小故。凡京東多盜之郡。自三三青鄆三四三五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緡錢。使三六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葺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鷲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

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三七起於卒史。薛宣三八奮於書佐。朱邑三九選於嗇夫。邴吉四〇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四二封常清四三李光弼四四來瑱李抱玉四五段秀實四七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鱓四八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四九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閼五〇書其歲月。使得出任比任子五一。而不以流外五二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

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五四}之後。盜賊蠱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

〔註音〕(壘)音雷(甌)音陵(麥)音茂(櫛)音雷(錫)音蕩(整)音縹(郢)音運(瑱)他甸切

〔釋義〕(一)歐陽修會薦諸祕閣。(二)指杭州。密州。密。今山東諸城縣。(三)黃河以北。今河北省地。(四)酒

樽。(五)三國魏徙治彭城。今江蘇銅山縣。(六)今陝西長安縣。(七)材。武弁也。(八)騶矢也。(九)樓。城樓。堞。城上

女牆。(一〇)卽汲水。在河南。(一一)出山東。自泗水縣入徐。歷沛縣而北。(一二)有三。此在銅山縣南。宋劉裕大會賓僚

於此。(一三)八尺。(一四)長也。(一五)作檣。圓木。自城下垂。用以擊敵。(一六)猶強梁也。(一七)今江蘇沛縣。(一八)今江蘇宿

遷縣。(一九)南朝宋主。(二〇)五代梁主。(二一)今江蘇湯山縣。(二二)名燾。姓拓跋氏。宋元嘉二十七年冬。魏攻彭城。不

克。(二三)字匡諫。唐德宗時人。初爲牙兵。後至節度使。史稱其掠鹽鐵院及貢物。劫商旅。殺異己者。(二四)字奉先。東

漢末勇將。被曹操所殺。(二五)字玄德。蜀漢主。(二六)楚共王亡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又何求。孔

子聞之曰。惜其不大也。人遺之。人得之。何必楚也。(二七)城上守禦望樓。(二八)結砌也。(二九)今山東臨沂縣。(三〇)字

公仲。平陵人。官丞相。以寃死。(三一)漢制。郡守秩二千石。(三二)州名。今山東益都縣。(三三)州名。今山東聊城縣等地。

(三四)州名。今山東歷城縣。(三五)州名。今山東荷澤縣。(三六)縉。絲也。以貫錢。漢武時。令諸賈人未作。自度其財物之

多寡。立簿送上。率緡錢二千而稅二十。此言所稅之錢。(三七)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三八)字贛君。東海郟人。少爲廷

尉書佐。(三九)字仲卿。廬江舒人。少時爲舒桐鄉嗇夫。(四〇)字少卿。魯國人。治律令。爲魯獄吏。後相宣帝。(四一)旌。旗

也。鉞。斧。大將持之。(四二)高麗人。官唐游擊將軍。(四三)蒲州猗氏人。唐安西副大都護。(四四)營州柳城人。唐東都留

守。(四五)邠州人。唐兵部尙書。(四六)河西人。唐兵部尙書。(四七)唐隴州人。後任軍事。晉禮部尙書。(四八)鯁。小魚也。鮒

似鱗而小。(四九)古力役有征。每歲不過二十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所云錢指免役所輸之錢。(五〇)功有五品。明

其等曰閹。(五一)漢制。二千石以上。得任一子爲郎。(五二)唐制。一品至九。各分正從。爲之流內。九品以外別置九級。

無正從。謂之流外。其官卑猥。不得預於正流。故曰流外也。(五三)河南人。晉侍中。(五四)晉惠帝年號。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處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遊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

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願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爲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旨。以一二推行此。而人

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免六置之人。猶莫不好德。免置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材。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二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輿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於彼新田。於此四蓄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

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一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母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

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共工。其德

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
狂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
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
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
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二六}僂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
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
冒而知辭避矣。尙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
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
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三是也。其所陟者。
則皋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
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主。又能與
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
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
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惟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
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
事。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

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

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強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認認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願以爲

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陳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陳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廩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出。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惟中人不然。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制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資產。以負貪污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三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

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旣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其爲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勉強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紕*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議者。以爲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三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三四安土樂業。各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爲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

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爲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養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三五。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毆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

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巖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旣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旣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三六五經三七學究明法三八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

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一二。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爲姦。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

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爲。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爲。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卽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又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

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日之憂乎。蓋漢之張角^{四五}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四六}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弈碁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為陛下長慮後顧，為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四七}趣過^{*}目前，而不為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儉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為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四八}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為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期為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

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

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不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扞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使其扞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扞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爲之。以爲不若是。不可以有爲也。及至孔子。以匹夫游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爲之變。以爲不如是。不可以有爲。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爲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扞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爲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而又勉

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爲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爲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正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爲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

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汚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意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註音】(認)想里切(置)音嗟(輜)音由(芭)音起(蓄)側持切(僂)音六(緹)同黠(怵)音黠(績)疾智切(騰)音呼(趣)同趨(懂)音衝

【釋義】(一)時安石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為度支判官。(三)恐懼貌。(三)喧譁也。(四)和易也。(五)言作人不遺遐遠也。(六)兔網也。(七)剡上為圭。半圭為璋。峨峨高峻貌。(八)髦士。俊士也。(九)周王文王也。邁往也。(一〇)二千五百人為師。及與也。(一一)夷名。變厲名胡。(一二)輕也。(一三)不貢也。(一四)菜名。(一五)田一歲為蓄。(一六)五家為鄰。五鄰為里。五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一七)十黍為彙。十彙為銖。又二十四銖為兩。(一八)「禮記」篇名。(一九)「書」篇名。武王告誡殷人之詞。(二〇)猶抵觸也。(二一)學名。殷曰序。周曰庠。(二二)「周禮」三年大比。鄉大夫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二三)類也。(二四)舜官。主勸農。(二五)官名。理百工事。(二六)辱也。(二七)見朋黨論注。(二八)「周禮」有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之職。(二九)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天子六軍。(三〇)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三一)五人為伍。百人為卒。二千五百人為旅。(三二)奪也。(三三)天子也。(三四)民也。(三五)兩科始於漢。漢由選舉。宋兼考試耳。(三六)九經。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穀梁。易。詩。書。五經。易。詩。書。春秋。禮。(三七)唐制明經取士。有五經。三經。二經。有學究一經。(三八)明法律也。(三九)誘也。(四〇)靡止。小也。(四一)靡靡。無法也。人有聖者。明謀畫者。(四二)敬恭之人。(四三)治理之人。(四四)濁也。(四五)東漢末鉅鹿人。自稱天公將軍。傳教癘病。而作亂。(四六)唐末冤句人。僭號大齊。(四七)名炎。篡魏後。只知淫樂。臣尚清談。致有五胡之亂。(四八)晉東遷後。五胡及拓跋魏。占據其北。遂成南北朝。至隋始統一。(四九)意不定也。(五〇)即貞觀。(五一)名倫。觀州蓆人。官至右僕射。(五二)名徵。以諫得名。封鄭公。





000347



而不

